

296

文壇

二 月 號
(總字二十六號)



第 二 期

第 五 卷

LIBRARY GENERAL CENTRAL
CHINA

中華全國文藝界聯合會廣東分會出版

種一第書叢海文

朝 暎

為三十六年華南文壇的新貢獻

盧 森 著

(短篇小說集)

截止日期三十六年二月底

出版日期：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文壇月刊主編盧森先生，不誇張來說，是華南知名的詩人，小說作家，遠在抗戰以前即從事創作，在滬粵閩贛湘桂等地發表作品甚多，先後出版詩集「日月重光」「療」「夜明表」「倦鳥之歌」；散文集「黑與光」；手編「時代文藝選集」等，均全數銷清，卅二年時曾得中央文藝獎金，事實俱在，毫無過分吹噓，他年來從事創作短篇小說，結構謹嚴，人性刻劃深刻，文字清新綺麗，處處放射智慧的光芒。本社最近特徵得他本人同意，請其將過去及年來所寫的短篇自選出：點將錄，憂鬱病者的獨白，哀歌，朝暎，心靈的奧秘，伴侶，突圍，前路，浮沉，李縣長，歃血，塔的故事，留思崗，甦，贖等十六篇，凡二十萬言，為復員後，華南文壇上壹部有價值的力作。

原書定價：國幣肆千元
預約特價國幣貳千捌百元(國內郵費加收貳百元)

文海出版社

廣州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公 園 前
○ 愛 中

新 陶 芳 大 酒 家

新型佈置
現代設備

華麗廳堂
名貴用具

著名廚師
精美食品

大小筵席
豐儉咸宜

有：可容千百人的大禮堂

是：饕飲華筵的好地方

著 名

陶 芳 陶 芳 陶 芳
電 話 五 五 五
一 七 六 五

文壇

二 月 號

總字第廿六號

第五卷第二期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出版

南京圖書館藏

文壇月刊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一日
第五卷 第二期

雲之歌（詩畫集）……劉 崙（七九）

- 一 序
- 二 朝曦
- 三 午朝
- 四 黃昏
- 五 網
- 六 羊淚
- 七 魚雲
- 八 火
- 九 火

論 著

文學與政治……莫 武（八三）
詩詞中的風景畫題……梁恆心（九〇）

小 說

撕碎了的噩夢……李若川（九二）
安娥的悲哀（中篇創作·上）……鐵 英（九八）
榮幸兒……笑 春（一〇三）

文壇月刊 五卷第一期
總第廿六號

主編人：盧 森

編輯委員：李若川 陳子殷 鶴沙鷗
張希哲 李勵文 朱 澎
陳容子 劉偉森 仇 章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漢民北路七十五號三樓

發行者：文壇月刊社
電話：第一〇五〇五號
廣州惠愛中路二五號

總經理：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經售處：全國各地各大書店

印刷者：明德印務局
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售價：本期另售國幣一千四百元
本刊增刊公開，歡迎投稿！一經刊載，敬致酬金。

備註	正文前	封底裡	封面		位/每 佔/面 面/全 面/半 面/四 分/之 一 時/每 英/角
			封底裡	封面裡	
一、廣告先惠後登如需製版面議 二、三月以上者八折連刊兩期者九折	十萬元	十萬元	十二萬元	十二萬元	每英角
	五萬元	六萬元	八萬元	八萬元	
	二萬五千	三萬五千元	四萬元	四萬元	
	百元				

靜默了的人……………劉中式(一〇七)
雙燕箋(長篇連載)……………魯深(一一一)

詩 篇

咒罵篇(詩集)……………尼 蘇(一二一)
花朵的歌(詩集)……………李桂庭(一三五)
老農夫(詩集)……………曾祥斌(一二四)
高原歸來(長詩)……………歌 力(一二六)

書 簡

新都一月……………陳翔鳳(一三〇)

散 文

流浪之歌(外一章)……………楊 青(一三三)
鄉土戀……………荷 林(一一〇)
南國之都頌……………林 哲(一二九)
病……………施 英(九一)

繪 畫

詩人的榮譽(封面)……………梁紫邱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為純、論文藝性質：舉凡文藝理論、小說、詩歌、散文、戲曲、書評、研究、介紹、報告、通訊木刻等稿，所歡迎。
- 二、本刊以篇幅有限，除特約者外，文勿超過一萬字，詩勿超過五百行。
- 三、來稿請用行格稿紙繕寫清楚，勿書兩面，以便閱讀及免排印錯漏。
- 四、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便通訊；至發表如何署名，請作者自定，惟不要下流庸俗。
- 五、凡來稿錄用與否均可奉覆，請附貼足郵資及書好的信封，以減少編者麻煩。
- 六、來稿一經採用，敬致酬金，文每千字二十元至五千元；詩每行三十元，至五十元木刻每幅二千元起計。
- 七、文中如有插畫請用黑色，以便製版。
- 八、題名及姓名，可由作者簽寫或設計藝術字，本社當斟酌製版或木刻。
- 九、來稿本刊有刪改權，不願時請預先聲明。
- 十、來稿請寄：廣州漢民北路七十五號三樓本刊編輯部收，勿交私人，以免延擱。

明德印務局。專營一切印刷事業。經售文房用品。

雲之歌

(詩畫集)

劉峇



序

(一) 序

時序告訴我
秋天是藝術創造的季節

這季節
會以生命之泉
流進我畫筆上
詞句間
飄出一頁頁的戀歌

你——秋天呵
我底戀人
你年年
以溫和的手
撫着我創傷的心
秋天，你的臉塗着

明麗陽光
拂一身淡藍的香風
你提起了筆
向滑朗天空
點上聖潔的雲兒

我重逢着你哦，秋天
生命才漸漸地再醒
你——秋天呵

我底戀人
你底心貼上我底心
激起生命的交響
記下了我底詩篇

(二) 曦

少女，你走得這麼快
袒你慢慢地



曦

停下這瀟瀟

你站在這瀟瀟
真如一座詩人石像
你浴着慈光
又給薄薄霧紗籠罩
你在這
看護詩靈生長

靜的湖
好比一面藍鏡
靜的天
澗着少少雲片
靜的人
溶着自然和心之情

靜哦，美得這般完整
你忘記你底事
你超化你身姿
你看見湖之鏡

(三) 朝

印上天的心
天的心呵印上你的心
誰說我是孤獨的行者
誰說我是不懂生活的人
不信，讓我們都到晨朝之前去理解

你夢着的人
永遠不知道晨朝的莊麗
你夢着的人
永遠看不見這莊麗的顏色



朝

朝，我願在草坡上
膜拜在你面前
以畫筆聽取你萬馬奔騰的歡笑

山之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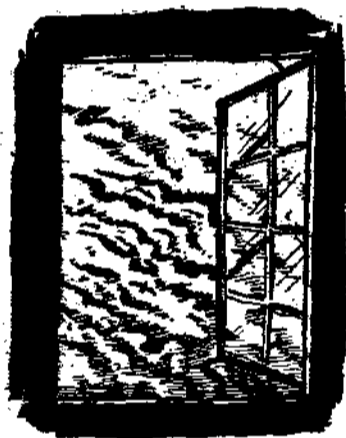
朝，我向你招手
你這樣浩大
這般輝煌
莊麗了
大地和天穹

朝呵
因為你底莊麗光芒
驅散一切悲傷
你底莊麗雲彩
喚起我們情意飛揚

(四) 午

打開窗扉吧
我要呼吸外面清風
你看，這個沉鬱的窗
畫上黑色方格
局限我們的視線

我看見
外面天空這麼好
如同一面碧色的海洋
它柔和地
而又浩大無邊地伸展
它漫流着柔柔雲兒



午

似是重重打來的白浪

你聽吧
天之海
奏着什麼的音
你聽吧
這隻鷹
唱着什麼的歌

是的，我聽到了
銀色的——銀色的歌哦
它正是繞着雲兒流轉
讚美這莊嚴偉大的自由呵

是的，我知道了
天—海是我們的境界
鷹之歌是我們的思想
問你，還應該在屋裏嗎
我們都該活在這天空

(五) 黃昏

黃昏呵
你落下紫色垂簾
慢慢把遙遠的城市忘記
黃昏呵
你落下紫色垂簾



昏 黃

但遮不住我們的心事

這時分

多少人望着像紫色垂簾
多少人流着淚懷念母親
多少人等待他的愛人
哦，多少人打量他的明天

呵，黃昏

你帶着無限憂愁

你帶着昔日的往事

一年年，一天天度着黃昏

一年年，一天天為你寫下了詩篇

黃昏，你變換着顏色

你織着夢一般的情緒

你迷惑着我們的思路

黃昏，聽到年青人喚你麼

喚你停留腳步

讓能多望一望你閃人的彩霞

黃昏，我們底黃昏

你一天天過去

一天天纏了我們的心

你一天天過去

會否記得長睡草下的英才

高昏呵，黃昏

請慢一慢腳步吧

你能否多給點兒

憂傷和死去的人以溫暖麼

黃昏呵，黃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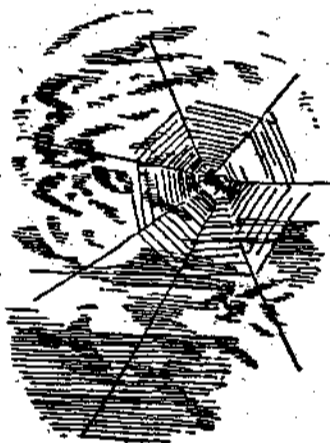
一一、三三石牌

(六) 網

可是，你那能知道
我這麼完美的靈魂
却織上了一面苦悶的蛛網

它——這面網呀

如同眼上薄薄的盲膜



網

橫隔着你

微溫的臉孔

這苦悶的網

雖今天除掉

而明天復織上我的心

誰會相信呢

一面可愛的秋空

却輕裹着灰色的錢

一個完美的靈魂

却織上了苦悶的網呵

(七) 羊淚

看哪

這麼多的羣山

羅列着大地

誰知道不是昔日戰士的尸體

請相信畫筆說出的故事吧

遠古的年代

人們野蠻得像山般的碩大

聲音雄亮得如同天上的雷聲

在荒蕪的地上

爲了食呵

惡鬥了好幾個千年

而今，這麼多的羣山



羊淚

就是他們的遺體
 綠的山死去日子不遠
 紫的山還積着汗血
 白的山是他們的骨骸
 海水是他們的血

而今，天上底綿羊
 年年流淚
 年年憑弔
 憑弔這死去的戰士。

(八) 魚雲

朋友，請不要固執吧
 相信這排樹
 就是人們舉起的手
 不錯

它是綠色的
 這綠色象徵着我們底意志哪

朋友，請再看看吧
 這排樹



雲魚

搖撼着歡呼的手
 迎接天上魚雲的誕生

魚雲，天上的魚雲
 我們思念你多久
 我們今天看見你
 排成隊
 來到這里高歌

(九) 火

燃燒吧，天空
 燃燒吧，大地
 青天燒着
 大地燒着
 一切也燒着了

燃燒吧
 把草原，山岳
 村莊，城市燒得通紅吧

火的海
 是黃色的，綠色
 是紅色的；熱舞着
 搖動了整個天地

火的海
 如千軍萬馬奔騰
 如暴風雨的襲擊

你捲起了黑旋風
 吐出了金色的火焰
 燃燒吧，天空



燃燒吧，大地
 我們都願葬在你的懷里
 我們都願舞在你的火中
 讓(美夏)的火海
 燒出一個美麗的天地

一二，八晚石牌

文學與政治

莫武

(一)文學與政治同溫線問題的提出

「文學與政治」，題目雖然如此，但這裏却以「文學」為主，「政治」居于副位，所以文學證據較多，惟仍注意異唱同和，用符本文所作的本旨。

政治是充實文學和助成它的表現機會實際的源泉，文學是反映政治領導政治或批評政治，並以表現國民性為手段的一種客觀存在自然的結果。是以，如果政治離開文學而孤存，則無論它本身的當時任務達到怎樣的高峯，時間一經過去，它的光茫也免不了消失，縱使歷史以傳其真，也不過是留屍性的一種死物而已；想它不腐不朽，事雖至難，况當體現或未體現之前，仍或還有許多複雜條件的存在。未體現的，如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初革命，到處都是對立勢力的存在，革命便是一種「平民政治的反動」(Commonwealth Reaction)這種反動——革命——勢力，一經確在對立勢力的身上，便有遭受迫害或消滅可能的結果。這在兩者之間顯然現出「強」與「弱」的界限來，形成互相反對的尖銳狀態，在當時，對立勢力是自然的正面，反動勢力是必然的反面，正因為是反面的關係，所以一切都好秘密化，等到時機的成熟便向對立堡壘做著不斷的生命崩潰的崩潰。力量的「消」是要靠著力量的「長」來繼續和發展下去的，為要達到能夠「長」——用「長」來維繫「繼續」——再用「繼續」來推進一步「繼續」的理想，而這理想的成就，只好借助文學力量的一途，派遣同志到海外辦報鼓吹，則財、人、物力由此臻于健進之新境，革命力量因之澎湃到無可遏止的程度，卒至顛覆對立整個的存在，這是一個例。又如北伐時，革命軍隊一邊打仗，一邊利用報刊宣傳，第一、喚起民衆，切實協助軍隊；第二、用文學或藝術的方法加強對軍隊宣傳，使明主義，視死如歸；第三、使用各種方法和手段對敵方官兵宣傳，促其厭戰瓦解。就是這次對日抗戰，文學也繼續過它的至大的力量，這又是一個例。據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的失敗，是因爲她沒有泰晤士報，這更是一個例。

這裏，政治是本能，是動性的，必付實施的一種權威情感，是一種「動的力」(Dynamic)，文學是義務的，是根據政治動機——雖然，時代背景，人類事物才是文學創造的本質，畢竟，人是不能離開政治氣息而生活的，如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而歌，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那麼不需政治陽光映照的事實，已成歷史過去的陳迹，倘非化外野民，恐怕誰也不能如此，凡有文學的國度，則政治範圍內外的人物態度都有永生的必然性，都有不可磨滅無窮藝術的自由生命，這樣的生命就是與天同壽的文學的作品。基于此，什麼都在時間裡面所有活人的腦海——記憶裡生長着，繁榮着。假如我們要給予它一個比畫的名詞，政治既然是動的，由于一個具體方案而交付實施——直至體現——過去的，那算是個「機械學」(Mechanology)，它由一種工作與任務全部表達，和人類關係組織選擇出一個重點，而表現這種重點的事態有生命力和使命性的一種真理的媒介。政治的譬比有了機械學的名詞，文學就可毫不客氣地佔着「生機學」(Organology)相類光榮的寶座。則文學的，或政治的，實在相互爲用，相輔而成，兩者在感情的「同溫線」(Isothermal Lines)上照理無可軒輊，這在純粹的文學作品而言。餘如帶有政治意味的作品，如喀萊爾的克倫威爾(Cromwell)和勝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摩特力(Motley)的巴涅味特之約翰(John of Barneveldt)休茲(Hughes)的亞勃弗烈大帝(Alfred the Great)及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查理曼(Charlemagne)喀官爾(Cavour)等等歷史人物的作品，却都把一個人或一民族的政治生活放在重要的地位，風格勁健有力，双方完全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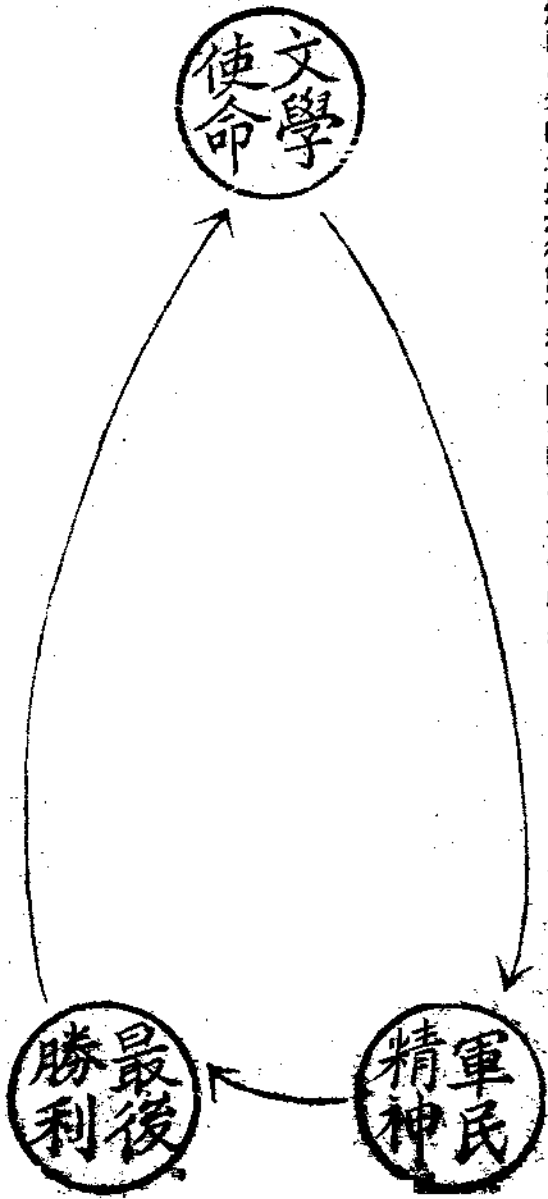
本來所謂「同溫綫」在氣象學家是指在時間空間隔離得很遠的國度而有類似的溫度而言，筆者覺得這個名詞比較親密熱誠，容易獲得認可，而且適合這里使用，所以把它借用出來，同時，我們盼望兩者（文學與政治）由于不同體現的技術途徑歸于合乎名詞同溫結果的境域去，是善意相期的，願意合作的，能如此，則這個願望才可以達到。

（二）文學與政治力量問題的提出

這里應該補充上述敘述所未及的，就是把文學、文學家、政治、政客，政治家等項名詞先弄個明白，然後把握理論的中心，「寫它個痛快」，也惟有這樣，才使讀者獲成「讀它個痛快」的機會，站在寫作「負責」或表示「忠實」的立場上言，尤宜深抱此種態度，不過，這里只以簡略出之，免耗寶貴的篇幅。

筆者在「文學夢境的解剖」（已在文壇第十至十二期發表）第二節——文學是什麼——對於文學的解釋已經約略敘述過了，這兒不予複敘，總之，它是人類靈魂的創造者，所有宇宙萬物甚至見不到的東西，都是它的可用題材，只是作者運用感情趣味藝術來把創造的對象人格化或某種傾向的高度化藉以達于表現境界並訴諸理想的願望為職務，一句話說，文學是把時代捉進自己的體現中來的一面「美」的鏡子，至于文學家，這「家」是突出的重點，凡是一個人有了事業的目標，便終身盡瘁于其業務，並對這種業務有充分的「能」和真正的「力」，人與事有無可否定的關聯性，且因此而呈現着本身律定的當然力量，為人們所認可，就是說，畢生致力於某種工作，在這之中現出光、熱、力來的就是這里的所謂「家」了。如魯迅終身為文學服務，他說他自己「是牛，吃的是草，擠的是乳是血，讓人們用他在他（魯迅）自己靈魂裡榨取出來的乳汁去營養他（她）」讀者！精神無限的生命，所以他——魯迅是不折不扣的文學家，其餘有着相類情形的也如此。政治的解釋，國父說：「政是衆人的事，治是管理衆人的事」便很清楚。政客是利用政治的機會去滿足他的某些目的的人的名詞。政治家就不同了，他是自始至終都把生命與智慧獻給政治高潔事業而盡瘁他的至上忠誠的偉人，好像國父是個革命偉大的政治家，羅斯福是政治家，邱吉爾也是政治家。

是的，政治是一種權威，是一個國家發展她的本來計畫的一種宏偉的力量，記得人類惡魔葛沙里尼這般咆哮過——「是的，某國有許多殖民地，義大利也有許多殖民地待着我們去征服」。這個燃燒弱小者的火焰是從義大利侵略治的政火洞而噴射出來的，就是希特勒和日本軍閥，在廣遠各地遍燒起人類毀滅的野火來，又何啻不是她們政治箭頭所指而然的，我們抗戰是為生存，是為達成民族革命政治神聖的使命，和英美蘇聯等三國聯合作戰，是民主政治集團向着殘暴政治力量的總反攻，勝利的獲得，便是民主集團政治力量發展最高的結果。但，政治的成就，是要綜合多方面性的與力而然的，她是一個國度前進的總綱，是人民生活的原則，社會、心理、物理、軍事、科學、文學……等等廣義的進展，是輔成政治政務重要的因素，不論有形或無形，只要它是生長在任治血液裡的，都是這個因素的組成體。如投在廣島，長崎兩地的原子彈，不就是用以屈服敵人有力而明顯的政治手段例証之一嗎？講到文學幫助政治，更是事實俱在的功績，例如抗戰期間，文學的作用是——



文學的使命是激發軍民的精神，最後勝利又因國民精神充沛而獲得，則其互為因果的關係瞭然如見，我這麼說，問題并不抽象，事實亦不空虛，如敵軍的殘暴行為——慘殺俘虜和負傷官兵及民衆等事，一篇消息的報導往往令人義憤填膺，一篇軍事小說恒令讀者感奮不置，這是的確的事實。(就如筆者本人在上海滬店之夜作戰負創，在蘇州博習醫院療傷時，女作家謝冰瑩到院找我，會說各方面都很需要戰士們親作的文章，所以在回到廣州療治時會完成一部十五萬字的長篇——殺敵日記，讀者很受感動。)顯然就有一種力量的潛在，各書店裡印出一批批有火藥氣味的刊物和書本來，「捐募醫報到前線去」更是救亡青年搶着要做的工作，於是不論在前方，在後方，在每個角落裡，文學直接或間接感應作用如同強烈的酒藥在每個人的心裡醇發起來，於是「力」在怒吼着，「生」在咆哮着，一個大到無比的力量洪流便波濤洶湧地湧到民族生存的最高峯去，雖不即把敵人統統淹死，但誰有否定這個力量的理由？文學動輔政治，誰謂不是確然的事實，講到這里，讓我再把國際文學和國學的一些例證提出，直接使用它的本身力量去協助政治任務的達成的，或激動政治的轉變的，那可要算是「力的文學」(Literature of Force)了，猶之說，在抗戰期間，一個人的父母兄弟給敵人凌害斃命，但這是戰時普遍不幸的遭遇，許多人都是若干不幸當中的犧牲者，就正因為事體的普遍性的關係，便有許多人不幸事情歸納到命運裡去，以為這是命運的遭遇，誰碰在這種遭遇裡面誰就倒斃，或認為是無可如何的一回事了，胸中之火老燒不起來，弄到麻木不仁千分可怖的狀態，如果意志不定，認識力薄弱的人，再受敵方奸狡的誘惑，甚或會有投到敵人那里去的可能性，但如有像一個看過岳飛演義了的屠夫，義憤佔有他自己，在他心中只不斷地湧出兩個相對的幻像來，什麼都經幻化，于是在一個剛強無匹的感動中，便操刀上槍殺死扮演秦檜的戲子的性命，那麼偉大力量的「作品之力量」灌注到麻木不仁者沉靜的靈魂去了，則敵人猙獰的面目和不斷地伸到自己及整個民族生命來血淋淋的魔爪，他都看見了，於是憤恨，掙扎，抵抗，復仇之火，在他整個靈魂裏燃燒起來，也許，他再不懦弱了，再不把不幸的事情委諸天數了，當這烈火把他燒得抵忍不住時，怒吼，去！跑到民族的前線，復仇去！麻木者如此？非麻木者所表現的力量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果說：這是理想，是不可能的話，那就是文學的不會成功，甚至是文學的失敗！是文學工作者的失敗。如不這樣，不用直接的激發，只用間接的推動，用起文學突擊的戰術來，振奮自己，不打擊敵人，手段是計策的，把力量的「縱深」和「橫廣」作着適切和妥當的運用，此呼彼應，功果同歸，這種文學便叫做「智的文學」(Literature of Knowledge)。

十九世紀俄國作家格里各羅威契(Grigorovich)的小說鄉村(The Village)是寫鄉人生活的，農民的痛苦和奴制的恐怖給他寫得個淋漓盡致，還有一部不幸的東安(Anton the Unfortunate)也是描寫農奴非人生活的，他和被稱為「虛和主義者」(Nihilist)的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的獵人日記(Sportmans Sketches)所有的力量相同，就講獵人日記吧，全用曝露的手法，把農奴慘苦的生命刻劃得如生如在，如見如親，由于同情憐憫而起人道之感，俄國農奴制度得到廢除，這部小說確有不可磨滅的助力。餘如美國史地活夫人(Mrs. 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大作黑奴天錄(Uncle Tom's Cabin)也是描寫黑奴給白人奴役虐待的故事，她表滿腔的同情以憐憫黑奴的被鞭笞的悲痛生活，令人看了驚心動魄，不由得不生出一種不忍的人道同情之心來，結果却引起了南北美的空前大戰，解奴戰爭便是這麼一回事了，林肯(Abraham Lincoln)認定這次戰爭的導火線就是黑奴天錄，它是政治性的文學，是道德的作品，是人道烈性至上的暗示，是人性熱誠的吶喊，他表示——「史地活夫人是發起這次大戰的小貴婦」，它的效用固已造成解奴政治的事實，托爾斯泰(Leo Tolstoy)在小說道德出發點上是十分注意的，可是，他把黑奴天錄列入他所稱爲真正藝術最少數書籍的表列上去。

這樣，我們再把波蘭大作家美基亞茲(Adam Mickiewicz)政治性的文學借鑑一下，在一八三〇——三一年波蘭反俄革命戰爭中，他便使用他的藝術——詩歌歌詠赤誠衛國的戰士，提高他們的勇氣，使得士兵們都能以死爲人生無極的榮譽，到了後來，在士兵之歌裡，他和數千失敗後給送到外國去的士兵一同受苦，他又逃往西歐，在巴黎，看見波蘭人民那種頹廢的心情和自爭自鬪的情形，戰爭失敗後的一幅流離異地的難民圖躍現到他

的視覺中來了，怎麼樣，他要搶回已經失掉波蘭人民的心，作進香者的書（The Pilgrims Books）做他們內心復活的救藥，像那麼有效的興奮劑，果然使到每個寄居外國的波蘭人民都受感動，於是他們認定自己高貴有力的，各獲自尊之心，大家都覺得自己確有許多光明的希望。他又更做有其他詩來鼓勵波蘭人民，當意大利反抗奧大利侵略時，美基委茲便即奮臂協助，組織波蘭軍為爭自由而奮鬥，奧大利是波蘭三仇之一，他肯就那麼輕輕地把她放過嗎？則則談不到什麼結果，但人心的鼓舞，不無相當的助力。時間的輪齒又推過去幾年，克里米戰爭（Crimean War）爆發，主要仇敵——俄國的黑影像一柄尖刀那麼銳利地刺進波蘭人的腦海中來了，美基委茲再接再厲，第二次組織波蘭軍去反抗俄人，可惜，還沒有對敵，他就病死了。這麼說，他的作品力量比政治力量還要高出許多呢。益且親自領兵臨敵，以一個作家的身份而為民族爭殺的前驅，其意義之崇高，又已超人一等，英雄事業，羨煞許多人啊！這些，夠得上說是「力的文學」呢？就讓讀者去評定好了。這以外的，俄國觀察洛夫（Ivan Goncharov）的阿蒲洛摩夫（Obomov）是在一八五八年完成的，這部作品的偉大和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有同等的價值，主人翁阿蒲洛摩夫是個呼奴喚婢大家庭裡的貴公子，有好幾百個農奴忠誠地在侍奉他，一切工夫都有人替他做好，甚至連袜子都有人給他穿上，在大學裡，奴僕照例相隨，許多熱烈如火的演講，鋒利如劍的談話，激不起他胸裡的熱情，火縱燃起一星，可是立刻又給他的惰性把它熄滅，捱到畢業之後，懶惰依然如故，日上三竿，他老先生仍向高臥不肯起來，幾次想要起來，又給懶惰之魔摔倒，他原理解一切，有思想，能判斷，有熱情，且也羞做幾許農奴之主，有才能說，然而，他可老站不起來，懶到伏在沙發上不動，他的朋友史托茲（Stolz）看見這樣情形，很是替他擔心，因而便介紹一個女友亞爾加（Olya）給他，想要把他從懶惰的深淵救拔起來，這他果然想從沙發上掙扎起來了，這是他的朋友所為令他感奮的結果，但，說是結果，倒不如說沒有結果為恰當些，你看，他又懶得個不像樣子地躺下來了，又躺在沙發上做他懶惰的舊夢了，亞爾加見他是個無可救藥的人，因而便離開他而轉和史托茲結婚了。這部大作才出版，整個俄國便都震動起來，所有智識階級都要閱讀這部非凡的作品，而且都要檢查自己的血管看看有否阿蒲洛摩夫的毒液潛存，如果有馬上就要把它清除，使自已成為有朝氣的人物，成為英氣勃勃前進有為的新人物，實在當時的俄國社會人民，多在深睡未醒的模糊狀態中，庸懶便是他們的慣例，這部作品的激發精神可謂恰到好处，對症發藥，不啻一服興奮劑，那時的俄羅斯人都從這部作品賜給的力量振發而站了起來了，阿蒲洛摩夫的氣質（Obiomovian）這名詞也就日進千里，用反面的反激，與正面的描寫功績同登，我們說它是「智的文學」誰能說「不可」？它是影響政治的，是批評時代領導時代的，是改造人生指導人生的，我這麼說誰曰不宜？又如同時代同國度的戈果里（M. Gogol）的巡按（The Inspector General）和死魂靈（Dead Soul）何嘗不是曝曬俄國當時黑暗社會的作品，所謂政治，原來如此。

（三）文學與政治合作問題的提出

政治的為用在使民族獲得健全的進步和國家的康強獨立，永遠適存于世界。中國政治目標，在實現 國父遺教，完成三民主義現代型的新國家，扶助弱小，以達到大同的世界。這里，遙遙遠道，荆棘叢多，國大雖已開幕，憲政計劃，能在這一個確立它的前進基礎與否，尙成問題，可不是嗎，若于地方還是烽烟燎野，雖經收拾了舊山河，可是百孔千瘡，支離破碎，劫後生靈，還再遭受內戰的塗炭，焦頭爛額，欲生不能。縱屬離開烽火較遠之處，然而，通貨膨漲惡性的刺激，遂令市面物價愈趨愈高，一對皮鞋要二三萬元，一尺粗布也非千元不辦，一個平常的老百姓，那裏生得出這許多錢來，雖說抗戰勝利負有政治之責者們高談建設，這兒說幾年計劃，那兒說幾年提綱，面百分之八十勞苦大眾衣不蔽體，食不飽餐，逢人長嘆短吁，誰理會他？誰可憐他？求救，偶然杯水車薪的賑濟，不過垂死的生命拉得稍長絲毫而已，這一點仁慈，難道就是政治給他的恩惠嗎？再講到軍公教人員，先講軍人吧，戰時生活苦到不堪，筆者當時是軍委會銓敘任職的陸軍步兵中校，如果改轉政階就等於存任一級至六級，但是薪資微薄，弄到自己連婚都不敢結，這一方面固然我是決定重上前線殺敵，以戰死為職志，所謂「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而另一方面就不能說不是怕

薪水少負不起生活的担子來了，無限艱辛捱到勝利，身體重創幾乎殘廢，對於國家民族我可以說一句「絕對無愧」！而現在，自己得一些什麼？不久之前，報載在南石頭給搶了一艘船，搭客損失四五十億元，講到剿，如果沒有善法把人民的生活納入正軌裏去，我敢說就是剿到天昏地暗都屬無濟于事，失業人多，沒有辦法，叫苦，大家叫苦，三民主義裏的民生主義，何處能行其是？還有，老共在呼着「蔣家不收毛家收，蔣家不用毛家用」，這兩句話是否刺激政治心靈的原子彈？有否釀成騷亂的可能性？不管軍人或文化人，出到香港就有人給西紙，或者會有人問我「莫矣，你想做共產黨麼？」這我得坦然說：「我不做漢奸，二不做老共，三不做賊匪，就是目前，也有人給我萬元港幣，邀我加入老共那里去，別說這一點，就再給我一千倍一萬倍我也不會往幹的，但個個都像莫武那麼講良心麼？所以，治本也要治標，否則社會騷動不寧，大眾生活沒有良好的政治依據，則一般情形的變態（即人民由于生活的枯萎欲解不決，以致挺而走險，失業人多，由現實擺出一副苦臉，由飢寒釀成自然的騷亂，因而失去一般正常狀態）是意料中事，這顯然會影響治本工作的實施，甚至防礙這種工作的結果。

雖然，失業軍人已有軍總繼續收容，有些退役，有些轉業，但據待轉業的軍人和我談論說：「轉業不久恐怕就是失業」，如果這樣，仍是一個問題的存在。還有失業公教人員妥善的處置也是不容忽略的事情，人盡其材，才切其用，則他們將是社會建設的組成員，要是抱着「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那麼態度話，則他們浮游于政治以外的濁流中，找不到存在的生活憑據，這他們會變成社會可能的破壞體，如果用硬性的命令詞去對待「別動，誰動就殺誰」！誠恐亦殺之不盡，在民主聲浪高聳入雲的今天，這麼做，會否招成無盡的反感，實成問題。所以，談政治，講建設，就要從治本做起及治標做起。從事實的現狀展開前進的赴力，在安定的政治環境裏埋頭建設的工作，根固而後幹茂，計劃卒底于成。

一個國大代表飛京出席，民衆生花結彩開會歡送，把滿腔熱情期望代表真能「代民之表」把政治的真實從大會裏面栽種出來，把這葉實葉液來健全民衆的生活與生命，這幾段的提論都是眼見而後才講到的。

回頭再看政治與文學合作的課本，這課本是什麼？是歷史所表現出來的事實，用合作的眼睛來看這個事實，那就不得要令人失望，頭痛！

從事政治的人往往只知「政治才是至上的事業」，認為是一種專門性的技術個體，並認為政治從業人和政治本身才是主宰人生世紀最高的權威！此外種種都是附從政治的尾巴而已，縱然不致自空一切，但對一切也多以「它們都禁政治範疇」的目光觸及萬物，文學或文學家嗎，政治從業人那裡瞧得起他們啊！他們認為文學是些有階級的消遣品，是飢不能當食寒不能為衣的不切實際的東西，那些吟風弄月或鴛鴦蝴蝶的文章有什麼用，就是傷時愛國匡輔政事的文章，他們也認為文人口舌，無足輕重，會講不會做，講了出來，還得讓人家去做，最後一句話——「文人無行」。這句話夏衍先生曾辯正說「人家說文人無行，不是說文人沒有人格，沒有德行，乃是說文人寫作時坐着的，用不着行路的，要不然如商人或工人都有的不好的，為什麼不說商人無行或工人無行而偏要說文人無行呢……」（大意如此）我覺得如此辯正實在是辯得太可憐了，姑不論他說文人是能講不能做的或文人是沒有人格的，都是同樣的侮辱，為什麼竟把那麼鄙薄的語詞加到文人的身上來，輕視之態，如繪如見。在以往，我們曾見漫畫裡繪着一管大筆和一枝步槍，槍尖裝上刺刀，刺刀向着筆桿一刺，筆桿就斷做兩段，於是它的標題是——「筆桿到底不如槍桿。你文人只管寫吧，鬥起來你就不濟，你要和政治勢力相爭，結果就同以卵擊石的命運，如此，文學與政治也就隔開一條巨大的鴻溝。而文學家也多不願與政治事實接近，彷彿認爲「談政治，講做官，那不過是人民的公僕而已，做得好便好，不好起來不要說名譽掃地，性命或也會發生危險，而要用種種方法去「求」崗位，啊！去「求」人，多麼「那個」。這是有損他們高潔的性格的。陶淵明為彭澤令。但後來竟表示不再為這五斗米而折腰，賦「歸去來辭」解職不幹，傲玩松菊，離開有損他的高潔的政治俗務，如孔子是我國的聖人，孟子為東方亞聖，但對政治緣位，他不垂涎，孔子看見當時的政治不好，於是集徒講學，闡揚道德仁義，編訂詩經，內分風，雅，頌三類，匡時輔道，功德無量，周遊列國，以行其志。孟子也著書立說，指陳時弊，立言濟世，亦有千秋，還有一個大詩人屈原，疾王聽不聽，投汨羅江而死，更是可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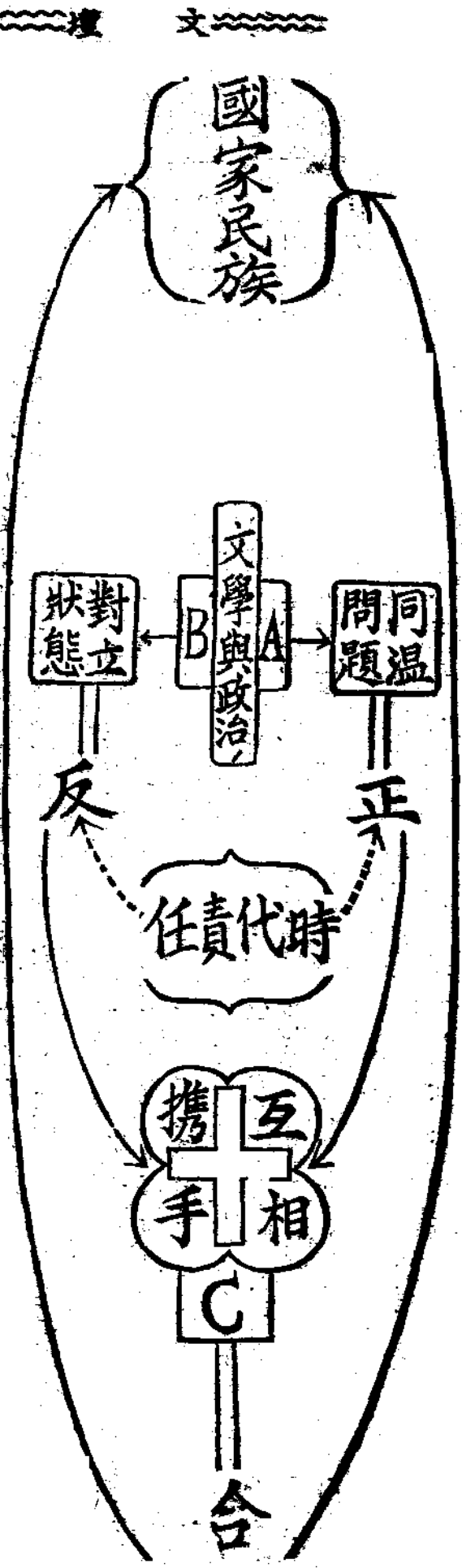
可是，什麼都不能夠違反現實，歧視與相輕的狀態在新時代的今天，無論如何不應再有存在，從政人瞧不起文學和文學家是大很的錯誤，文學家厭惡政治也就不對，凡是一個國度裡的人，都有運用自己的聰明與能力獻給國家的義務，文學家與政治家都是時代巨輪的推動者，不信，如果沒有文化，時代就不能進步，科學也亦無從誕生，前進的政治機構更從何處獲得長大的事實？文學是發展文化的推進機，文化是提高政治的原動力，不錯，如果沒有人製造文字，我們今日還是盲人，沒有人著書立說，則我們一無所知，更談不到什麼進步的政治，所以政治不應抹煞文學傳統的功績，文學也不該離開政治而孤立，我們站在客觀的地位說：「文學應該運用它自身的力量推進政治，表現政治；政治也應利用它的本身內容以充實文學，使其向上發展，協助新時代文學的確實建立」，我們每談學術，多以希臘羅馬為根據，希臘有蘇格拉底（Socrates）及他的弟子柏拉圖（Plato）和阿里斯多德（Aristotle）等的哲學及希洛多托（Herodotus）修西地特士（Thucydides）的歷史與荷馬（Homer）的文學依亞特（Heraclitus）奧特賽（Orpheus）等文化光榮的稟賦，我們中國有什麼哲學文學值得誇耀？孔子比不得上荷馬？詩經比不得上依里亞特？在我們自己說是各有各的偉大，但照國際公論，荷馬的名譽却比孔子高，即老子莊子也不能和柏拉圖並立，目前我們說自己是四強之一，但是學術不及人家，許多問題仍落人家之後，說自己政治不如人，就毋寧說自己的學術不如人為實際，希臘獲其自身文化學術的優榮，而領導人民崇尚民族的光輝武德，她們歷史的發展，都是她們自個文化學術偉大的証實。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戰，慕沙里尼出盡了八寶，也奈希臘軍隊的何不得，意志似鐵，屹立如山，這不能說不是她的本身傳統崇高文化影響政治及以文化力量充實人民精神所致的結果。基於此，文學與政治根本沒有形成對立的理由，從世界歷史上看，成功文學家也多于成功政治家，由文學力量推激政治變動的事實固然事已有之，由於文學方式以表達政治意味的，也就可以概然見到，下邊且引一段為例，藉資證明——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隣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隣國之民不減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兵喻，壞然穀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隣國也，不遠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見孟子梁惠王篇上）

世紀是沿着宇宙的直線進行的，政治則依着世紀直徑而前行，文學却從政治的運行以彰現它的發展與因果律，從表現方面說：則政治是因，文學是果。前者是內容，後者為形式，從立場方面說：則文學是因，政治是果，作用剛剛相反，因為文學本身已有充分力量，能夠借用這種力量，助成政治圓滿的效果，那是令人讚美的事情，我們正要向這種實際問題前途去發掘出兩者合作精神的證件來，我們可以說：文學如果離開政治，它就沒有表現正式的生命，返過來說：政治要是離開文學，也就沒有它的獨立前程，如平常時期，政治必須借重文學力量來做它業務推進的工具，非常時期，文學更是爭取一切與力的階梯，這里，政治是形體，文學是靈魂，沒有體，靈何相依，沒有靈，體無可用。講得最淺白一句話說：一個機關或團體每逢開一個什麼大會或紀念節日，通常發出一篇宣言，或由主管寫一篇文章在報章上發表，在這小小的事情看來，政治已經不能離開文學了。在這工作上面看深一層，報章上發表出來的文章是否機關主管自己作的？這我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是權要們的親筆。姑不論他們會不會作，可是，日理萬機，一個人的精神能力能夠應付幾許？凡是權要，差不多都有文學寫作的代筆人，有他之權就可以利人之詬，那是無足為怪的一回。

事。

在一個國家民族的裡面，兩者的力量應從同溫狀態表露出來，合作的事實應從「中國之命運」的指示，達到民主制度及國防體制等原則為初階，以任時代重心，用這次中國民族革命戰爭——抗戰為內容，創造中國的依里亞特，讓我們民族偉大的光輝，照耀于整個的世界。最後，我繪出一個圖表來，用作本文的結論。



(11)

這個圖表的意思，是先把「文學與政治」提供出來，因有相互為用的關係，同溫問題，屬於正確的原則，然而，事情表現，未必都是直線的，此種被忌，對立狀態因而形成，這是私意之見，但於時代，各有不能卸卸的責任，因為這個暗示，亦即任何一方面都不能違背時代而存在，那只有互相攜手為最合理的前程，是的，兩者既已分開，則病態的表徵已成無可否認的事實，所以這兒用一個「十」字作為撮合（有治療性的）的象徵，已經合了，則大家生命之花（或者力量之葉）都應健康地開在國家民族的沃土上。又假定A是同溫問題，等於正，B是對立狀態，等於反，各因要負起時代責任，則由正反歸於互相携手的C，C等於合，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大家又由合而歸宗到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去。則ABC（正反合）成爲一個運動體，最後的理想是結合體。

完

詩詞中的風景畫題

梁恆心

風景畫和靜物或人像不同，在一個平面之內，要表現出景物之立體化，有賴於遠近景的襯托，畫面才顯出層次與深度；景物中有賓有主，彼此呼應，才表現出心靈的動律。

風景是空間的立體，以被攝物為中心，處處可攝，角度改變，其投影便千萬不同。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左右高低不相同」，投影妙理，盡道於此，畫面構圖的高下，全在選景時的剪裁，萬不可為景物色彩所惑。

佳景可以入詩，也可以入畫，同是情感的流露，表現的技巧是互相貫通的。情境相生，創作中可以做到「詩中有畫」或「畫中有詩」的境地。

詩詞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趣味深遠的風景畫題，它們可以選茅簷，畫棟，樹杪或蔥蘢為前景，配以遠景的夕陽，村舍或流水，行雲。玩味詩句之際，美景為在目前。反過來說，一幅很好的風景照片，如配上詩意的書題，欣賞時可以增加情緒的激動。

滕王閣序大概許多人背誦得太熟，順口讀來，每易忽略了很好的畫題。譬如「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將前後景融成一片，攝成照片便異常生動。本來南浦朝雲，西山暮雨，是常見的景物，沒有前景，畫面便流於平淡。現在從特殊角度，使畫棟和珠簾一同投入畫面，畫棟之間有朝雲掩映來去，珠簾捲上時，疑有西山暮雨捲入，這立體描寫，景自超然。

以樹為前景，描法亦種種不同，因為樹隙之外，可以有泉（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可以有湖（樹裡南湖一片明），可以襯以建築物（樹杪玉堂懸），可以配着遠處房舍（雨中春樹萬人家）。選景可以取交柯的兩三枝或數株樹的整體。王安石詩「竹葉深處見前村」便只選樹幹的一部。

楊柳，秋草都是最常選的前景。像「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楊只碍離

人目」，我們可以想像這畫面，垂楊之前有送客的離人，垂楊之外有芳草和行人，詩意很不錯，拍攝很不容易。又如「月上柳梢頭」和「斜陽正在柳梢斷腸處」，同是以柳梢為前景，背景一採月亮，一採斜陽，都能使人觸景傷情。

「新秧疎處有人蹤」是很好的田園詩句。令人想到和風優淡，新秧拂動，微露出正在彎腰插田的農人，論文章是動態的詩句，論畫是活態的照片。

情境交融，物我兩忘，所謂「無言之境」，是詩的最高境界。淵明先生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便推為千古獨步，前景的籬，菊，隱者；後景的南山，夕陽，飛鳥，是絕佳的畫面。國人好攝靜態的風景片，但照上題而攝的照片還是少見。

窗框是很好的前景，亦是很好的畫框，李笠翁說得最切透：「坐於船中，兩岸之湖光山色，寺觀浮屠，煙雲竹樹，以及往來之樵人牧豎，醉翁遊女，連人帶馬，盡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圖畫。且又時時變幻，不為一定之形，非特舟行之際，搖一櫂，變一象；撐一篙，換一景；即繫纜時，風搖水動，亦刻刻異形，一日之內，現出百千萬幅佳山水。」上文所講，完全和今日的投影畫理相同。工程科學生作投影畫時，亦思及李笠翁於我國投影學的老祖否？

不論窗框也好，畫欄也好，總之建築物的一角都可以選為前景，襯着遠景，一同投入畫面，便易使令感覺到立體化。像李詩的虞美人：「玉欄干外清江浦，渺渺天濼雨，好風如扇雨如簾，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又張炎的渡江雲：「簾櫳望極，風急暮潮初，一簾鵝外雨，幾處閑田，隔水動春鋤。」寫到這裡，不禁憶起往年在坪石某君樓外所見的風景，湧現目前，畫題的激動，深遠極了。

建築物為前景的材料不少，我們不能以練句的精到與否而論畫面的高下。「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缺牆東，竹籬茅舍」，「簷下千

峯轉，窺前萬木低」，「茅簷低小，溪上草青青」，「窗外低秦嶺，窗中小渭川」，「北斗掛城邊，南山倚殿前」，又如「小樓西角斷虹照，欄干初倚處，遙見月華生」，都是很好的畫題。秦少游的「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東坡說其用華麗的字眼堆砌，十三個字只說得「有車馬樓前過」，但攝成照片，便覺他選的角度不錯。

前景的選擇并無限制，無一定不變之法，只要當會心之際，便可以信手拈來。便成佳構。「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煙中列岫青無數，雁背夕陽紅欲暮」便是以動體為前景，畫面更覺生動。若用天然色感光片攝出，更顯得色調諧美呢！

東坡的「亂不穿空」，少游的「山抹微雲，天粘蕪草」這「粘」字與「穿」字極工，須以投影理解釋方知其妙。又如「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也是一樣。照字面粗粗解去，似乎不通，但不能易他字，易他字則成小兒語。我們試用燈光紙照命題作剪貼畫，便更明白了。

秋水軒尺牘的因容雖然庸俗，但有一句很好的畫題。這句是「庭前無人綠更多」。描寫一庭芳滿，植物的綠色映入簾幃，有人閒步空壇，遮却了半庭春色。攝來是一幅尋常的照片，不過配了這畫題，便異常生色了。

病

病，正如一個陰鬱的客人，在輕輕叩响我底心扉。

(秋天，正是病底季節啊！)

靜靜的，牠在我耳邊細訴着一連串的幽思，把我底靈魂帶到一個陰沈而空洞的境界裏。彷彿落着霏微的毛毛雨，在點點點點得我臉龐發痒，那些如塵般的小冷點，使我獲得超脫的冰涼的愉快。

假如你有清福去體味一下靜中的病心理，你令感到有一種冰白的空靈，一種明如秋空，亮如水晶的悲哀在你心頭暗中生長。

試想，病為我們築起一堵碧沙，使我們隨時從紛繁的世網中，獲得短期的安謐。

施英

：那時，我們與現實保持着一個矇矓的小距離，使我們能夠看見日在其中對生活的環境。

牠也為我們心中種下一點點火苗，激起我們對人生的熱愛。在親人底呵護中，愛侶的溫存裏，你會獲得一點溫暖，重新起你心中已久成灰燼的童真。

同時，你也會有一點兒恐慌和痛苦，使你感到平凡如柏油路的過往生活，其實亦是一種享受。

是的，我們底感情是神秘的，牠必須在寂寞中才生長；我們底靈感也是神秘的，牠必須在冷落中才會開花結果。假如我們要獲取一種如其寂寞與冷落的環境，

那正是你望着窗外的浮雲，嗅着窗前的百合花香，擁衾小病的時候。

然而，不是我如一個古代的要醫者，愛着纏綿的小病，並不然！人生原是一個歷程，在牠底當中有看五花八門的變易，如是我們不曉得善於運用如此的種種特殊的遭遇，我們將會顛倒在現實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因此，與其我們把病當作不幸的拜訪者，倒不如把牠當作一杯濃郁的咖啡，從牠底苦澀中嚼出興奮的風味。

如是，我願冒被嘲笑為「討厭的醫病」的危險，對人傾訴我病中的心情，而且願望每個人借着我如其來的數天小病，去澄濾一下彼名利慾燒的滾熱的情懷，領略些其淡如水的人生味。

九、卅。

撕碎了的噩夢

——施量才的手記

李若川

十二月八日的晚上。

我不曉得用什麼東西來形容她：蛇蠍，惡魔，鬼魅……
差不多十年來，她以一種無形的魔術來糾纏着我的心靈和肉體，我悲哀，痛哭，流淚，隨後還是改悔；現在我已達到絕對不能容忍的境地了。

抱着莫大的決心，忍着莫大的痛苦，叫她明天就要離開這裡。

她也帶着發怒的脾氣，收拾所餘下的簡單用具和物品，收拾好了；她提議趁着黑夜回到家裡去。

黑夜裡，寒風細雨交加着。她一方面由於小氣，一方面主張完全不要我的東西才夠乾脆的。於是把那件唯一能夠禦寒的棉袍放下。我看見這情形，人道主義的精神也在憤恨的心懷裏勃發了！所以要阻止她這回回家去。

她伏在我那張書桌上睡着，睡不一會又點亮了燈來默想。

我躺在牀上睡着，但和她結婚以來的一切鮮明記憶在腦海裡翻騰起來——

我想着：一年多的婚後生活，五年她拒絕和我聯絡的不知去向的日子。

我想着：這些日子她在粵北一帶的浪跡與惡行；那年在曲江的東河灘和我邂逅着，她一連對我扯了三個不可饒恕的謊。

我想着：經過五年的闊別，大家的記憶都應該隨着時光的沖洗而褪色了；但我在佛岡時忽然她又寄了一封信給我，要求到我的軍旅去。以後由於戰火的蔓延，又把我和她隔開了一年。

我想着：復員回來的這些貌合神離的狀態……

已經夜半了。她大概感到有點寒冷，不能再在那張桌上伏着。經過多次我的請求，才睡到牀上來。

蔣然扭亮了電燈，我的視線迷茫，心緒惶惑……這是鬼魅呵！幸而已經是最後的一夜呢。

想起一個朋友的話：我和別人拌了嘴，時常替對方想理由。這是從客觀方面探求批評自己最好的方法。我不妨從她之所以往往和我鬧意見的問題深思一下。

對的，我讀了書不會做官，不會發大財；而使到她沒有資格做官太太。

對的，我沒有她所需要的一般男性的手采：輕佻，瀟灑，好奇，乖巧。

對的，我的個性好些時有點粗獷，對她比較施與嚴緊的管束，在她看來是屬於刁蠻。

把她的理由和我的意見歸納起來：第一點，我認爲是一般世俗的最容易違犯的觀念，這種觀念的形成是由於現實社會的經濟，文化，教育水準的低落所使然的；第二點，我的外表在某方面看來好像很機械，這我可能承認；但我無須誇張的說法，我的個性還算瀟灑，心靈還算乖巧，不過在這方面她不能領略；第三點，如今我才曉得：應付每一個人，都要用每一種不同的手段和面孔。朋友之間需要謙遜，客氣；夫婦之間更需要退讓，和睦。我對待女人的個性應該來得溫柔些，尤其不要時時刻刻施與嚴緊的管束來傷害作爲妻子的她的自尊心……

四更敲過了。我閉着眼睛在夢與醒之間漫遊了許多境界。當我真正清醒時，她彷彿也沒有睡醒；祇是輾轉，歎氣，還帶些乾咳！

但我們沒有說話。大家在無限的痛苦中等待着同一的命令：黎明的判決！

晨早起來，她卻不要洗臉，便索性提着那些簡單的行李走了。

我痛快，鼓舞；我歌唱，朗笑！

我的靈魂從長期的桎梏中掙脫了得到解放，彷彿還看見它的發光的顏色。

我的理智從差不多十年的昏迷中突然得到了甦醒，彷彿還聽見它的雄渾的叫喊。

但我擔心自問一下，這回離婚能夠徹底的實行嗎？

不須要記憶，好像還是昨天的事：我們結了婚的第七天，便開始鬧離婚。以後還是照常十天鬧一次，五天鬧一次，甚至三天鬧一次；然而結果總沒有成爲事實。我們過去所有的同居生活，可說是一部悲歡離合的又甜又辣的離離婚的歷史。但每次都不曉得那方面的勇氣和決心突然沉了下去，到底又自然而然的融洽起來。

好多天前却又也曾鬧過離婚，它的原因是這樣的：

她到香港去了。一個初中時代的同學而後來又成了心靈的知交的老朋友來訪，大家一起去遊街，跑書店；忽然在書店裡又會遇着兩年多沒有晤面，而且大家當年同是在一個地方消磨過一段青春歲月的立民兄。六隻眼睛交射着，三顆心靈不禁悲喜交集起來！那晚準備由我作東，請他們去喝一頓茶；同時我還考慮買些日常用品。但身上沒有零錢；於是把她所交給我那個金戒指去變換。過了兩天她從香港回來，發現我的指間沒有她那個金戒指。她便嚴厲的盤問我，我把實情告訴了她。她的離威發作起來。那正是學生們上自修課的時間。她特意朗聲咒罵，啣哭，並聲明這樣好使丟了爲人師表的我的面子。最後她又從我身上搜回那用餘的錢。還是雙方口頭所提出和同意的離婚。那晚臨夜收拾了行李，怒氣沖沖地趕回她的家裡去。

我在這裡要辯白的：假如這金戒指真正是她的物品，同時她又是一個愛財如命的人；這可能說我這些不法的行爲是擄奪了她的性命！那我應該給人丟面子，更應該給人懲罰！然而她並非一個節約好儉的女人

，不過拿金錢來對我就是無限的吝嗇，甚至屬於虐待。當年將要結婚期間，她拿了她的錢肆意揮霍：請她的心愛的人兒上西菜館，上電影院，甚至一個人在南濠街租了房子，請她的心愛的人兒回來住宿，後來這位心愛的人兒不幸患霍亂症死了！在曲江時，她又結交了另一位心愛的人兒，會把我這個戒指不曉得重了好多十倍的金石榴，饒送給他到遠方去，抵達目的地不久又被日本飛機炸死了！看她待人多麼從容慷慨呵！她如今所謂做生意，來往於廣州香港之間。每天隨街坐兩三次至五六次的黃包車，兩三頓飯都是在外邊吃，抽最名貴的洋煙。到了香港住大酒店？和三四個男人同在一張牀上睡覺，打牌，嚼西餐……這不過是她最近所奢靡生活的一小面。你能說她是一個節約好儉的女人嗎？何況她做生意的資本是我所供給的。如今她已賺了錢，這個金戒指是盈餘項下的積蓄。我這樣拿它去變換，應該給人丟面子嗎？同時應該給人懲罰嗎？

話又扯回來。第二天，她假借了一個主題——拿回那兩套放在我這裡洗的衣服；便又到我這裡來。一雙不響地坐了好一會，才緩緩兒去擄奪那兩套已經洗脫過的衣服。我看她的意思恍如需要重歸於好的樣子——這是我們習慣了的生活海裡的興風作浪，待至將要風平浪靜時一種必然性的情緒。於是我用細言密語來向她說了一番。她當時沒有說什麼，也沒有動作表示。那還是下午三點多鐘。她祇說感到身體困倦，我便勸她往牀上休息，她一輪到牀上，便呼呼地睡到第二天的黎明。

這一場比較轟烈和堅決的離婚案，終於却没有實行起來。——這是一個靈魂和肉體都已腐朽了的女人，要不得的。她自願離開實在是我的幸福。

——這回要提起絕大的勇氣和決心，讓她這樣就算了。

——要用高度的理智來審判那些懦弱的情感；不追憶她的一切的過去，不懷念忍痛含恨的現在，不希求她抱着一個覺悟的再來。

這是我的誠條，我的法律；我的警惕，我的警辭。我的心靈立下了這些話。

牙痛頗劇，大約是怒與恨之火燃燒的影響吧！

今天十三日。我不應該想到她了。不妨拿外國人的13來比擬她，她是一個非常不祥的妖物！可不是麼？正是十五六歲的芳年，就投身來操那些最無恥下流的職業。兩個男子一跟她談到結婚問題，便連性命都喪掉了！幸而我雖不會死，但已累得八九年來的窮途潦倒。我想到和她有過那種關係的男子，三個，五個，也許無數個，很早就發生了不好的收場。這可從她好快就浪擲完了那段人生最值得驕傲的青春，才又失意地重投到我的懷抱裏來的跡象做證明。同時她的身體又害着那樣可怕의病症，已經用X光透視過，腐爛了的肺葉比我如今寫字這個墨盒還要大，不知屬於第二期還是第三期呢。

差不多十年來，彷彿一個長夜的噩夢呵！它無時無刻不在糾纏着我；如今我醒了，理性的曙光呈現在我的眼前。我應該把那些最可咒罵的噩夢來撕碎。

但也許是深沉的恨無法的排遣，尤其這些恨又沒有勇氣提出向一個最同情我的朋友來控訴。上完了課後。懷着一片實在無限的空漠，但充滿着由深沉的恨所凝成的無比重量的心。却又明知過去是一個那樣恐怖の噩夢，然而不能抑壓自己的心去重溫它——於是我又想起她來了。

自從那次五年的淵別，她重投到我的懷抱裡來之後；我打算用「歸來」作主題，寫一篇六千行的長詩。描述過去一切戀着他的日子和情懷，以及她歸來之後的感想。如今她又走了，而且病了！由於事象的演變，我那篇詩還要延長下去；同時主題也要更改了：「歸來的歸來又飛了」吧！

用不着隱諱，我要真實地來寫。

用不着氣餒，我要提起勇氣來寫。

用不着同情，我準備着所得的效果是非難與抨擊來寫。

而且，我得運用我的矯健而穩重的筆調，使她的性格，思想，生活，意識形態，非常明朗和形象地凸露出來。

過去愛她是理智屈服感情的表現；如今恨她是理智把感情戰勝了，而還將感情所創造的罪惡施與一種仇視的審判。

想念她，痛恨她，爲了痛恨而想念她，還是爲了想念而痛恨她呢？

在冷凄凄的房子裏，而且獨個兒設法安排那份飄蕩的情意的時候；也會盡量把她的殘存在情意裏的形象抑壓下去。驀然抬起頭來將目光在房裡橫掃了一下：她那對穿到破殘同時準備棄掉的夏天用的涼鞋，好快投入我的眼簾。立刻心懷也侵進她的一個影子，於是我又想起她來了。

——那不過是別人說的話。還需要她來表白，同時希望他能夠懺悔！

——明天做最後一回的下氣，到她的家裏去會她。

——不成，她的主觀那麼強硬；根本沒有那些柔和的心懷領悟別人的下氣。她完全缺乏賢淑的女性的氣質。

——真是白癡、死愛一個所不喜歡自己的女人，而且她又做了那麼多對不住自己的事情。

——一會兒另一個思想纏的念頭來了。我想起我的誠條，我的法律。一會兒另一個思想纏的念頭又來了。我想起我的誓約，我的誓辭。

——只許痛恨，不許思念！我憶起蕭伯納的話：「我笑着，爲了避免哭。整夜失眠，許多次扭亮着電燈來冥想。想倦了才閉上眼睛，又靜聽北風虎虎地吹到天亮。」

北風依然在吹着。同時天氣陰霾，一片蕭利。北一度經緯線的地區恐怕已下起雪來了。

想念她命運的乖舛，想念她十多年來在人海飄零中沒有得過一夕安心的歸宿。

想念她生活的危難，想念她如今遭受着凍冷而唯一能夠禦寒的棉袍還在我這裡。

於是爲了同情心所驅使，我昨天到文昌北路她的家裡去。她的麻母說：她去了香港還沒有回來。

今天早上又到過一次。她的妹妹說：她去了香港還沒有回來。夠了！還不算同情，她受了寒難道怕沒有衣服穿麼？而是理智隨着氣候的溫度降到零點以下的癡情呢！

爲了摒棄思念她的方法，我得和同事們多談笑。

同時還發現那幾個活潑輕佻學生，委實有點可愛；我不妨把一部分

情懷寄託在他們身上，而且我的心實在太沉重了，也應該來學輕佻一下。翻開書本來讀，但不能領會裡面的情節是什麼；心緒完全被思念她的一切支配着。同時讀不到幾行，她的影象好快又從字裡行間跳躍出來。於是我寂然地闔上了書本。

到街上去閒蕩亂逛，迎面浴來一陣陣的人的洪潮；男的，女的。我看見女人都是痛恨；尤其是那些青春的，嬌艷的，打扮趨時的。因為當年的她也是如此：蛇蠍，惡魔，鬼魅……她向我誘惑着，而又使我迷戀着。

回校後收到家裡的信。父親說：「……務遣陳氏回家度歲。但何日動程，望預先來信報及；俾爾母親前往接船，可免僱人挑行李，以省費用……」我不禁又愕然了！

父親呵！你當年放縱了兒子的行爲，供給我多量的金錢來揮霍；在那樣的場合中認識一個這樣的女性。差不多十年來，我每天都痛苦着，尤其痛苦沒有勇氣在你面前來揭破這個天大的謊！過去你以翁媳之情來錯愛了她，我也以夫妻之情來誤愛着她。如今這個謊可以告白了。我已經和她離婚。但你不要傷心！掙脫了一個不祥的妖物的苦纏，還不是很值得慶幸和祝福麼？

由於良心的譴責，我得到一個這樣的結論：她對不住我——辜負了我的恩愛；我對不住朋友——辜負了他們的關懷；尤其對不住家庭——辜負了父母的殷望。

晚上，由於過度的思念而想會晤一下她：又到她的家裏去。還是她的妹妹說：她去了香港還沒有回來。

我的心愈加惘然了！一會兒又好像阿Q似的得到了慰藉：我是貫徹我的人道主義的精神呵。

入夜寒風凜冽。牙痛轉劇。支頤爲學生們閱週記和改文卷，異常凄苦！

昨天她回到這裏來。依然還是那種不甘屈服的態度，強硬帶刺的言詞。當然的，她回來的意旨不是企圖恢復某種和平的談判，而是取回那件棉袍。所以連坐都不肯坐，祇把棉袍更換過那一刻的時間，便翩然走了——據說又是到香港去。

於是我的心境的迷茫，混亂，沉鬱，焦燥，被苦擾了一晝夜。差不多三年前在湖北三門站和我分別了的宗弟，從徐州坐了二十多天軍車回來。今晨才落了車，便來訪我。他和我寒暄不到幾句，就提出這些來問：

「二嫂呢？不在這裡麼？」

「住在她的家裡。」我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似的答覆着。

「爲什麼不共同住在一起？」

「這裏的薪水很少，我一個人都不夠用。唔，很辛苦，跟幾年前當差時一樣的。」

宗弟的年紀雖然還輕，由於許多年來在軍旅中過慣了那些「老差骨」的生活，人情世態已經體驗得很深。這也許能夠領悟我這些弦外之音的話。

時光溜走得那麼快！他離開故鄉已整整五個年頭了。那時故鄉許多人正鬧着空前的大飢荒，他自然也是一樣。又沒有辦法找職業棲身。恰遇我從曲江返鄉，便把他帶了出來。我在暫X師工作時，他是我的勤務兵。跟隨着我在楊溪住了兩年。

呵！楊溪——這個躺在粵北叢山漢野裏的荒村，你是我的寫作的聖地。當年我由於過度的思念而得不到她的消息的空漠，和只讓它空漠着而又不好意思向人訴說的秘密眷戀的情懷，承受了你那些山澗水軟的體貼與撫慰，使我產生了無數抒情的和雄健的詩篇，以及許多散文和小說。你如今冷落了！也許被每一個當年的遊子遺忘了你的記憶；但我沒有遺忘你，反而時時在殷情的牽念你，更希冀在將來的作品裡還播種着你呢。

在楊溪時宗弟的年紀更輕，他好些時帶着淘氣的語調來問我：「二嫂呢？」「二嫂呢？」我給他這一問便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了！其實那時她自從在香港和我分別後，已經歷過兩三年的不知去向的日子。然而我還堅持向家庭方面編瞞着：她在樂昌教書。於是我更堅持用編瞞家庭的話來堵塞他：「她在樂昌教書，有機會時我帶着你看她。」

隨後她重投到我的懷抱裏來。五年開別的日子，大家用唇舌來交換訴說着：她那年在什麼地方，那年在什麼地方……當我在楊溪時，他

真的在樂昌教書，一連好多個年頭；而且不是在縣城，是在鄉下，那地方距離楊溪不過八九里。但我們兩年來始終沒有不期而相遇過。天呵，我好多時隨便說些關於她的話，爲什麼後來竟成了事實的兌現呢？聽着宗弟和我分別後隨軍的流徙：衡陽突圍，耒陽殲滅戰，汝城整訓，隨後南昌整編；勝利了還轉戰大江南北，負傷，治療……我的神意被他的談鋒帶到一個屬於激動而遙遠的場面去。

一會兒又是我縱情地和他談着。爲了我想從腦膜間排除那每一縷對於思念她的情緒。

但我害怕自己的不幸，落在別人一顆真純的心裏，變成了稀奇的感覺哩！

可不是麼？在他心懷裏虛懸了五六年的二嫂，到如今還沒有會見呢。

每一個和她共同生活的日子都值得追憶；因爲在那些日子裏我費了無限的奉情和熱戀所換取來的吻！

青春時代的她非常驕傲，因爲天賦了她有一副麗麗如花的臉容。這使許多向她追求的男性們，好像和我一樣被她弄得神魂顛倒的。

我佔有了她，是我的情懷從來沒有負過這麼的重荷。看哪，許多文藝名者都看過了，我對它的事的熱戀沒有那麼久遠；如今抽屜裏積起來四五尺高的文稿，我對它的描寫的奉情也沒有那麼深遠！十年來我對她所付出的戀情好像浩瀚的江水，而她所酬答我的還不過是涓滴的流泉呵！

我想：假如當年在香港把生活弄得再好一點，不讓她孤伶伶地跑到曲江去；也許不會演成幾年來在粵北一帶的浪跡與惡行。

我又想：在特殊環境裡長大了的野鴿，當然不慣於牢籠的狹小的天地。它一定要飛，也許方式不同罷了。

我想：人性的研究是一種最高深的學問。

我又想：我的工作完全失敗了。

真的，許多年來，我仗着這支沉默的筆桿，代表我說了許多愛與恨的話。企圖它能改造社會，教育人羣，發揚正義，實現理想。但這到底它還是無效的。的效果怎樣？我不大明白。如今最直接的是跟我若干歲

月假貼在身旁的一個人——她，我却沒有辦法把它來改造或教育——五年前她的性格絲毫沒有轉移，十年前她的理想也一點沒有改變。我失敗了，完全失敗了！我的心不禁又被另一種沉痛的氣氛籠罩着。

——我太感情了！自己也需要理性的教育。趕快結束這個人生旅途中的詩的階段，跨進一個散文或小說的方向去！

我的心裡雖然兜上了這些話。深深地細想一下，我又覺得它是我的新的誠條，新的警惕！

上課鐘噹噹地響了幾下。看一看時間表，才知道是我的課。

給學生們講述文學創作上一般基礎的問題：探討典型，追求形象，移情作用，聯想作用，普羅米修斯的人類愛的精神……大約學生們覺得挺新鮮和有趣，非常肅靜地聽着；而我却企圖藉着這種緊張激烈的文學氛圍排除思念裏一個不能忘掉的人呵！

儘管威嚴的理性怎樣指斥我不要去追憶她；但依依的戀情隨時招來她的青春時代的面影。當年她還是X X皇后呢，我佔有了她，是我的生命的光輝？但如今這麼慘痛，又是我的生命的黯淡麼？

假如還有意思愛她，就得饒恕她的過去，盡量發掘她的一切的好處。

假如還是絕對的痛恨她，就得把她和我認識以來的醜惡的故事，毫不留情地暴露出來。

呵，她給我發現的好處實在太少了，少到差不多等於完全烏有。我從那一方面發掘她的好處呢？

呵，她那些一連串的醜惡的故事，非常荒唐和恐怖，我不好意思來描述，更沒有勇氣來訴說。在這裡所說的，不過是那些故事中浮光掠影的一面吧。

下午，她的三哥來訪。問及我此次鬧意見的原因。我用着非常沉痛的語調，簡單地唸了一個又一個的她那些醜惡的故事——

二十九年她在香港離別了我到曲江去。好快就在樂昌稅務局找到工作。不知怎麼認識了一個姓姚的男子。對方是行伍出身，但那時已經當了上尉少校之類的軍官。認識不久便同居，在曲江東堤百樂門酒店住了幾個月。後來那男子調差到四會去；不料抵步後竟被日本飛機炸死了：

……第二個，我還調查不出他的姓名。祇曉得在平治巷租了房同居。第三個，就是那位從香港帶她到曲江去那個姓葉的；他那時好像心什麼少將，有財有勢，同時家裏也有太太。他和她玩了一些時間，便介紹給他弟弟，弟弟準備和她結婚，但後來曉得哥哥所玩過而所不要的，便也拋棄了！第四個，據調查所得是姓楊的。教育廳一個小職員，還會彫刻圖章的。那時她也在財政廳當僱員。於是在五里亭車站附近租屋同居。後來也因為經濟環境弄得不好，才又分居了。還有第五個，第六個；……不過我現在却調查不出來。粵漢鐵路職員方面至少還有二個或五個。我也無須去調查。你看哪！她如今隨便可以免費搭乘任何一班快慢車到衡陽去，甚至到漢口去；或者落香港去。如果沒有某種的特殊關係，怎能有這些便宜呢？

我的話剛停下來，她的三哥光了偽裝的詭異的眼睛瞞着我。歇一會我問他在那些男性中，知道得那幾個跟她有這層關係？他說一個都不知道。我以為他們的答覆未免太那個。因為在粵北的幾年來，他和她都很接近，她的一切他知道得最清楚。所以我說他的答覆完全屬於扯謊。也許他的心裏還這麼想：你調查得真清楚呵！當然的，事情的一半是根據於各方朋友之間的調查，一半則根據於她的出身和性格所研究出來的結論。五年的日子大家雖然分離着；但請不要就忽了在這日子裏我耗費全部精神來做人性的研究哩。

宗弟屢次要求早一天返鄉。但我由於買了一件大衣，和醫牙配藥用了一些錢，這些日子連抽煙都發生問題，那裏拿錢來給他做旅費呢？好不容易得到XX編輯先生的幫忙，支領了兩萬塊錢稿費。宗弟返鄉的旅費才獲得解決。臨行時他提出這些話來問：

「回家過年嗎？」

「不回去了！恐怕抽不出時間。你回去對我的父母說，我們在這裏還好。」

「二嫂呢？」

「也不回去了！」

我的心弦不禁又被他的話彈軟了一下。

呵，今天是三十一日，一九四六年最後的一天了。

整整十年來的長夜的噩夢，讓它隨着連串的舊的日子消逝吧。不該再來重溫它，不該使它呈現在我的眼前，我得用感嚴的理性的手觸來把它撕碎！

何必這樣認真？不妨把她每一個生活階段當做富於戲劇性的場面。這戲劇完全是屬於她的，跟我沒有一點兒關係。那我可以省除許多煩燥和慘痛的念頭。

戀愛，結婚，太太，離婚，我根本不認這些名詞的存在。

因為不論新的或舊的，我沒有限她舉行過什麼儀式，更沒有和她訂過什麼文件作證明。

殘酷地說一句：在我所佔有的她的期間，不過把她當做一種器具，我利用了這器具，仗着我們男性的本能來向她盡情地取樂。

對了！對了！這不算殘酷。雖然她過去在我這裏被當作寶貝似的珍愛着，但在別個男性那裏又何嘗不是被當作器具似的弄玩着呢！

我想起她過去的出身：下流，無恥，卑賤，邪穢。

我想起她如今的形體：貧血的臉龐，青春溜走了的殘痕的縐紋，將要熟透了梅存點香蕉似的雀斑，由於喫鹽過多而被抽空了的扁平的胸脯，平行綫的身材。

我想起她的危險：整夜抱了枕頭乾咳着，腐爛了比果盒還大的肺葉，殷紅而又淋漓的鮮血。

我想起她的恐怖：兩個死了的丈夫的幽靈附在她的身上，雖然她好快便要死了，但還得受嚴重的刑罰，他們要把她來宰割和分贖！

這樣的女人值得我去愛她嗎？這樣的女人值得我去思念她嗎？這一切，都是噩夢呵！如今我來把它撕碎了！

明天，是夢醒的日子，又是新生的日子，我得靜開整整十年被感情所昏迷了的眼睛，看看屹立在我面前的現實。

明天，我得來安排我的理性的前途。

明天，我得來寫「鴿的歸來又飛了」的長詩。

我要寫給現在同情我的朋友看，和寫給未來愛我的太太看。

安娥的悲哀 (中篇創作)

鐵英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的一個傍晚，山野是白皚皚的，樹枝上的積雪，間或嘩嘩地隨風掉落下來。

一個青年正走在符家坳的山凹裡，好像全身受了很重的創傷而且挨過了長久的饑餓似的，一步步遲緩地移動着，有時足下的積雪彷彿要絆倒他呢。冷峭的寒風，也好像有意捉弄他，當猛烈吹過時，便搖撼他枯瘦的身軀。

他穿一件破舊不堪而且不合身的棉衣，頭上包一塊污破的藍格花布，這儼然是一個餓壞了的開小差的壯丁，也像一個病了許久傷寒與瘧疾的傷兵。

他老在山塘的壩上了，遍巖着。顯然是跨不過塘壩的缺口，……

終於，很吃力地把他手裡的竹竿一直插在缺口那邊，舉足跨過去。然而枯瘦的腳脛受不起全身的震動，在鬆軟的雪上滑溜了，跌落在那缺口裡。四面的積雪隨着他的身軀墮落下去。他的枯瘦的手向四面抓着，抓着，只有一手一手的雪向自己身上崩落，……

他絕望了，希望慢慢地僵硬着在麻木中死去，……

冷峭的寒風一陣陣吹來，帶過他輕微的呻吟，……

冰雪下面流水潺潺的細響，似乎悲咽這青年悽慘的命運，……

二、

天色漸漸灰暗起來，雪光也黯淡了，那青年的呻吟聲微弱下去，……

安娥把大衣緊裹着身軀，沿着那青年的腳印匆匆地走過來，她是從舅父家回到姑丈符翁家去。

符翁今年六十三歲了，是一個仁慈的長者，除了獨生女璐璐外，只有安娥算他最親近的人了。他有七八百畝田地，他有慈善家的心腸，常常救濟一般苦難的人們。

當安娥走上塘壩，她本地能驚惶起來：「呵呀，怎樣的！那……」

繞過山塘，她頓靜着自己，緩慢了腳步，踏着積雪。「怕逃出來的挑夫吧？——罪惡的敵人！」這湧進了她的意識，於是她喃喃着：「可憐的弱者！可憐的生命……」

這時，一整悠長的抖顫的呻吟隨着冷峭的寒風飄過，安娥全身顫抖着。她遲疑着，去那個明白吧，然而天色暗淡了，寒風把黯淡的雪光吹得使人感到更冷。她無可奈何地向山塘邊看過去，悲憫地唸着：

「可憐的善良的人！」

安娥匆匆地回到莊上，是點燈時候了。走進書房，她的表妹璐璐驚訝地望着她，淡淡地說：

「我以爲你不會回，這樣晏路上不怕嗎？真胆大！」

「璐璐，在村後山塘邊凍僵一個人，同我告訴姑丈去。——真是弱者悲苦的年代！」安娥的聲音是感憤的。

「怎樣呢？你想。」璐璐釋氣的眼光直盯着安娥。

「着人抬過來，能不能救再說」。安娥很堅定地說。

「這樣嗎？……」璐璐憤懣起來了。

安娥沒有回答他，放下傘和袋，便匆匆地走出來。璐璐慌忙跟在後面，伸手過去攔住她，用恐懼而低柔的語氣說：

「我有些怕……」

三、

十二月中旬，一個晴煦的上午，冬日是異常溫和，真如躺在走廊邊睡椅上，享受着陽光

的撫愛，一面在沉吟詩句。

安娥和璐璐經過走廊，她們看到真如躺在

那兒，便站住遲疑着。可是真如很機警，站起

來向她俯點一點頭，他那鷹睛一般的閃閃的目光，要探問什麼的似注射着她倆。璐璐臉上泛起紅暈，她那稱氣的天真爛漫的神情在那紅暈裡像一朵鮮豔的玫瑰似的散漫着沁人心脾的幽香來；圓圓的臉龐就是那玫瑰羞澀地閉着的朵兒吧？她輕輕地拉一拉安娥的手，要轉身回去，而安娥十分鎮靜，雖然心兒有些急跳，可是表面上一點也不露出張惶，她緊握璐璐的手自然而大方地開口了：

「李先生，真夠磨難了。近日來好多了吧？我們很為你擔心。」

「謝謝，不過骨節裡還有些酸痛。——小姐是符老伯伯的大小姐吧？」

「不，我是他的表姪女，這位才是他的愛女璐璐小姐。」安娥無意間介紹了，同時向他倆遞過一個柔和的微笑。

「哦，璐璐小姐……」真如鷹睛一樣閃閃的目光，轉注在璐璐臉上，是使她嬌媚地一笑後，更羞赧地泛起紅暈了。

李先生怕忘記了，我們都是Y中的校友呢！」

真如沈思着，接着遲緩地說：

「真有些面熟……」

「記得我們同演日出嗎？」

「哦，記起了，——那次演日出，你是扮小西東的那位小姑娘吧？」

安娥臉上紅暈過後，仍保持了她的鎮靜。

「李先生忘記了彭安娥這個名字吧？那時我剛進了中。」

「記起了！記起了！彭小姐博得觀衆同情

之淚呢。」真如微笑着。

「時光是多麼容易消逝呵，五年來的生活只是一個依稀的夢……」安娥感嘆地說。

「可以把它回憶一下，這夢的沈迷似乎便甦醒了一次。如今彭小姐長得這麼高了，——在Y中高中部吧？」

「慚愧得很，還沒進高中。」

「璐璐小姐呢？」真如鷹眼一樣閃閃的目光又注射着她。

安娥望一望璐璐，代答了：

「初中只差一期。」

「我在Q大學文學院，民三四級，時局不變畢了業。」真如有些惋惜的神情。

「李先生好好休養吧，在這裡莫嫌淡薄。」

「那裡話！你們是我再生的恩人，將來要重重地報答你們。厚擾這久，我真有些不好意思。」

「這有什麼關係，這是我們人類應有的同情心。同情心是不需要報答的。」安娥的語音十分莊嚴。

「我永遠感激我再生的恩人。」真如用沉重的喉音說。

「李先生，明天請到我們書房去談談，好嗎？」

「謝謝彭小姐。」

安娥和璐璐微微鞠躬轉身去了。安娥的態度是十分莊穆的；而璐璐像慣會害羞的孩子一樣不自然地低垂着頭。

四

第二天，真如、安娥、璐璐在書房裡圍着火爐；符翁也參加了他們的談話會。

通紅的爐火映着安娥淡淡的微笑和她那直向兩邊平平地分披的頭髮，那安靜的神情有些像聖母瑪利亞低垂着眼睛，現出一絲慈祥的微笑那樣莊穆。而璐璐呢？說她像一朵浴着夕陽火金色的光的紅玫瑰，倒不如說她像一枝在朝霞裡尚未睡醒的含露的芙蓉恰當些。她的柔髮在額上蓬鬆地如雲般捲起來，又扭了幾個圈兒；就在那幾個圈兒斜斜的陰影下，她的滴溜溜的雙睛像深邃的碧天裡的星星，在靜悄悄地閃着一閃一閃的亮光。

真如和安娥的談話停斷了，符翁輕咳了一聲，很關心地向真如說：

「李先生安心住下，在逃難時節，沒有好招待。」

真如很謙恭地危坐着，他那鷹睛一樣的銳利的目光，在微皺着的眉灣下漏射出來：

「老先生，在府上厚擾快一月了，心裡實在不安呢！」

「像一家人，在這裡和我們過個逃難年。」符翁的聲音是粗嘎的。

「謝謝老先生，我如何報謝你呢？——我想明天回醴陵去，找到我的叔叔和妹妹，使他們知道我還沒死。」

「李先生家還有那些人？」璐璐好奇似的問，聲音是短促的。

「只有他們兩個。叔叔在W中學教書，妹妹在W中學初中部二年級肄業。」真如的語調是平和而緩慢的。

安娥輕咬了一下嘴唇，她那整齊潔白的牙齒微露着，一個柔和的輕輕地搖着銀鈴似的聲音在響：

「李先生還是安心住下吧，敵人在黃岡嶺泗汾一帶駐得很多，要過去是很危險的；而且遊擊隊別動隊散布在各處，他們的檢查和盤問可怕得很，——在這時節，生命和財產毫無保障，真是弱者悲苦的年代！」

「李先生和安娥同過學，和我璐璐你們三個是校友，好像一家人呢，在這裡住下有什麼不可以？不是遭這樣劫難，李先生不會來到賤地。……」符翁像慈愛的父親一樣說着。

「那裡話！那裡話！真如搶着讓地說。」

「在這裡住下穩當些。我很愛你這樣老成樸實而英氣勃勃的少年。我收藏古書古畫甚多，煩悶時可以看看書畫。」符翁很熱情地說。

「感激不盡。明年正月再來看老先生和兩位小姐吧，我再也安心不下去。我已身歷無數危險了，怕什麼呢？」真如說着，他眼睛一樣的目光在銳利地閃動着。

安娥似乎有所感觸似的，眉頭微微一蹙，現出深思而莊重的神情，說：

「李先生身體是這樣瘦弱，萬一在路上發生什麼意外，怎麼好呢？再過一會，等李先生精神爽快些，給我和路路補習國英數三科，好嗎？」

「明年正月我們學投考臨時中學哩！」路路高興起來了。接着，符翁很愉快地說：

「就這樣吧，李先生，做一個家庭教師。一個人有事做便可以安心了。」

「那敢做兩位小姐的教師呢！給老先生和兩位小姐刻點勞，是應當的。你們不嫌棄，我很榮幸了。只是自己太空虛，中學課程丟生了，而且……」

「不必客氣，在Y中學李先生很行。李先生還要好好休養哪……」安娥打斷了他的話。同時他們的臉上都現出微笑來。

五、

日子過得飛快，轉眼是舊曆正月底，安娥和璐璐考過了臨中。璐璐沒有考取，她非常羞慚，哭紅了眼泡。安娥沒法，只得陪她再認真如補習。

是暮春三月了，南國的山野是一片健旺的新綠，那蓬勃的生意，像氾濫着的河流似的，在山林田園間浮漲。深隱在真如和安娥心底的情愛，也一天天深廣了。路路呢？在她特有的羞澀的掩蔽下，也掀起了無限的愛的煩惱，稚小的心苗像嬌嫩的新芽傾向着陽光似的暗暗地向真如。

現在，真如的體魄是健實的，像一條純種的雄山羊那麼威勇。他方圓的臉是豐滿紅潤的。只要他直向你看，他那鷹睛一樣的閃閃的目光，像兩支火箭似的射擊着你。

在一個晴朗的下午，真如沿着山路慢步過去。當他到了符家坳的塘坳上，他有些迷惘了。回想到給敵人俘虜時所遭受的苦難，後來逃出又經歷無數的危險，五個月前的一個夜晚，幾乎死在這山塘的缺口，……他不禁悠長地嘆息起來。接着，安娥的穩重的姿態，和她那柔

和莊穆的神情，鬚鬚在他眼前晃動；而安娥平平地分梳的頭髮，簡直是她靜淑的個性的顯露呢，……真如微笑了。

真如微笑着，也就想起了安娥的微笑。當安娥很大方地和他娓娓細談的時候，她的微笑是柔和而莊嚴的，於是，真如朗吟起來：

「你的微笑是聖母瑪利亞的微笑
你的微笑能淨化人間的情感！……」

可是，有什麼辦法呢？真如處在教師的地位，向安娥坦白地表示愛情，那有些損傷教師的尊嚴吧？而且在符翁面前怎說得過去呢？苦惱，在這種環境裏，愛情是苦惱的根苗！真如的心情有些黯然而了。

「為什麼不可以愛呢？像她這樣莊重，靜穆，大方，而且柔和，善於應對的少女是不可多得的。她這些美德能使我的個性得到最大的調和，……」真如坐在那缺口邊自言自語起來，他那鷹睛一樣閃光的眼在閃閃地冒出光來。

「愛情的產生，應該基於個性的調和；假如狂熱着姿色的迷戀，那只是卑下的情慾，而不是純正的愛！」

「純正的愛，使人的思想高尚，永遠使人性向上……」

「有了純正的愛，我們就坦白地相愛吧！這永遠是正確的。……」真如一面在沈思着，一面在喃喃地吟着。

安娥提着一袋書從山腰裡走過來，快要走近山塘了，她高聲地喊：

「李先生！」
真如吃了一驚，他的神色有些慌忙，說：

文壇

「彭小姐到那裡來？嚇我一跳。」
 「到舅舅家借書來。李先生在這兒揀取詩的材料吧？」

「那裡！散散悶。——哦，彭小姐，這缺口值得我紀念，永遠紀念，你是我第一個恩人……」

安娥微笑着，說：

「真的嗎？」

「真的，是第一個……」

「那麼，李先生怎樣報答第一個恩人呢？雖然同情心是不望報答的。」安娥微笑着，遞過一個柔和的眼波。

「以崇高的友情，向我第一個恩人致再敬禮。」他溫情地說。

過了一會兒，安娥莊穆的臉頰上又展開一片微笑，說：

「李先生的詩寫得很動人，就用你的第一個詩集來紀念你的恩人吧？……」

「只要小姐滿意，我一定爲了這而努力，……」真如非常興奮，他那鷹睛一樣閃光的兩眼，露出愉悅和希望的明輝。

「我愛李先生的詩，在李先生優美的詩篇裡，有那真實的情感。」

「如果彭小姐真個愛，我真感到無限的榮幸了。」

沉默了半晌，安娥的語音低柔得很：

「李先生，回去吧？……把今天得到的題材用你輕靈真摯的詩句韻出來，給我們朗誦，給我們學習……」

六

璐璐的歌聲像清靜的湖面拂起的漣漪似的輕漾開去，安娥低着頭在織書籤。

歌聲又像柔和的春風悄悄地消逝了，……

「璐璐，端節快近了，我們送點什麼給李先生呢？」安娥把織好的一個書籤和花線一并夾放書裡，她那柔和的眼波向璐璐看過來，滿溢熱情。

璐璐笑起來了，那笑像她的歌聲一樣神妙，她以笑回答安娥。

「你想怎樣呢？我們也要表示一點點情誼。」

璐璐更神妙地笑着，……

「不正經的頑皮，爲什麼儘是笑！」安娥的臉似乎有些紅暈了，隨着把花線拿出來，低下頭默默地又織第二個。

「你老早就想好了吧？就送幾個花樣新奇的書籤可不可以？」璐璐說完又吃吃地笑起來。

「這有什麼不可以？我正意問你，你總是頑皮，這是不對的。」安娥冷冷地說。

「我曉得你們，我更懂得你，——哈哈！」璐璐笑得更厲害了。

璐璐的笑聲過後，安娥的顏色是莊穆的，仍然冷冷地說：

「璐璐，李先生常常說你的歌聲很可愛，他更愛你這頑皮的笑呢！你的眼睛也頑皮得像碧天裡的星星，是那麽一閃一閃的，這使他更愛你，我給你們做介紹人，好吧？」

「說完了嗎？我看你近來得了相思病哩！」

！路路又吃吃地笑起來，接着說：「李先生常常滿口稱讚你莊重，靜穆，大方，柔和，——」

安姊，真的，我看李先生近來也得了相思病，……

「大概是相思璐璐，……」安娥向她瞟過一眼，把頭低下了又默默地織書籤。

「相思路路嗎？安姊會氣死的！」路路狂笑起來。

「不害羞！你近來頑皮得越加厲害了！」她說時並沒有抬起頭來。

「我一點也不頑皮，我是根據事實說話。」璐璐映着她那頑皮的眼，冷靜了些。

「事實上你表面害羞，心裡深愛着他，所以你常常用歌聲舒洩你的情感，而我永遠是冷靜的。」安娥微笑着，她的語音很低柔。

「的確，安娥姊是冷靜的，冷靜得像一顆滿裝着愛情的炸藥的手榴彈！」

「只有你這樣聰明頑皮的東西，才想到這樣好的比喻，怪不得李先生誇讚你有文學天才。」

璐璐嘻笑起來，似乎抓住了安娥的容易擊破的弱點，說：

「你跟李先生學寫詩，當然李先生更看中了你的文學天才，我值得什麼！你的愛情詩寫得那麽美，李先生給你朗誦，——記得上週星期三下午吧，你和李先生朗誦着詩，我在門邊偷看了，——真有趣，他們是那麽親密，哈哈！」

安娥臉上泛起紅暈，可是仍很鎮靜：

「壞東西！這有什麼不可以？你偷着窺探就有些不道德！」

「打開窗子說亮話，你和李先生戀愛合乎」

道德嗎？」

「壞蛋！輕點講好吧。你總是在我面前頑皮，一看到李先生便羞赧的。我以後學你的樣，免得你也懷疑我。」

「當然囉！我沒有你那麼大方，……」璐璐似乎有些生氣了。

「所以大方最不好，所以你大聲說我和他戀愛；而戀愛是不合乎道德的！」安娥勝利地微笑了。

停了一刻，璐璐柔和地說：

「安姊，莫見怪吧，我承認我說錯了，你對。」

「這在真話嗎？我想我們是青年，頭腦不像十八世紀的人們那樣狹隘，固執。只要大家有高尚的友誼，真純的愛，嚴正的態度，戀愛有什麼不可以？……」

「是的，你對，我認錯，我很羨慕你們……」

七、

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日夜時分，符村的犬了一陣狂吠，隨着手电一閃一閃的光像惡毒的飛蛇一般在山村四周飛舞着，長長的一個火把的行列在燃燒着黑暗；穿過山林和原野，像一條火龍在這種慢慢起游過。那滿釘着鐵釘的皮鞋和沈重粗犷的馬蹄打着石板路壳壳的聲響，使無邊的黑暗起了恐怖和震盪。處處門破裂刺耳的聲音，使那些剛從夢中驚醒的善良的人們，喪魂失魄地在暗中摸索着，有的從後門溜出來，便向那黑暗的角落溜跳。

「日本來了，走呀！走呀！」

「怎麼樣？走那邊？」

「莫哭！哭就丟下你！」

「……」

「喂，喂，莫跑！」

「喂，站着！」

「開槍！」

「莫跑！莫跑！」

嘈雜，混亂，門板倒下的轟聲，馬蹄聲，馬的噴氣聲，皮鞋的踢打聲，槍托的敲擊聲，小兒的哭聲，女人輕細的尖叫，豬的叫聲，雞鴨的叫聲，……使得黑暗的空氣沸騰起來了；而那一閃一閃的手電，又向這沸騰起來了的黑暗，懷着鄙視的衝擊着，……

符翁真如安娥璐璐一路溜出後門，沿着後門外的小圳俯着身子一路摸索過去。符翁走在最先。璐璐低聲哭起來了，她那柔弱而焦燥的呼吸聲，使得他們內心火樣煎熬着的滾油似的煩燥着。她嬌嫩的腳和着機鏟隨着滾泥，有些抖顫，身子快要軟下去。真如沒法，只得伸出他壯健的臂膀攙住她，緊跟着抱怨的符翁。安娥走在最後，她鎮靜着自己，像一個身經百戰的戰士，她精審地留心他們的腳步聲。

當他們爬上一個山的邊緣，一枝手電的閃光，從山崖下射擊過來，……

「莫跑！莫跑！」一個粗野的聲音像一顆炸彈在山崖下爆發了！

真如拖着璐璐，俯着身子，向柴叢中橫竄過去，……

有如一顆笨重的石塊掉落在泥土上一樣，

安娥從山崖上跌落下去。當她翻轉身來，定一定神，站起來，腳跟還沒有鐵穩，昏花的兩眼連朦朧的星光下的山崖也沒分辨清楚，惡毒的電光像狡猾的花蛇一樣向她臉上閃掠而過，一隻粗蠻的手惡魔似的從黑暗中伸過來，把她捉住了，……

有什麼辦法呢？安娥悲慘的命運注定了！她想呼喊起來，可是除了真如能冒生命的危險去搶救她外，恐怕沒有第二個人能這樣吧？但是真如呢？四週是可怕的黑暗，和石路上傳來的踢踏的馬蹄聲，以及一些釘鏢的器械聲，村落裡一些可怕的騎兵的呼哨聲，間或山野間傳來一兩聲女人怯懦而失望的哀求……

當一個人的生活遭遇最嚴重的威脅的一刹那，便會受着求生的本能的支配而拼命的逃避，誰也不暇他顧。即算這一刹那間想到了別人，那只有增加自己的恐怖與戰慄。這當然是人性的弱點之一面。不過在考慮到這種威脅所帶來的可能的悲慘犧牲，沒有多大價值時，或者於事無補只是徒然的犧牲，那種逃避也屬必要，至少也可得到寬恕的。從這一點講，真如會促間沒有照顧到平日穩重老成的安娥，一方面爲了救自己，一方面爲了救璐璐，他的逃避是沒有嚴重的罪過的。

安娥以生命反抗着，搏鬥着，掙扎着；要死在敵人的刺刀下，不能遭受無耻的污辱。可是蠻橫的敵人像一頭猛獸捕着小鬼一樣緊按住她，使她失去了殘害自己的生命的能力和機會。

(未完)

榮幸兒

笑春

「噓！」當榮幸兒隨着她的爸爸，上友邦使館赴跳舞會的時候，姐妹們望着她嫵媚婷婷的背影，發出一聲嫉妬，怨恨，輕視的齒聲。

「呸！」她的二哥追至門口，向那正迎風馳去的汽車，大聲罵道：「雜種！」

「雜種！」他的小妹妹在會客室裡附和。

「別罵！」他的哥哥轉進客廳的他冷冷的說，「她是爸爸的寵兒呢！得罪了，可不是玩的！」

「我可不怕！」小妹妹的怒氣似乎再不能忍受，「雜種，雜種，雜種，……我偏要罵，榮幸兒，哼，不知是爸爸和那個不要臉的洋婆子的私生……。」

「可不是，我常暗暗的研究，黑頭髮黃肌膚的父母怎麼突然會養出一個黃髮碧眼的洋相孩子來？哥哥，你說！」

「哼！」大哥只在鼻子輕笑一聲。

「就是！」小妹妹接上說，「很有幾次我想找機會問媽一個明白，我準相信她知道得很詳細，但是一見到她老人家那副冷澀憂傷的臉容，我的話又不敢冒失的出口了！……。」

「媽媽實是傷腦筋，」老二說，「雖然表面上爸爸很體貼她，但是瞧她慘白的面，和瘦弱的身體，過去遭受了爸爸很多的虐待……。」

「啊！媽媽！」小妹妹發現了正抖擻進來的老婦人，像是放警報一樣，突然驚呼，於是，老二的話，頓時吞住了。

「媽！晚安！」孩子都站起來迎住她。

她惘然不理，剛才所偶然聽到的幾句孩子們私下的議論，在她的心裏揭起了一層深深的疑懼，她木然的站在門口，凝聚的目光在孩子們每張驚訝不安的臉上掃射，她搜索到他們微笑的後面，隱藏着的是詭視和譏諷，彷彿她十八年來深埋在心底的隱痛，完全被她們發掘而洞悉了，

頓時，她感到心中空洞得不餘絲毫，胸中炙辣辣的，那發掘者所遺留的毒火燃燒着她的內臟，她昏昏沉沉地向身旁的沙發上倒下。

「怎麼啦！媽！」孩子們都緊張的圍繞着她。年輕人的心腔裡，都充滿了良善的同情和憐憫，但是，那老婦人對周遭一切所有的良善都用疑懼抹煞了，她害怕人的視線鑽穿她的隱痛，她害怕人的溫暖揭破她的隱痛，「動」的一切，對她只是威脅，勒逼，使她的心沒有力量跳躍。

「出去！」她的語調固執而惱怒，「出去！」她的鐵灰色的臉上，沒有一些表情。她心中多年的秘密的沉疴，使與孩子們間的距離日漸拉長，而現在，他們被她視之為仇敵，盡可能的遠避。她愛孤僻，她常把自己深閉在房間，或者，她帶着忿怒屏退旁人。在她孤寂的時候，她的整個思路就凝留在最痛苦的一點上，從這一點上就燃燒起數百道的火焰，熬炙着她遍身的神經，作着慘痛的爆炸。

室中靜悄悄的，電燈慘然的發着白光，收音機從樓上傳出悠揚的樂調。她的神志似乎稍稍清醒些，她燃起一枝紙烟，沉入於超興的，不可思議的冥想中。

「……。」

「啊，媽媽！你一個人？……。」榮幸兒活活潑潑的跳進來，她的脚步正如她洋溢着的幸福的，榮耀的歡樂一般的輕快。

老婦人惘然若失的瞟了她一眼，那少女金黃色的捲髮，碧玻璃般的眼睛，亭亭玉立的風姿，觸目驚心的感覺，使老婦人剛才靜下去的情緒又如怒濤般激動了，從心底的窟窿中冒出一股寒氣，使她怔怔的打了一個寒噤；手指間夾着的烟捲，不覺間的溜在地上。

「怎麼？媽！」榮幸兒跑近她，立刻又回身向門口嚷，「爸爸！爸爸！」

一個穿着華貴西裝的老頭子笑瞇瞇的跨進室，他那紅潤發光的臉容

從這天夜裡以後，老婦人病了，她一經在昏迷的狀態中，三孩子輪流的日夜侍候着她；老頭子的思想完全集中在榮幸兒將舉行的舞會的設計上，對這個向來敬仰的老妻子，可憐的病態整個忘記了。

大兒子雖然延了醫師來，但是，任憑醫師高超的手段也治不了老婦人心中多年的毒瘡的總崩潰。

老婦人日夜昏昏沉沉，很少有時候清醒過來，即或有時，她微微的睜了眼，看見了那三張滿現了焦憂，哀愁的孩子們的臉，她粉碎的心就一片片的被剝蝕；一生中多少大大小小的快樂或煩惱的遭遇，他都模糊而記不得了，唯有那受了摧殘後殘餘的母愛，依然縈繞着他的神志。

只要心神稍清醒，他的思維中就顯然的烙印着可怕的一頁：

「兩個鐘頭的蹂躪，十八年的羞污，孩子們一生的幸福！罪！罪！罪！悲！悲！悲！慘！慘！慘！」

一個禮拜以後，正是榮幸兒舉行舞會的那個夜晚，老婦人的病突然轉好了，頰上呈着紅光，目光炯炯，並且還略略的進了二瓢參湯，孩子們無經驗的心田裡，滋長着一絲希望，稍稍的鬆了一口氣。

「開箱子！」她從枕下摸出一管鑰匙，交給小妹妹，吃力的說。

小妹妹依從着開了她所指的箱子。

「黑……盒子！」她含糊的說。

於是，小妹妹就在箱中找到一個黑漆嵌金的精美小盒子，送入她手裡，她的眼睛釘視着帳頂，似乎正考慮一件尚未決定的事，許久許久，她才戰戰兢兢的打開盒蓋，取出一本灰色的小冊子，自己翻弄着，臉上的肌肉，時緊時鬆，是笑？是哭？是「？」？孩子們凝視着她，她臉上的紅潤漸漸的消退了，眼睛模糊了，額上滲進着豆子般的大汗珠。

「媽媽，」大兒子俯身，溫和的說，「你休息一會再看吧！」

「唔！」她馴服的應了一聲。小妹妹接過小冊子。

「讀！」她簡單的掙扎出一個字，「讀！」她重複的說。

孩子們不敢違拗她。

「你跪下來！」二哥哥命令妹妹，「緩緩的唸！」

於是，小妹妹跪在老婦人的頭旁，打開小冊子就唸道：

上帝，我要責問你，為什麼整整的十八年中不讓我有一分鐘忘

記「這麼一天」？！

孩子們太可憐了，他們焦盼着溫暖的目光，使我時時矚目不敢接觸。

上帝造人沒有錯，天下沒有一個女人無母愛，只是對我太刻薄；就是這麼一天的遭遇，在密接着我的空間裡，隨着十八年的千千萬萬的時日，滋長了一顆毒物，薰迷了孩子們應得的父愛，這怪誰？就是這麼一天的遭遇，在我的心底裡，沾上了一點不可能抹去的，不可能消除的羞耻，矇昧了孩子們應得的母愛這又怪誰？

「羞耻！」羞耻就隨着時日滲入我的血體和細脆，我拘泥，我害怕，我沒有勇氣和我最可愛的孩子們接近，我擔心我這種特有的氣味被他們聞到，因之他們對我懷疑，因之他們鄙視我，而失去了我為母者的人格，我反常的尊嚴和冷酷，盡可能的推開他們，使我們母子間的距離拉長。

但是，這不但不能濟于事，並且更增劇他們的疑惑，我常常偷偷地聽到他們切切的私議，前晚，居他們三個又聚在一起談論我了，當時，我整個的魂魄，完全被嚇散，我倒在沙發上，我竭力鎮靜自己昏迷的神志，鼓起勇氣，我要向孩子們訴白：

「親愛的孩子！」我決意拋棄向日的冷硬，「關於你們母親的故事，你們須得靜靜的聽！」我想我應該有懇求的語氣，於是，我就得抓掬我潰爛的心，源源本本的背誦：

「那是十九年前的一個深秋的黃昏，我從戲院裡出來，踉蹌在歸道上，一陣涼風，揚起路上的塵灰，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使地惦念着你們兄弟的添衣，於是，我加緊了脚步，對於這個繁華都市的美麗夜市面，沒有心思顧及，人行道上的擁擠，我匆匆的心，只感到擦身過的人也來復匆匆。

突然，我被一個高大的友軍攔阻住了。

「我要求你陪我玩十分鐘！」他操着英語說。

我向他瞟了一眼，躲過他的阻擋，急速地鑽入人羣中，但是我沒法逃走出這個不幸，他趕上我，一手攔住我的臂，一手圍抱着我的腰，半抱半拖的被他拉上了汽車，另一個友軍就轉動車機，像疾

般的駛馳。當時我已被驚恐窒息了，叫喊不出來，而路上的行人只陌生地投射着好奇的視線，自顧自的走了。

車駛出了都市，在荒蕪的原野上停下，遠方千萬點的燈火，沒有敲破郊野的黑暗。我就在昏迷中被他們抱下了車，按在草地上，我在心中暗料着可怕的遭遇將來臨了，因此我很命的掙扎出一聲尖叫，「救命！」暗處的憲警，親應聲的跑攔來，幾道手電筒的光芒，頓時把我們佔有的一塊草坪照亮了，那個開車的友軍迎住他們囁咕了幾句，他們遂即星散了，最後的那個憲兵軍官，還連聲的道歉：

「對不起！對不起！」

我的胸臆幾乎被焦急衝破了，我再次嗚呼，「救命，救——命——哪！」但是荒郊裡更趨入于寂靜了。

一個鐘點以後，我從他們的暴力下站起來，心被忿怒，羞恥交割着，默默的整頓衣服。

「我是蒙來達少校！」那個首先沾辱我的友軍說。「……。」我沒有理他，所以他說的話下文沒有出口。他們依舊把我攙進都市，相映着的五光十色的燈光，找不見一些黑暗。

第二天我病了，我的神經陷在萬分的緊張中，我疑惑着會有熟人發現我這件可恥的事，我擔心尖刻的文人打駝我，我……，啊，總之，我的心不備恕我再如以前那樣泰然舒暢；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我的猜測完全出規了，人對我這可怕的遭遇一點也不會注意，雖然，在某一小報上有這樣一個簡單的消息登載，但並沒有引起社會人士的反應。

我鎮壓住羞恥的擾動，依舊若無其事的在平靜的日子中混過，我暗暗慶欣，我這樣一件醜事，準可以矇昧了我這一生所接觸的人。但是，不，第二年的夏天，竟產生了這樣一個洋色洋相的「怪物」，呵，我預料着，「怪物」將使我一生潔白的人格繼續崩潰……我決心自殺，是的，我把自殺的一切，全盤的計劃定了，然而，然而層出不窮的，不可思議的變化，又托出一個意料不到的事實……，怪物，怪物居然成了家人的寵兒……。

但是，我沒有說，我的自尊性又兇野的吞噬了我所懸說的一席話。

「出去！」我依然暴露出殘冷。

孩子們，因此又喪氣的唯唯的退出了。……。

「怪物」，「怪物」始終是這樣慘無人道，我的瘡疤剛癒結，她又把它刺破，我的潰爛剛有些起色，她偏注射進許多毒素。

「蒙來達！」她爲什麼要這樣告訴我。

……。

我的罪太重了，在這個生的人海裡，沒有指望再抬頭！

「孩子！忘記你媽媽生前的羞耻！親愛的，饒恕你們媽媽生前的冷殘！」

……。

×月×日

當孩子們馳奔在這灰色小冊子上的神經重新返歸到現實時，老婦人已經死了：他的死色的臉上，更深一層襯托出不得已的冷殘，孩子們據着屍體悽慘的抽泣。樓下榮幸兒所支持的舞會裡的音樂，這悠悠揚揚的節調終於逼走了老婦人的一縷幽魂；灰色渺茫的夜，誰知「她」是否衝破了十八年來的痛苦？ 一九四六年冬十二月於國立女師院

南國兩大權威

吳从众主編

衆望週刊

段德澍主編

粵秀文壘

發行人張明

提供實用智識

報導社會真相

適應大眾需求

擴展文化新路

擷取輿論精華

蓄集天下文萃

減少精神浪費

縮短時空距離

靜默了的人

劉中式

這個老人——他常常在「蝦米型」的駝背上扛了一根怪醜的屎桶，獨自走着那段鋪滿夕陽餘暉的爛泥道，他回他的家去了。因為這張和南棗差不多的長臉在那稀落而粗糲的灰髮襯托之下，他是被公認為一個多麼醜陋的老人，他那兩根泥腿永遠是緩慢而又沉重的，當他踏着這些深藏了腐爛落葉的泥濘的時候，同時地面上發出一種嗚咽似的回音，怪難聽的，傳遍了那冷寂的松林一帶地方。

我在幼年時代常常看見這個愛沉默的老人，他和二十多年以後的老人依然一樣，他依舊是扛着這担屎桶，走到那賴以爲生的黃瓜田裡去。但是現在他的臉色愈是灰黯了，與其說他操勞過度或者缺乏營養的原故，不如說是由於他那陰鬱孤獨的性格所致，他的隣居，誰都表示過：這老頭子是一個感覺麻木的人。

我常常聽見別人招呼他：「老五！」因此我就知道他的名字叫老五了。而招呼他的大都和他有一種貿易關係存在的，像其他的村人，恐怕是少極了。老人無意中聽見了人們在招呼他的時候，他在漠然的態度中顯然沒有多大的變化，他慢慢地昂起他的頭來注視着這位朋友。他永遠是一聲不響地聽取對方的說話，他的目光可以代表他那倔強孤冷的性格，町視着和籍抓着對方的表情一樣。所以他的朋友總是保留着一種最不良的印象。爲的原故，他老是如此清冷，清冷得和墳墓上的松樹一樣。

誰都知道老五的家是像他自己性格一樣孤獨的簡單的，他的家建在五六株芭蕉的濃蔭之下，以年代看來，大概遠在民國以前了。這間屋子的壁上除了懸掛一些種子之類東西之外，就是輕便的農具也像展覽室一樣懸掛了起來，因爲地面純是泥土的，潮濕的關係很容易損壞他的傢具，屋的左側有一張大大的板床，沒有蚊帳。床上儘是堆滿舊被單舊衣服之類的東西。除了這些不值錢的東西之外，這塊約有三畝餘的黃瓜田就是他唯一財產了。

然而老五永遠是孤獨的吧？不，他原來也有過他的青春，他從前也

會愉快地享受過家庭再賜予的樂趣，他從前有過一個身材矮小的妻子，和他那腫脹的身材恰成一對有趣的伉儷，那個時期，老五的背部絕不會給任何人發現有一絲兒「駝」的痕跡，他是一個黃黑的男子，閒時也愛賭錢喝酒等等。他倚賴他的黃瓜，黃瓜田可以供給他們兩口子的溫飽，這片碧綠的田地上常常可以看見他和他的女人，有時因爲某種小原故，他倆最容易在這寂靜的田野上吵鬧起來，結果，丈夫氣憤憤地走開了。但是，這個矮小的婦人絕對不肯放過的，他像惡狗趕走貓兒一樣望着他的背影辱罵着，或者像看見老烏鴉一樣憎惡地大大唾了一口。

但是人們不敢決定；吵罵是他倆感情破裂之因素。

不久，她又替他生下四個孩子了，四個都是黑黝黝的男孩。「這些孩子似乎爲着這片黃瓜田而生的」——他這樣慶幸着，假如孩子長大了，他的黃瓜田可以用不着他操勞了，而且他可以買進一塊種紅荳的田地。他想像未來的新年，他想起他會坐在那個大溫煖的榻上，細細地嚼嚼着紅荳餛子的糰子，黃色鬆軟的甜糕……他看見四個後生的女人在屋子裡走來走去，他們梳着亮閃閃的大髻……他認爲他們都是他的孝賢媳婦……他又好像曾經見過四匹小獅子，在這古舊的屋子慢慢地爬走着……雖然供給他幻想的材料只是一刹那吧，然而老五總是愉快的。

他的妻子在第四個男孩誕生以後，因爲不注重攝生的原因死掉了，丈夫爲了這種特殊的變故感到無限的傷心。他把她葬在距離這裏三里以外的一座丘陵上，以後，他常常繞道到他妻子的墓前靜坐着，他那担屎桶就橫在他的面前。他不曉得什麼祈禱，默念，但是這個時候圍繞在他腦海的，分明是一層空虛的悲哀。他想起：假如孩兒長大了，能夠掙錢，她已經沒有這種福氣享受第二代的孝敬了！她只能夠硬硬地躺在棺木裡等候腐化了吧！不久，她更變得一副可怕的骸骨了。

他代替了做母親的責任撫養他的愛兒，日間工作的時候縮短了，夜裡他和孩子們睡在一床，孩子一哭，他便不能再睡下去了。凡是母親們能夠做出的。他也能做，甚至比她們做得更好更完美，除了這樣，他再

然覺得空虛了，他的亡兒就葬在他妻子墳墓的左側。他常常望着這堆長沒第二種方法可以安慰他的亡妻了。

他對孩子的愛護在他認為是無微不至的，他懂得人類本身以外還有這種職責。

究竟把孩子放在家裡不大放心的原故，不久，他想出了一種辦法，他用一隻睡籃把最幼的兄弟二人像小鼠一樣裝了進去，裡面是鋪滿了棉絮舊布塊，他還帶了罐牛奶的瓶，一壺開水，他認為妥當了，孩子們再不會陷入飢饉了，至於留在家裡那兩個，他們會抓餅餅吃的。在出發之前，他又費了一大番銀飯工夫才算了事，扛了肥料，孩子放在人與桃桿之間的位置，走起路來的時候，孩子因為不慣的原故，便在睡籃裡啼哭起來，他着急了，他嘴裡「伊唔伊唔」地哼出一些古怪的調子，終於，孩子們又安安靜靜地睡着了。

「好了！」到了農地以後，他把孩子放了下來。孩子們放在一棵老榆樹的下面安放着，這裡可以聽到雀唱，涼風習習，除了植物在幽靜地自然生長以外，人是最罕見的，這是他平日工餘小憩的好地方了。

孩子這個時候依舊靜靜地睡着，紅潤的臉龐在這優美環境之中似乎閃閃着靈的光采，他注視他們，他實在太愛這美麗的雙頰了，他忍不住要吻他，但是他又恐怕因此驚醒他們的酣睡。他只有微笑着悄悄地離開了他們，他又埋身在他的瓜田裡。

他昏頭昏腦做了一會，他便棄了鋤頭，揩乾了額上大點的汗珠，他知道他的兒子該吃牛奶的時候到了，他跑到樹蔭之下輕輕地取出了奶瓶兒，這個時候，孩子們醒了，他們張開一雙惺惺的眼睛，跟着他們的小手小腿也舒動了起來，像雛鳥等候母親餵食一樣。

「好寶寶！好寶寶！」他輕細地幹着這種「餵奶」工作的時候，他的眼前彷彿電閃一樣，忽然，他發現他面前的，他們不是躺在睡籃裡的小生命了。兩個年青健康的農人，彷彿兩支石柱一樣擎立在這碧綠色的黃瓜田上，但只是一刹那的呀！他們——他舊依是們！一時嬰孩睡在鋪滿棉絮布片的籃子裡，一點動靜也沒有，他簡直呆了。

吃過牛乳的他們又睡着了，他拿了瓶子還在呆呆地想着剛才……

然而閃電似的東西又來了，他望見那長滿黃瓜的地上走着四個黑臉膛的人，他們緩緩地走着，但是不久，他們縮小了，他們倏然凝結成一點黑點，黑點飛入綠色的葉堆消失去了，他面前依舊是兩個小孩子，他們在濃厚樹蔭之下睡得非常安適，比有錢人家的搖床還來得舒服，現在他又想起那在家裡那兩個了，那最大的，現在已經呼喚他的父親了，他想起祇需要十餘年，他可以休息了吧。

他安置了他們，他又走到瓜地去掘土，他打算努力再掘兩小時的泥土。

忽然，樹蔭下傳來一陣小孩子的哭聲，尖銳的，劃破中午以後曠野的沉寂。

「幹嗎？」他吃驚回頭的時候，他看見一件怪物籠罩了這隻睡籃，他忍不住大聲狂喊起來，鋤頭也在這倉皇時候丟了，他立刻向着這個方向狂奔過來，他的腦袋像給誰斬了一刀似的，幾乎令他栽倒。

那怪物飛起來了，啊！原來是一隻很大的大鷹，但是他已經飛跑了。

「糟了！」只消他搶到睡籃前面一看的時候，他幾乎要瘋了，鮮血洒着他最幼的兒子的面部，就在這轉瞬間他死掉了。他的左眼睛被老鷹啄了去，鮮血像噴泉一樣就在這眼眶部份湧流出來。血污了他整個小臉，小枕頭也有一大灘血水，他的哥哥卻倖免羅難，不過，吃驚已經把他啼哭的聲音絞盡了。老五哀號起來了。眼淚浴着他的眼睛。他立刻又像皮球一樣跳躍起來，他要找尋他的仇敵，那隻飛鷹還在他的頭頂盤旋着。

「媽的！我和你拼命！」他抓起一根挑桿向着這隻可惡的飛鷹狠狠地拋擲上去，但是挑桿只會單獨落在五六丈遠的地土中，他又抓石頭打牠，抓泥塊……總之可能搬得動的物件也被拋向空間去了，可是始終讓牠驕傲地逃跑了去。

不久，這裏聚集了許多深表痛惜的人，他們實在太同情老五的遭遇了，老五在許多人勸慰之下終於抱着那在飛鷹啄下喪生的亡兒和那位倖免死難的一個，蹣跚着走回他自己的家裡。

以後他只賸得三個兒子了，他無形中失去一件寶貴珍品一樣，他顯

滿青草的土饅頭，他悠然又想起他的小兒子，他也想起那可惡的飛鷹，當他看見這些可惡的東西飛翔空際的時候，他總不忘記拾石頭泥塊擲牠，驅逐牠，或者破口大罵牠。

一年多了，他的大兒子已經五歲了，他現在已經減小父親照顧的憂勞了，在父親的腦海裡，這是多麼愉快的樂事，他們跟着日子之消逝和父親心血灌溉之下漸漸長大起來，父親開始呼喚他們的名字，大兒子名叫「金福」，二兒子名叫「金壽」，三兒子名叫「金帶」。他常常隨意叫起這些名字的時候，總有一雙小小的像龍眼菓核一樣的眼珠睜視着他。

「爸爸！糖餅好！」兒子時常簡單的答覆他的父親。

「假如他們長大的時候，」老五有一天抱了三兒他坐在陰涼的門檻上吸着旱烟，「他們將會有一副比爸爸還好的體格。因為在我嚴格管理之下，他們不是掛着鼻涕的髒孩子了。我把他……哈哈！我要把他改造成三頭駱駝，他們渾厚的肩膀可以擔二百斤的東西，跑進五十里外的城裡……」

他永遠是這樣想着，幼兒之死似乎是褪了色素的花朶了。雖然偶爾也會浮上心頭的，夾着他那矮小妻子的容貌，但，兒童的天真倒可以使他忘却許多莫名的悲哀。死去的妻子，幼兒，將不復是一件悲哀的香餅了。老五是一個勤樸的人，他常常爲了許多未來的事情躊躇。他想：「未來的時光總算是一個有計劃的人的實驗室，他勤奮所遭遇的艱苦，他未嘗認爲是沒有「結果的甜味的。」

畢竟像有魅魘博人了，空前的厄運才平淡了。但是第二次的打擊，始終不肯放鬆他，也像鬼在嫉妬他，事情是這樣：這天早起的時候他，發現他的大兒子還躺在榻子上不想起來，他喊了兩聲，接着他便莊嚴地發話了：

「喂！孩子！要知道偷懶是一件最可惜的事情呢，在你將來的日子你會懂得的。」

「爸爸！我有點兒頭痛，頭……」大兒還蒙上了被單，他抖顫着的聲音模糊了起來。

「不要緊！不要緊！等我煎點「水蘗茶」（註一）給你喝。」他跑到廚房去舀水煎藥了，孩子喝了「水蘗茶」也在沉沉地熟睡起來。

他據記他的孩子，下午三點鐘他便回家了，夜裡，孩子的熱度增高了，他向來不信任醫生的，這回也禁不住有點手忙腳亂起來，他立刻延了一位鄉間唯一的「生草藥」（註二）郎中來診治孩子，他是鄉裡唯一的寶貝了。

醫生判斷他的大兒是患了天花，這個時候，鄉間正在流行着這種傳染病的時候，然而可憐得很，沒有一個人能夠懂得種牛痘的天花在幾貼生草藥茶之下變本加厲起來，牠終於攪了病人的性命了。

老五的大兒死了，他就死在天花這魔手之下，他最後離開人寰，離開他的父親弟弟了。他還不忘記疼愛過的人，他用辛酸的熱淚來代表他那悽涼而感謝的表情。這熱淚洒過父親的臉部手部……

因爲傳染病的關係，二兒金壽也不幸給沾上了，同樣的，祇消兩晝夜光景便繼續大哥而長逝去。他們也許會聽到呼天搶地的父親哭聲，但是不行了，他們終於在熱度之下死掉，以後，老五孤獨了，他祇有一個曾經從飛鷹啄下脫險的三兒，當他默然注視三兒那張蒼白消瘦的臉孔的時候，他最難抵受的，就是這個悲慘的脫離了天真的孩子的表情。他老是像呆子一樣望着他父親這黃色的眼睛，他似乎會在飛鷹啄食之下失去了靈魂一樣，也許日語家庭的悲劇而引起他心理之變化也好，總之他的性格顯見在浸過酸辛的酸之苦難之後改變了，像古怪詩人一樣。他愛整天注視一點，一方面發怔，和出神地冥想。

至於老五的兒子，他們一夥兒被葬在母親墓穴的左側，他們似乎依舊是一家人，在另一世界裡依舊度着天倫樂趣一樣，然而老五呢？卻跟着日子一天一天地孤冷下來，他漸漸變成一個可憐而又奇怪的瘋人，有時他獨自走路的時候嘴裡喃喃地唸着一些逝者的名字，或者人家聽不懂的說話。漸漸，他彷彿像蜜蜂一樣喃喃地說個不住。說什麼？任何人也茫然的，只有他自己懂得吧，他唯一的兒子更加隨着環境之變化逐漸走進和白癡差不多的境地上去，這樣可憐的命運一直維持了年餘之久。

這天，老五酣睡到十點以後才推枕起床，這是一件罕見的事，他那久疲的精神似乎因爲一宵充足的睡眠而興奮起來，像愛操勞的他從來很少這樣長時間睡眠的。他看見他的小兒子已經起床很久了。

「金帶！你起床了？」他微笑着金帶。

「是！」

「爸爸要休息一天了，今天帶你去遶街，上茶館子，你歡喜嗎？」

「……………」

只消父親看見兒子這半瘋的神氣，他幾乎爲之心碎了，但，老五今天却很高興，他當真像睡醒了的人一樣，這呆兒子不會增加父親的一絲一毫的討厭，他要恢復了他以往的興趣，這天的老五，顯然消失了一切他認爲傷心苦惱憎恨的幻象了，他自信他已經清清楚楚地睡醒過來，吃了早飯，他抱了兒子到外間去了。他荷了一把平素使用的鋤頭，（他也不會利用這柄鋤頭去發展他的黃瓜田地，但同樣他也利用這柄鋤頭葬了他的妻子兒子）。這天他不再沉默了，不再爲一些死去的人而悲哀了。他不會令到別人害怕他可憐他，他當真恢復了以前的愉快，當真彷彿大夢

醒來無異。

他緊抱了兒子，一直走上青翠的山上去了。這座山，他會常到的，因爲埋葬了他的家庭三分二人口的青山，他無論如何不會忘卻……………

從此老五就只有老五這個人。他那最後再可憐的呆兒子呢？就在這天失蹤了，據說：他突然瘋性大作，毅然把他的兒子殘酷地生葬了。

這就廢下了這個老人。他已漸漸變成鬼一樣沉鬱可怕的人物了。有人看見這位兇惡殺人的老賊走過的時候。誰也憎惡他，害怕他像見了劍子手一樣不滿意。因爲他會親手殺害自己的兒子。

在不人道和違反全人類道德觀的人，除了瘋子，還有什麼？

註一、水蘘茶是鄉間一種藥草。

註二、生草藥是沒有科學根據的野生藥劑。

鄉土戀

荷林

我懷念着我底鄉土，像海燕忘不了海裡飄飛底浪花。

浪花是美麗的，我底鄉土也是美麗的。

我是需要歸去了，我要像燕子般飛回我底家園去！

有一個使我眷戀着的家，家裡有滿頭蘆花的爸爸還有媽媽；有稚氣盎然的弟弟，還有妹妹，還有，呵！我還有着雖則是泥腿草鞋而都是無比的真純誠樸底鄉親……………

我是如此天真地而知道的，他們在想念着我，正像我意念着他們一樣。在無數次的鄉夢裡，我欣幸地能親近着他們熟悉

的而令我敬愛底面容，親近着他們淳厚的微笑和親切底聲音，特別是弟妹們天真底歌唱和母親慈愛底溫存……………

我又會作過無數次深深底冥想，我彷彿看到門外底柳蔭還是一樣底新綠；籬邊底黃菊也是一樣的燦開。可是，樹下籬邊，嬌癡底弟妹可還一樣的跳躍歌唱在陽光

底下面？可還會在玩罷的時候記起他們的「久客惘然在異鄉」底哥哥？可會面對着遙遠底雲天而惦念着他們的「海濱千里未歸來」底哥哥？

這些，這一切，我永遠不能忘，不能忘的……………

我是需要歸去了，我要趁着滿江底秋風歸回我底久別底鄉土去！

那末，秋風啊，吹吧！向我的鄉土那方吹去！帶同我底心，我底遐想，我底輕帆吹回去！告訴那些我所懷念的人們：需要歸來的人就快要歸來了。

那末，親愛底爸媽啊！等等吧，你底孩子就會重新投回你底懷抱裡；親愛底弟妹啊！也等等吧，你底哥哥也就會再伴着你們一樣跳躍在秋天底陽光下，一起歌唱，一起把輕盈底蝴蝶放在藍色的天空上，任風吹，任風飄……………

（一九四六，九月。）



雙燕火箋戈長篇連載 魯 深

第十二章

麗麗的理智霜雪一連下了幾天，打擊着新綠的友誼的嫩苗，封鎖着它的生機，不讓它們綻出一絲嫩葉子來，她對這殘忍的措施當作大雪壓斷的崗林鑲着銀白世界的奇景來欣賞，正自鳴得意無限兀傲的時候，第二天早上，麗麗從外頭買茶回來，剛推開鐵門，樓下黃師奶三步掙作兩步的走過來：

——丁太太，你的同學有一封信，昨天下午我忘記送給你。一面走向屋子裡，一面喊道：你等一等，你等一等！……

一會，黃師奶送過來，她還沒有接到手，早已料到是韓聰寄來的了。在窗前讀完了信，非常感動，又非常驚佩！

——韓先生，確是一個天聰天明的人，爲什麼他所寫的完全佔了我的心事，難道他什麼時候在我心坎裡爬過了？她幾乎要叫出這段話來了。她再看上頭幾短行小字，她覺到理智的冰雪在他如喪家悲哀的燒冥具的火頭下溶化了一大片。

——安慰一下他吧，媚媚，你以前下決心的是麗麗呀！麗麗他是不認識的。麗麗下的決心，是對麗麗行使職權的，不能對媚媚身心上負信義的責任取回報復！——因爲韓先生只認識梁媚媚呀！她找到了理由，麗麗也以媚媚的身份笑了。

——去吧，去吧！或許先打個電話去安慰他吧！媚媚吩咐着麗麗。

突然，她又想起她的心言中有過「陳麗麗是口出咬斷線的」一句，雖然名字也以解釋得通，假如真的咬斷了線，不論是媚媚或麗麗咬斷了，那線便不能分這線那線，或以其他的東西來代替解釋了，——她因爲閑着無事，想到最精微之處去，結果，指斥自己又原諒自己，終於爲了維持她的莊嚴的決絕，還是不去，不過，她已決定，先覆他一封信了。

她聽見周師奶上街，麗麗備款託她買一本洋紙信箋回來，周師奶如受重任，詢問了再三，麗麗不以爲意隨便的說，只消是洋紙本的便得啦！但是周師奶彷彿要得個要領，而麗麗始終滿不在意很寬容地回答：

——只要你認爲可以的就可以，我因要用，剛才上街時又忘記了。

一會，周師奶回來了，惟恐丁太太不滿意，送上去時，眼睛定在她的臉上，着意觀察她的表情。

麗麗拆開看，一種驚奇到痙攣的臉相，使周師奶怔住了，以爲一定是不滿意，因爲丁太太雙眼睜得又圓又大，久久說不出話來。

麗麗看到這箋本的封面，有兩隻燕子，印着「雙燕箋」的綠字；她翻開着裡面也有同樣幾個淡得幾乎瞧不見的字跡；她對韓聰來信的內容，熟讀得可以背得出來，而且那信箋式樣也記得非常清楚，她知道，這是與韓聰給她寫的信箋是一模一樣的，她不禁爲這巧同妙合微微地搖頭，周師奶異常尷尬地難過的問：

——丁太太買錯了嗎？那真是對不起咯！唉！

——周師奶，不會的。她帶着感激的聲調說。

——我瞧你的情形，顯明是不滿意的，不過不便當面說出吧了，——我告訴你，我已對擺街攤的有言在先，如果不合，可以調換的，——他的攤子在街口靠上一點，一點點的。

「不會的，周師奶，我很滿意它，我驚奇的是，爲什麼你也會買到我這滿意的東西吧了，麗麗這樣說時，她想，我現在無處不撒謊了，什麼事都是要逼我撒謊。——一個人撒了一把欺騙的種子，以後到處都是罪惡的骨子賢孫，這可憎恨的「宗支衍慶」廣泛蕃殖，委實太可怕了！麗麗閉了房門，用蘸水的鋼筆這樣寫：

韓聰先生：

分別以後，光陰過得很快，不覺就數天了，但，想念你的心，每每縈繞在夢寐裡。貴體安好？心境平寧？做事都很順遂吧！這些是我時時對你祝禱的。

我與你能夠認識，又能夠繼續來往，這段情緣，誰不對它珍惜？唉！但是，那天你剖露你愛我的真誠，我是何等的歡喜和感激？你是一個天資很高的男子，才學又好，加上勤謹毅力，將來的前途一定可爭取達到最高的希望，我本想對阿媽說你這麼多好處，呵，一想起你坦白承認你有了妻子了，我却消失了全部勇氣，現在，我幾乎要「怨恨」你的坦白了。

我沒有對阿媽說……我沒有對阿媽說……

「阿媽」，把月來鬱悶在心的痛楚，悔恨，自作的孽賬，一齊哭訴出來，可是，她想到左右有人，於是極力的抑止住，抑止得胸腹部不住起伏，兩肩斷續地聳動。

——我有什麼法子對阿媽說，連見一見阿媽的緣份的路也毀壞了。

她伏在案頭，雙手作枕，淚水滲濕了衣袖一大片，好久，她抬起頭來，凝視着抬上的圓鏡，瞧見淚痕滿臉，睫毛黏了好幾束，眼白絡滿紅絲，看看鏡子一時刻了，想到丈夫不久就要回來，接着繼續寫着：

我的心神是極恍惚，要想說的也不得了，如果對阿媽說明白，恐她罵我及不許我和你來往，故此我特地寫片紙來告訴我的難處，請你原諒我。但你有空時，還望即覆一音，及告訴你的心意罷！

卅五年元月×日妹媚媚上

這封信發出了第四天的傍晚，麗麗接到了韓聰的覆信：

媚媚，媚媚！

今天中午接到來信，歡快的心情，和和你見面一樣，我跳躍，我眉飛色舞，心不住地卜卜地响，我太高興了，我太快樂了。拆開一看，知道你沒有收到我底信，因爲別後一連給你三封信，寄到你留下的地址那邊；你統統都沒有收到，所以才會使我天天期望，天天苦待消息。我相信你不是住在那邊，我的信的寄出才會石沉大海……

你許久也沒有到那邊去了？要是有一天到那兒，你的親戚或朋友會將我給你的信都給你，你那時就知到我怎樣思念你的呀！

發出第三封信以後，我是完全絕望了。今天接到來信，彷彿在地下下的昆蟲在春陽下起蟄了，我跳躍，我飛翔，我想知道你的家庭真實的情況。以前你說過一些，在我看來，聽來，都是騙我的。在信裏的水濕中，我微聞到你的哀情的苦味，不過命運對我那麼無情，剝奪了我一生的幸福……不論什麼時候想到了這點，就十分悲痛，幾乎想痛痛快快的死去！

你這樣關心我，我該是幸福了，天啊！它不容我親近，它的影子也不容我追隨，我有的是不幸的人生，不幸的愛情！我不再想下去了，不能再想下去了，整顆心像給硫酸酸蝕着一般：——又發炎又消蝕，疼痛到瘋癱了。

朋友，你准許我這樣叫嗎？妳聽了我的心聲，苦悶的謔語胡言，如果不增加討厭，就會增加對我的愛，——但這是我在做夢？是夢中的夢？

媚，我不能到你那裏，這是尊重你的囑咐，這個守信的禁錮，是何等的陰冷黏膩和闇暗呵。因此，我只望妳來，但，但是，但是呵！你不會聽信我的話，就呼喚你一千句，一萬句，你也不會答應我的……抗戰幾年來，我爲了表示堅強的信念，沒有用過的「喚」字，就是失檢寫上去我也一定把它塗掉的，然而，現在，我不能不借重它了。

——喚！

韓聰在甜美的預感與痛苦的顫慄中×月×日

——喚，喚，喚！……麗麗把信依偎在懷裏，把它壓緊在胸前，摸到裏面急劇的狂跳的心，她有點驚心動魄：爲什麼它會這麼的驚悸？難道會有什麼不幸事件發生的預感嗎？她爲了表示她內心的懺悔和向它贖罪，又遲緩地移到唇邊，對着韓聰的名字輕輕地一吻，忽然，她的嘴角上又掛了一絲笑影，淡薄的彷彿是紫丁香的颜色，把手再擰一擰胸口，內心裡這樣說——麗麗，你的心沒有死，你的心還活着在跳動，活着的心，多少總要有點生之意義哪！你現在，已由天空中自由的飛鳥，變爲樊籠裡的家禽，一天平淡無味的消磨，讓生命之流無波無紋的流逝。——逝，喚，逝是消滅，逝是死亡，妳今後一段生命就將在這狹小的天地裡，浪費和虛擲完了，你願意就這樣地消滅？麗麗！死亡是多麼可怕，你的心在跳，分明是抗拒着它的可怕的手，也是叫你奮起去斬斷它時時在你身後準備以繩索來套在你的脖子上，緊絞到你呼吸斷絕的呀！丈夫，你是專制的代名詞，不然，爲什麼許多女人被你進佔了以後，你就統治起來，一切要以你的意志爲意志，連到外頭跟男朋友來往都不可能？——你是愛情天地間的帝國主義，我要打倒你！

麗麗再把信塞進羊毛衣的裡面，叫它和她的心靈更短縮一點距離，讓她的體溫去溫暖韓聰心靈流露的結晶品。

——韓先生，我相信你的，我答應你的！麗麗心裡這樣說着，隨即倒在床上。正在這個時候，丁錦昌已推門進來了。

——韓！——麗麗在昏暗中疑爲韓聰，對着進來的身影錯口這樣叫。但留神一看明白了，馬上把「先生」兩個字音，給理性的剪刀剪斷：

——寒嗎？她丈夫問，他媽的，幹嗎不多穿一件衣服，你就是這樣孩子氣，寒了不知穿，癢了不知脫的，寧願讓衣在一邊受凍，人在一邊受

寒！

麗麗故持鎮定，懶慵地不想起來。

——是的，天氣這幾天來轉寒了，難怪它，現在已是臘月底，多幾天是除夕了。

——我看是會下雨，天空老是陰沉沉的。

——丁錦昌坐在床沿上，抓着麗麗的手，也覺得很冷，驚怪到帶着假怒的說：

——爲什麼不穿那件銀灰色的外套呢？他媽的！

——那件，那件，她咀嚼了這句話，隨即說：除了那件以外，難道還有這件？

——你穿破了再說，丁錦昌想到前些時自動答應麗麗縫一套中襪沒有實現，他媽的，新的未做，舊的就不可穿了？

——我怕穿破了的時候，不能再請你做，就是說爛了嘴唇也等於耳邊風，——做不及省那麼快的。

——涼着身子怎麼辦呢？生起病來，那是不得了哪：他……媽媽……的……

——我很明白，說到錢，父母有，不及丈夫有，丈夫有不如自己有。麗麗捂着胸口恐怕那東西會露出頭腳來，這樣，反而壓得那信兒嗚嗚嗚嗚地

發出微响，她只得假咳了一阵。

——噢，咳啦！着凉了，丁錦昌隨即從軍服的暗袋裡掏出一疊鈔票，向麗麗枕畔挺豪爽可又帶着賭氣，賭氣可又竭力抑止住魯莽，很快送過去輕輕的放下；

——要什麼料子，你自己去選擇吧，我的好太太！——我告訴你：本來我今晚抽不出空回來的，因為恐怕妳等待，所以特趕回來。

麗麗眼睛也不瞟，耳朵却挺留神地聽着。

——他媽的，今天師部得到一個情報，說是最近很多匪徒潛入廣州，企圖暴動，所以師部要負治安警衛之責，今夜戒嚴到天亮，我担任東山區警戒，今晚不能回來，——我走咯。

她近來的心理上起了一個變化，白天一人在家，好希望丈夫回來陪伴她，但是，真的回來，又以爲不回來亦好，可以讓她的腦子靜靜地她想她

和韓聰的一些事，因為丈夫在家，許多雜務非趕快辦理不可。她聽了，很快堅起了身子坐着。

——不能不去嗎？這樣，真要我整個晚上掛念你，不能睡覺了。

——那能不去。這是命令，——軍令如山。軍人以服從爲天職，養軍千日用兵一朝哪。

——這一定是不能請假的，啊，那你快點去吧！

丁錦昌本來想多停留一會，給太太這麼一說，也就起身走了出去。

帶了幾分歡快心情，送走了丈夫，回到房子裡，又從衣底下取出信來再讀了一回，覺得心灰意懶，飯也不想吃的除衣上床，納悶睡下，可是心頭又想着千山萬水，只覺得矛盾的痛苦在血液裏爬行。她承認她欺騙了韓聰，想到他是那麼純潔的青年，負的工作的意義是那麼繁重，他和我來往，爲我寫信，浪費了許多寶貴時間了，我有什麼值得他那麼熱烈的愛呢？論學識我是初中還沒有畢業，論容貌許許多人比我美好，論德性我是有夫之婦，欺瞞着丈夫跟他來往，這是何等可恥可鄙的行爲？她再想到丈夫，他是粗心聰明的軍人，不知什麼感情的細流，況且同居了以後，認爲婚後的生活，只消供養太太就完了最大的責任。以前他什麼都能順從我的意思。而現在大有非我完全順服他不可的情勢了，剛才交下來的鈔票，像割肉般的疼痛，這是我可看得出來的，不過，我已和他結成了夫婦，冤家碰了頭，他在外邊的行爲我現在無從知道，但依日下的情形來論，他對他的妻子本質上還是好的，我呢那能遽生二心，而幹出對不住他的行徑來呢？……

麗麗輾轉不能入寐，一時想到韓聰，想到他現在或許正焦急着她，在房子裡徘徊，或許到阳台上立盡了黃昏，或許在人叢中茫無目的地來往，……

……我爲什麼要弄他到這佃田地？難道現在罪孽還不夠深重嗎？

——我要明明白白的告訴他，使他割斷對我的浪費心神的感情！她這樣決定，幾乎喊了出來。

——我要再去，我還得再去！麗麗馬上又毫不遲疑的對自己說着。

這心語剛一說完，馬上她又否認了，——不應該去，不應該去；人有見面之情，見了一回，只有增加情感，至少可以這樣說，見面是爲情感的花株除蟲去毒，只有幫助愛情的發展，尤其是談話和絮語，更是它的肥料，往往在交談中澆得那愛情的花開放得更美更燦爛，同時還免不了身手的接觸，那簡直是蜂蝶之對於蟲媒花一樣，因爲擁抱，接吻，撫摸，……往往那婚姻的苦果就因此而結成了。

我和丁錦昌不就是這樣嗎？要是當初他不租住我家的房子，不是親不是戚，我那裡會跟湖北人結識？要不是應允跟他去看戲，又那裡會有私自談話的加深認識，加深印象？要不是那天下午的幽會，又怎會定下秘密來往的辦法來？……

——不要去，去不得，萬萬去不得！她重新在決定上加上決定。

人離情疏。我無論爲人爲己，都應該理智，清醒一點才好！現在，他或許是非常難過，假如，他第三封信寄出後，又如石沉大海，他苦候焦待了幾天，接不到回音，必然會極度地憎恨我。讓他憎恨吧，我是值得人憎恨的呀。憎恨是如蟬的蛻脫，到了憎恨多了，自己總會自動自解，心頭的鬱結，就會逐次打開。——況且，人是健忘的，久而久之，也就會把要事化作閑事，閑事化作淡事了。

——麗麗，你真的是那樣理智，理智到殘忍刻毒嗎？——人生是遙長的，好人不怕多交結呀，誰曾點亮了幸福的長明灯從頭照到腳？

又這樣提醒着自己。因爲她想到，什麼事都應該留個地步，比如這次欺騙家長說是到香港，這就是不留餘地的教訓！——能虛心接受教訓的人，才會有進步，才不會重蹈覆轍；我不能再做歷史教師的頑皮學生，當這抗師命時，或許還自鳴得意，但是到後來還是自己吃虧……

——至少都要覆封信去安慰韓先生，將來馬路上相逢，也還有點人情美味！——麗麗抓緊了拳頭向被窩外面伸了幾伸這樣取決。

這動作是麗麗每天起床前的不算運動的運動，她不能入夢，夜便特多，她起來，擰亮了電燈，對臥床頓生可怕的厭惡，於是，穿好了衣服，斟了一杯開水，取出抽屜裡儲藏的餅餌來吃。她打開了窗，想呼吸一口新鮮空氣，想望着三兩粒寒星來陪伴她的淒涼寂寞的遙夜；可是，窗邊沒有全開，寒流已汹涌地灌進來，而且她手上敏覺得寒氣中還有小小的冷點子，全身哆嗦起來，牙齒也作對的格格噓响。她飛快的關上門好，騰騰雙手，方知道外頭下着微雨。

麗麗扣好了外衣，把領也翻起用圍巾裹住，就開始對韓聽寫信。

韓聽先生：

現在已是夜間十一點多鐘了，我獨自在被窩裡想你，越想越多，越想越長，也就愈加睡不着。苦悶極了，——我爲什麼會這樣的苦惱？不就是，是，是，是——你嗎？

我前信不是對你說過，我和你的認識來往，不能對家母提起，然而，我的內心裡也放不下你，想和你今生做個痴心的蜜友，想深一層，你我都很難成功。但是，想到我和你不能成功，我更加煩苦，一點也沒有做人的興趣；有時相思的雀兒高飛出舊制度的圍城，與你的心靈對語，不知不覺又週身愉快了，但是它一降落到了現實醜惡的人間，面對殺機時，而一切的意趣又蕭然了。

我現在像一隻棲息母巢裡的乳燕，翼子時時想鼓撲起飛，但是，飛到何處？委實使我再三再四躊躇。

前次我要到香江，現在又成爲泡影；本來不應該對你說的，然而，我又不知怎樣對你說了。——這點更足使你相信我是愛說謊話吧。聽，如果我不瞞你說，——說了又能邀你的相信的話，我真的時時想到你的身旁來，只消是一分鐘一秒鐘也好，在伴着你的一分一秒鐘我都會感到生命的充實。

幾天來，我的精神格外恍惚，一顆心也成天成夜「空洞，空洞」地跳响着。

年關已近，大概我正月初然後才可以到那邊來了，請你原諒我的不得已的苦衷！

祝你

快樂

妹媚媚手上 月 日十二時半

近來廚房裏的事她無興趣再做，幾天前用半屬請的方式由劉師奶代爲辦理，言明每月付多少飯賬。劉師奶心裏算到划得來，她和丈夫又認爲也合算，早已交足了膳食費了。

第二天清早麗麗起了身，把昨晚的信貼足了郵票，匆匆的要上街。

——劉師奶，今天讓我另外多辦一點菜吧。麗麗出門時碰到劉師奶就這樣說。

——陳太，妳近來吃的飯是很少，是不是嫌我接辦以來菜辦得不好？

——不是的，不是的？我是很隨便的，不過，今天我起得早想夫趁趁菜市。

到了馬路的郵筒邊，麗麗掏出信來，正要塞進，忽然出現了和丈夫似的影子，好像窺穿了秘密的簾笑着，她心裏一怔，回過頭來，身邊果然出現一個軍官模樣的中年男子，麗麗素不相識，他的一雙貪婪的飢餓的眼色緊盯着她，使她不好意思把信再送進郵筒裏。她怕在投擲的短距離，給他聽見收信人的姓名，於是退縮了回來，那軍官模樣的人，只是無聲的優笑着。

那人不走開，又不是寄信，麗麗滿心不快，只好向前走去，準備向另一個郵筒投寄，走了好久，一心只是找第二個郵筒，早把那人忘了，但是到了將近廣州酒家時，回頭一看，那男子又在後面。

——吓！這條伙真不識相。她心裏罵着，回敬追隨以鄙夷的眼光。

爲了要免脫那男子跟蹤，她進入了菜市，到折回頭時，還望見那身影在門前，眼睛不住地向裡面搜索，她只好從後門走出，經過一段就讓而黑潮的爛路。

到了龍津西路有郵筒的地方時，她又掏出信來。但是，現在，麗麗想到信裡有許多不妥的地方了。無意再寄，打算帶回，又一想已然寫好了，寬恕捱夜，花費了許多時間，就有不妥之處，韓聰也會原諒我的，正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投進，但她忽又想到，韓先生會原諒她，丁先生却絕不會原諒她；躊躇躊躇送進收回。及到決意寄出，素入口一半又拖了出來，當她決意不寄時，那信正剛好滑入了郵筒。

第十三章

這幾天來，韓聰爲着爲X X義演「中國萬歲」分配到的文字宣傳，以及分担推票的工作。工作分担定了以後，責無旁代都堆到他的責任心上來。但是，這是有意義事業的母體，沒有她，那裡會誕生聰明俊俏的生命意義的兒女來？——這是有價值的責任，他無論如何都不放棄敷衍，或許是聽其自然。

他從藝宣隊長處取回一大堆油印的劇本稿來，即刻分送各文友爲這劇寫許介，寫着懇摯的信，要文友們定期交卷，韓聰以他平日待朋友的忠誠，已足使他們頗爲效力；況且，這次他又有許多都是信送出後又親自登門拜託，常於感情的文友見他這麼真誠，都大爲感動，如期送到。

每天到了中午或傍晚，他就匆匆促促地趕回寓所裡來，期待不能期待，浪費期待的媚媚，他明知道一定會大失所望，但他是樂於這痛苦的折磨，他覺得這是媚媚給他的，是爲着媚媚而受的，他內心也極願意。他是這樣解釋這意義：有什麼事能夠像自己願意做的會得到更高的價值呢？世間儘管有許多事給旁人評議，但是，旁人的評議只能推倒衝動，意血氣的人的無意識的妄念，決不能動搖經過深思熟慮下了決心的人的意志的，——意志，偉大的意志，是弱者的支柱，是強者的力量。

在這學先生的心眼裡：維持不是一個無賴的登徒子嗎？明知曼綠蒂已是克斯安納的未婚妻了；還是這麼不識趣，有企圖的跟她來往，卑鄙的向她糾纏，結果，是做個枉死城中的色中餓鬼：就以曼綠蒂來說，她已然是當母的長女，不好好地，更好好地照料弟妹，而且明知已訂與克斯安納。做了人家的未婚妻，還做出牆紅杏，向第二個男子賣弄風情，這是敗壞清閨，非架起火棚來燒死她，不能昭彰貞節！而克斯安納尤爲難恕，聽見自己的未婚妻跟另一個男子來往通訊，已不提出來禁止，更不提出來解除婚約，有時聽見未婚妻跟第二個男子在密室裡談心，男女授受不親——禮也。有什麼好談，有時還深夜不去，這可以證明是男盜女娼的了，而他退縮縮縮，這「是君子之難能，而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的準備戴綠帽……：這樣，以中國的道學先生看來，這是一部傷風敗俗的，非禁絕不可的書了。於是，它是一部世界文學名著——韓聰胡思亂想了一回，滿覺得自己的

痴迷不是普通庸俗之流惡者所能解釋，精神上雖然是異常痛苦，而心靈的天空中又是一片燦爛的光明。

或許這真是太光明了，太熱烈了，韓聰的肌肉漸漸給它煎熬，一如錫中的脂肪，油料流出，而身體已乾枯焦黑了。許多到廣州來的朋友都對他

說：

——你是工作很繁重吧，近來好像消滅一些了。

他自己也曉得，但是，他心裡很泰然，每個人不論在什麼地方，或許是在第二個人身上，總想找到一點便宜，自己犧牲一點一滴亦異常痛惜，或許就要從對方取回報償，他要以超越庸俗觀念中的無比的意志去愛媚媚，去維護媚媚的幸福，可是媚媚在他千邀萬請，也不再前來。

當他寄出了第四封信以後，已萬分頹喪，看天，好似愁容滿面，望山好似深鎖眉頭，俯流彷彿喋喋嘲語，就前門前的花市，也宛如送葬時未出發的花圈，生趣毫無。他想，脫離塵世，長眠永不甦醒。但是，他想到家有年老的慈母，他自己是母親的獅子。母親痛感喪明，這是何等罪惡的事。

況且，媚媚並不是事業上所借賴的內助，縱然可以借賴，生命線斷絕了以後，還有什麼事業可言？韓聰爬登了痛苦的頂點，想投下那扮身岩粉身碎骨，毀滅了生命的時候；忽然駕着思想的雙翼，飛上望鄉台，使他對於死的誘惑予以清醒的鄙棄。

韓聰爲了排除心靈的失意的痛苦，時時找內進聽子裡寄住的厲安邦發牢騷，牢騷的發洩，彷彿挑逗天的一枕鴨，哼呀：……雖然肩背上仍然壓着一樣的沉重，精神上則似乎愉快得多了，但是，他怕會變爲歇斯滿里病的患者，所以，一個天下微雨的晚上他對厲安邦說：

——安邦，我爲了媚媚，實在無以復加的苦痛了，你是我的朋友，將來如有什麼不幸的事故發生，你一定要營救我！說時像要哭泣起來。

——不會的。厲安邦聽了他心靈的哭訴，實在替他擔憂，於是解慰他說，女人是袜子，新時穿上，就要時時準備把它除卸丟掉，在髒臭了的時

候。

——還沒有穿上就遺失了呢？那又怎樣想法？

——女人是商品，有錢可以隨處買得到的。

——假如是珍貴的贈品，那又怎樣說呢？

——想到這是古董，安放在保險箱裡去了，只消你認爲還是你的，而且又還存在着，那你底精神就很足以安慰了。

——那明知失掉了，不可補償的損失了，又怎麼辦呢？

——哈哈，你真是太天真了，太嬌態了，那你可以想到要去的人比你更有用，更珍惜，更痛愛它嗎？

——周來忘記了韓聰嘴頰的歡笑，現在，又來訪問他了。

——韓聰心想：有人比我更珍惜，更痛愛她了，所以媚媚才會對我那麼冷落，如果無生命的，還可以想得開：有生命的人，那真不可以原諒了。

——安邦，他是人呀！人是有情感的。

——就因爲是人呀，人是有情感的呀，接着更豪爽乾脆地說，她已然是人有情感的，又是那樣不認識你的偉大，你的高尚，那更無痛惜的必要

了。

——唉，她不知有什麼力量，老是在我靈原上出現，使我不容易淡忘。

——你瞧清一點，厲安邦對着韓聰指着，眼光射到他的背後去，那是妖精呀，那是魔鬼呀！在你靈原上出現了的：

——你看錯了，你看錯了。

——你給她迷住了，你給她迷住了。

——

——

——我還很清醒，我那裡會給她迷住！

——是的，你的確還很清醒，那種要我來營救？

韓聰裸裎出他的隱憂隱痛，給厲安邦問症發藥般的用了猛烈的藥，漸漸地細味起他的話來，極覺得有理，當天晚上得到一個很酣的睡眠。

以後，爲了義演的日子天天接近，他到處去託人推票。

到沙面去找尋在克復賓陽時認識的X軍長，推去了兩張優待券。

碰見了蔡明光，交一本優待券給他，請他轉交X公司經理推銷。

勝利大廈，愛群酒店，以及西濠口其他的大酒店，一一託他向住客勸銷，而且爲了求得實效，面許他們以八折優待。

朋友送給他日場的戲票，他沒有轉送給人，自己又抽不出空去。

爲了業務上的聯繫，他代表X×X出席各種集會和宴會，到會席上，他又將戲票掏出來兜售，結果一張也沒有賣出，只贏得滿臉通紅。

他又到X×警察分局去找桂林時認識的分局長，終於因爲日期逼近，說老實話告訴他無法勸銷，不便在朋友情份上賣弄滑頭。

到了上演那天，特刊的文稿倒在各家報館刊登出來。推票的成績總合起來是非常壞，連印票的錢都不夠；而演出那天晚上收入的總數也極差文

字宣傳，廣告宣傳，公共汽車尾站標語宣傳，除了戲場的租金以外，所餘無幾，如果加上演出時各種購置費，顯然是要虧本。

第二晚的優待券賣出更少，門票亦成正比例的寥落，收入僅夠場租。

第三晚購三等票的都坐在頭等座位，還坐不滿，導演的和演員都不承認自己的戲演得不好，不檢討劇本的號召力不夠，全推給年關。

最後一天是招待文化界，韓聰不分彼此，大量送票，那天他準備不再到場，天氣轉冷，下着牛毛细雨，他在房子內跟厲安邦說着義演的頹喪話

，而厲安邦却不時以與媚媚有關的事挑別他，韓聰因此吐出了許多憤懣的話來。

正在這個時候，他歡喜得疑爲是夢，媚媚已出現在他眼前了。

韓聰介紹厲安邦認識，厲安邦向媚媚端詳了一回。難怪韓聰對她那麼心醉。風韻確是牽情撩人！他暗地裡稱贊，隨即告辭而出。

二樓的工友轉來了兩封信，有一封就是媚媚的。

——人到信也到，好事重重！

——如果我曉得信會遲到我真的不來，媚媚嫵媚地笑着說要回去了。

——許久沒有來了，我的肚腸也想爛啦，來了，機板還未坐暖，幹嗎便說要走！

——我如果曉得信遲到我是不來，媚媚又反覆地說。爲什麼本市的信都要就誤幾天？

——那麼，現在已經到了，請你讓我看完它，不是一樣嗎？他正要開信。

——我走啦！笑意和羞態畢露，臉龐鮮紅，媚媚格外嬌美了。

——不要走，不要走，我不瞞啦，韓聰把來信攔到抽斗裡。

——朋友邀定我去看戲，我是不能失約的呀！

——我請你看話劇，政治部藝宣隊正爲我們義演「中國萬歲！」

——我不看話劇，我喜歡看粵戲。媚媚借故想離開，步到房門前嬌揉地說。

——那麼，我請你看粵戲！韓聰爲了滿足她的慾望，留她要一致行動。

——我還要到從妹那邊去，因為今天她約定了我的。

——呵，我知道了，從妹約你便急急要去，韓先生約你便遲遲不來……

——你不是說過，叫我從此以後不來？我今天會來，都是不想以後才決定的。——人家不要她來，她不識趣的走去，這有什麼意思哇！

韓聰低垂着頭，一任痛苦去咬嚼他的心，媚媚瞧見了這情形，了然於懷，但是她要把家中委屈的苦惱痛快地發洩，向韓聰身上取債本利和，韓聰沈吟不語，她却笑吟吟地又挖苦下去。

——我有什麼對不住你？就有什麼對不住的地方，爲了朋友也得原諒！你瞧，我爲了你給我的難堪消瘦了幾多了？

他本來要將自己爲了她的磨難已消瘦的訴述出來，以証明愛她的真情，可是，啞着嘴巴有苦說不出口，痴痴地瞧着媚媚好久說不出話來。

——留下我來又沒有什麼好談，我真的有要事，要回去了。用懇求的眼光望着他，但是瞧見他消瘦的雙頰，又動了憐念，她想，他爲什麼又消瘦了一點呢？

沈默，像池塘裡鋪滿浮萍，憐愛的金魚兒潛在水面，雖然有時浮起來喋喋了幾口，一到沉沒了下去，那喋喋一個小圓圈，又聚攏封密，韓聰意識到媚媚有意挖苦她，非有翻波搥浪不能挽回這個頹勢，如是，壯着胆子，不管失禮不禮的湊過去，把媚媚攔住，一面把房門閉緊。

——不要被人瞧見了！媚媚柔順地並不抗拒，而且眼睛裡忽然飽含着泡又肥又大的眼淚。

韓聰瞧了莫明其妙，這是爲什麼呀！難道我這魯莽的舉動，刺傷了媚媚的尊嚴嗎？但是仍還不放鬆，週身的毫毛都得沾了一些兒暢快。推移到椅前坐下，從西裝口袋裡掏出手巾來替她拭着。

——媚媚，你爲的是什麼呀。難道我有什麼事對不住你？

媚媚搖搖頭，不聲不響，她本想將最近的遭遇全告訴韓聰，但是，她無論如何都說不出，說得出的，只是下面幾句。

——我是罪人，對不住父母，對不住你，對不住我所認識的人……我——罪人，今生恐怕得不到人們寬恕和釋放了。

——媚，想不到你會跟我認真起來，而且比任何人都來得認真。一句話投不對心，却永遠記住，——不但記住，反而在話意上耕耘，好，今後我對你談話要在腦的天平上秤過了才敢說了。說着啞然的太息。

——不是，不是，都不是，韓先生，你不明白你跟前的罪人所犯的罪過；讓我坐在那邊，媚媚用下顎示着對面的櫥子，讓我一概告訴你吧。

媚媚坐在旋椅上，韓聰將抽水圓椅移近她的身前，膝與膝交揮着，媚媚靠在椅壁，韓聰則俯傾過上身，挺留心的聽着。

頻頻地嘆息的媚媚，對韓聰萬分痛苦地跌出了一句：

——我是失身於人了。說時眼淚比她的話滴得更多哀怨。

這。在韓聰聽來，並不驚奇，一時又想不到安慰的話，要同情她，又無從說起，勸勉她，又以什麼話來勸勉呢？只是「哦，哦……」

愕然良久。

——一會，媚媚開始訴述她的生命的不幸；是她跟她的表兄戀愛失身以及不能結合的經過，敘述得挺詳細。說到後來，幾乎抽噎不能成聲。

——女人失了貞操，和男人失了人格一樣不可補償的損失。韓聰內心非常同情她，原諒了她當時幼稚的靈魂；口頭上爲了却故事誇大貞操的重要。

媚媚也認爲很對，想到女子結婚時如果失去了貞操，便失了驕傲；和年老時沒有親生兒女！就抱憾終生一樣值得悲哀，她原本要將最近和丁錦昌秘密同居的經過對韓聰說的，她覺得自己的污點太多了，恐怕韓聰聽了以後，從此真的不要她來，把自己的二條朋友來往的生路斷絕了，所以，

她抑止住了。因為，她現在極需要一位異性的朋友——尤其是韓聰。

段詩五來找韓聰閑談，聽了他的房子裡是男女對話，不便驚散；順腳走進裡面厲安邦那裡去了。以後聽到女的在啜泣，更加神秘，不知他們演些什麼活劇。

接着一串敲門聲，韓聰起初是伴作沒有聽見，以為是段詩五，不想去理睬她；媚媚却驚怕地趕快抹乾了淚痕，用眼睛告訴韓聰有人找他，他仍是鎮定地不動不應。

第二串的敲門聲又响了，而且還說着話，媚媚不知是誰家的少年，而韓聰一聽即知道是許俠魂，很快的走過去開了一個身子寬的門，就閃插出去，把許俠魂握手拒在房外。許俠魂悟到了，也不想進來，只說，他明天到香港去，有沒有要買的東西。

韓聰本來欲託他帶點刊物去的，想到進房後有點不方便，於是懇託他到那邊找定代銷經售的書店，俾便以後寄售。順便且行且說，一直送到樓下，再送出街，順便去買香烟回來。

到韓聰託的事說完，買了香烟回來，媚媚已到了樓下，她要她再坐，她堅拒不肯，說是夜已深沉。韓聰也明知挽留無計，送她到××路口，一個拖着明暗的影子西歸，一個拖着疲乏的腳步折回××戲院。

總計三晚的演出，收入的成績很壞，不夠四天的場租。韓聰和厲安邦異常失望，彷彿墜進了灰色網裏，爲了刊物的前途煩憂起來。清早起來，韓聰覺得心情好了一點，爲媚媚寫信：

媚媚：

送你去後，我跑到××戲院，「中國萬歲」已演完了第二幕。十時半回來，細心細意讀你的來信，有許多事要跟你面談，媚，爲什麼昨晚不讓我看呢？

我靜靜地想，默默地溫習你來時的甜美，再想到現在面臨年關，許多人都有個溫暖的家，而我是個流浪兒，十年漂泊，身伴瘦影，寂寞冷清地度着日子，戰時爲國家民族，痛苦地忍耐着，以爲抗戰勝利，不論生活和心情都會好轉；那知祖國勝利，回到這兒，依然孤身隻影……越思越想，心越痛，鼻越酸，我見鏡中人已流淚了。

眼淚愈流愈多，眼睛越拭越紅……

想起昨晚你衷心的傾訴，這是不幸，也就是你的哀愁嗎？……是的，你的父母將來會原諒你的行爲嗎？你那位鄉間的少爺會諒解到你的失身嗎？由於你坦白剖陳，我除了感到你友情的珍貴外，更引起對你一段深深的同情……

同情有用嗎？我配同情任何一個人嗎？想到我是舊道德當制度的圍圈中的囚徒，正盼望人解救，還配有資格奢談對人同情？……不想再寫下去，要說的留到見面再談，你以爲怎樣？

——韓聰寫於清晨窗下 月 日

中午韓聰打從花市經過，買了一束鮮花——有鷄冠，蟹爪菊，玫瑰，除虫菊……頗爲繁鬧。他把它們供養在瓶中，增減了室內的春意。

她因爲不聽信厲安邦的規勸，同時自己也發過與他斷絕的誓言又說給安邦知道了，現在，她寫信害怕安邦知道了，跟着共同逃街，却背着安邦，暗地把信投入了郵筒。

過一天，韓聰的心發癢，手也同樣耐不住，又向媚媚寫第六封信，寫好了他默讀起來，心聲這樣响着：

(未完待續)

咒罵篇

(詩集)

尼 穌

(序)

我們舉起了這枝筆，
我們舉起了這枝筆。

從孔子底作春秋，
魯迅底作阿Q正傳，
他們，這群「亂臣賊子」，
他們，這群「正人君子」，
開始在筆下僕戰，
開始在筆下看見了自己底幽靈。

我們舉起了這枝筆。

我們舉起來，舉起來！
「亂臣」，「賊子」；「正人」，「君子」！
要改的，統統改過來！
——改過來，澈底的改過來！
不改的，死去，統統死去。

我們舉起了這枝筆。

我們對罪惡，
是無分彼此的，

一律刻毒地唾罵譏笑並指正，
——對於自己也是一樣。
我們不要誰伸出庇護的手臂，
我們是愛好真理的人。

我們把生活當土壤，
詩當種籽，
——種籽是在土壤裡抽芽，
詩是在生活裡成長。

我們每日底生活就是一篇詩篇。

生活美廬，
詩，才美廬。

(會審美的人才知道，
蘭比花露精香：
夾竹桃比胭脂美。)

我們爲了愛，
還熱戀着這個世界，
雖然別人將我們拋到愛底圈外。

真的，
「我們時常聽說，而終於相信，
人心深處不可測度，
不管我們怎樣扭轉，

怎樣捲纏，
怎樣採捏，
異教徒，基督徒都會爲了一時的機緣而犯了罪過，
還好的是，假如我們堅決地拋棄，
別太自待於嚴酷的教義，
甚至魔鬼果真會兒戲般來誘惑，
放胆做去吧！

——爲了拯救貞德的緣故。——
——歌德：日記篇——

我們舉起我們這枝筆，
放胆做去吧！

我們不要怕他們，
雖然我們也曾幾次地
像耶穌一樣被釘上十字架，
然而我們幾次又復活了，
——現在仍舊活在人羣裡，

我們知道自己會像異教徒，基督徒的
爲了一時機緣而犯罪過，
然而我們是知道改過的，
一個人只要知道改過，
我們甚至於幻想：

有一天我們會抱一顆百合花樣潔白的心
進了天堂，

有一天我們會將所有的魔鬼重鎖進「伏魔之殿」；
有一天愛會抽芽在大眾底心裡。
然而現在
我們舉起了這枝筆。

(一)臭虫

臭虫，
無論你們底肚皮怎樣地漲，
然而
我們知道，你們底肚皮原是乾癟地。

臭虫，
無論你們在那裡，躲在哪個地方，
然而
我們知道，你們是鄙夷地，
當人們熟睡後，
你們是會出來吸血的，
然而
血，一到你們肚子裡總是臭的。

臭虫，
無論你們怎樣地厲害，怎樣地神通，
然而
我們知道，你們仍舊是不敢
光臨那些西裝和領帶，
你們是慣找那些吃不飽，過不舒服的人，
——愈乾癟的人，你們愈要向他(她)們吸，
你們就只有這一套本領。

臭虫，
無論你們底肚皮怎樣地漲，
然而
我們知道，你們底肚皮原是乾癟地，
將別人底血除掉，
你們一無所有。

(二)公雞

你們這一群，
驕光送上來的時候，
你們報曉，
你們迎向光明，
你們自以為是
一群光明的歌頌者。

不是嗎？
當陽光一耀照出來的時候，
你們都發狂地
從雞籠裡飛奔出來，
你們發狂地
追趕着，
——從這一堆草叢裡，
追趕到那一草叢裡；
——從這個池邊，
追趕到那一個池邊。
你們飛上了樹枝；
飛上了葡萄架；
飛上了土堆；
飛上了茅屋頂；
你尖銳着嗓子，
嘶開了喉嚨，

你們高歌，
你們舞蹈，
你們歌頌一切：
明朗的青天，
油綠的草地，
你們更歌頌：
新鮮的空氣，
美豔的陽光。
你們的自豪，
啊，你們自豪，
你們自豪是個光明的歌手。
然而，這是多麼地可耻啊！
——你們這群歌手，
你們這群自豪的歌手，
你們這群所謂「光明的歌手」啊！

你們無賴地
將自己底生活，浸在白天裡，
你們不會想到黑暗，
黑暗對於你們似乎
永遠無緣碰頭，
你們，可耻的這一羣啊，
夕陽西下的時候，
你們又默默地
閉起了眼睛了，
你們沉睡在黑暗裡，
你們在黑暗裡，
有着荒唐，美麗的夢，
這些夢將黑暗點綴得
像白天一樣地誘人，
你們不懂得黑暗，

正像愚囊的人以為：
「穿黑衣服更耐潔淨。」
這自騙，騙人的把戲，
只能騙過一對眼睛。

你們，這羣自豪的歌手
你們，這羣所謂「光明的歌手」啊！
你們只懂得光明，
不懂得黑暗；

你們只懂得美，
不懂得醜；
你們只懂得愛，
不懂得憎；

你們只會迎向光明，
逃避黑暗；

你們只學會了
呢喃的調子，
歌頌的調子。

你們，這可恥地一群，
多少文人，
多少青年，
多少少女，

.....
曾為你們寫過讚美的詩篇，
然而，你們只是一群投機份子，
——十足的投機份子，
你們毫不害臊
反以為榮耀，
你們反覆地這樣做：
「太陽照上來，
睜開眼睛，

.....
曾為你們寫過讚美的詩篇，
然而，你們只是一群投機份子，
——十足的投機份子，
你們毫不害臊
反以為榮耀，
你們反覆地這樣做：
「太陽照上來，
睜開眼睛，

歌頌幾句；
太陽沉下去，
閉起眼睛

默默地，做一串夢。
你們，這群投機份子！
——十足地投機份子！

在你們底一生，
黑暗對於你們
永遠是陌生，陌生。

你們以為這是幸運嗎？
你們，這可恥地一群，
你們，這群所謂「光明的歌手」！

你們漂亮，
你們漂亮，
你們將脂粉塗上幾層去，
你們漂亮。

你們穿絲襪；
穿增加曲線，綻了棉花的外衣。
你們漂亮。
你們寧願餓一天，
不肯一次不擦脂粉走出去，
你們漂亮。

你們永遠以為這是對的，
而且教了你們底孩子，
——這可親的後一代！
你們，在家裡，
窮；
你們，在外面，

.....
曾為你們寫過讚美的詩篇，
然而，你們只是一群投機份子，
——十足的投機份子，
你們毫不害臊
反以為榮耀，
你們反覆地這樣做：
「太陽照上來，
睜開眼睛，

潤。

你們一年化裝的錢，
幾十倍於你們吃飯的錢。

你們聰明的一羣！
你們打腫了臉，
充胖子。

你們，.....
你們，.....
你們.....

你們.....「漂亮」。

(四) 孩子

你們，這些孩子，
千千萬萬的孩子！
你們毫不知耻的，
你們不付一絲勞力，
半點代價，
然而，你們却需要：
牛乳，麪包，
你們零食還需要：
橘子，糖，雞蛋糕，
你們不吃粗糙的東西，
連飯有的時候都不要，
你們還需要勒吐精，Haitan
——一切珍貴的營養品。
你們，這羣毫不知耻的，
你們只是吃着父母省下來的血汗，
你們只是吃着僕人做好上來的東西，
你們吃，有的時候，
連手都不肯動，
需要別人來送。

.....
曾為你們寫過讚美的詩篇，
然而，你們只是一群投機份子，
——十足的投機份子，
你們毫不害臊
反以為榮耀，
你們反覆地這樣做：
「太陽照上來，
睜開眼睛，

們你這，群毫不知恥的，
——一千千萬萬的孩子喲。
你們還需要：
新的衣服，
美麗的帽子，
新奇的玩具，
你們終天只是要別人抱，
有腿不肯自己跑；
你們終天只是追求着快樂。
你們終天只是注視着糖菓。
你們不會做一切，
除了睡覺，拉屎。
當你們餓了，

——你們哭；
當你們飽了，
——你們笑，
任何東西碰到你們手上，
——你們都要，
甚至於是你們爹媽底田園契約。
你們要別人稱讚你們乖，
其實你們却只會鬧，
但也奇怪，
別人也都高興抱你們起來吻，
並且還希望自己也變成你們，
你們，這羣毫不知恥的喲，
你們所需要的一切，

別人也甘心願意的交給了你們，
你們實在；
沒有半點，沒有一絲，
值得別人愛，
可是別人愛上了你們。
你們，這羣小魔術師喲，
你們，這羣毫不知恥的，
你們，這千千萬萬的孩子喲！
你們連耻辱都不懂呀，
啊！對於你們，
將怎麼地說喲！
你們這羣睡覺，拉屎的孩子！
一九四七、元、六脫稿、

老農夫 (詩集)

曹祥斌

遠行

落雨天
我撐着一把破壞的紙傘

走在泥濘的山谷中
向着雲山相接的遠方
今天，不知該住宿何處

只是跨過崇峻的山嶺
又渡過清澈的水流
永遠是那麼走呀走的

假如生命沒有終止
假如活力不會喘息
我啊！將永恆奔馳在旅途
去追蹤明天底足音

報 童

當晨曦的曉露
 還瀾瀾睡夢底大地
 你便走出那
 矮小而破陋底屋子了
 用污穢的手扶着惺睡底眼
 伸一下要想偷睡的腰
 而就一陣風般溜走了
 向着領取報紙的地方
 拿着那剛印好的新聞
 帶着歡欣的心
 提高粗壯底嗓子
 像箭一般從大街走進小巷
 跑上茶樓又到車站
 在人們底跟前叫喊着
 先生，有永好的消息呀
 請買一張吧
 從每個黎明到黃昏
 一大串不能記載的歲月里
 你宛如是街之子
 永遠地在躑躅着，叫賣着
 坎坷的生活向你壓榨
 祇有去尋覓時間底空餘吧
 在艱苦中來創造

你未來生命光輝的史頁

老農夫

老農皺着多摺的眉頭
 持着一支旱烟斗
 憂怨地從田野走來
 在古屋外焦灼地跪着
 他虔誠地禱告蒼天
 ——旱天啊
 幹嗎不灑點雨
 雨來了呀
 雨從灰黯的蒼穹來了呀
 乾澀了底田
 有着希望的滋潤
 老農夫勝利地
 笑出了一列黃牙
 雨水瀟瀟地下着
 像是哭喪般無休止的
 田疇里都流滿了水
 小溪唱起潺湲的調子
 而老農夫咧
 又皺起多摺的眉頭
 對住天……

天 邊

跟着落日底殘痕

我躑躅在凌澁之濱

不是蓄意來欣賞
 初夏黃昏的美景
 而是想減輕懸掛在眉梢的
 愁苦的重量呵……
 蔚藍的天那邊
 倦鳥鼓着翅膀飛來
 又歌向遙遠底天邊
 流浪的人呀
 你是來自天邊的
 幹嗎不能歸去呢

枯澀底笑

痴望着南國的天邊
 心情是多憔悴呵
 在什麼底歲月里
 我這流浪的孩子
 才能歸去天邊……
 我們廝住熊熊底爐火談天
 你卻獨自孤守沉默
 而當我們尾音停止了
 你就愛發出一種枯澀底笑
 告訴我你笑的什麼呀
 現實還不值我們微笑
 幹嗎你笑後的臉龐
 竟又轉變得那般悲感呢

你要我為你作詩

案前攤着白色的稿紙
 墨筆斜放在硯邊
 你要我為你作詩
 我可半句也寫不來呀
 我底精神像很飄忽
 靈感卻給電燈驅走了
 讓我恢復往常的心態
 我便跟你寫一首頂美的詩

菊 花

你水汪汪的眸子盯着我
 嘴邊水掛上一絲動人的笑
 詩仍是寫不來呀
 雖然我底心如何歡躍
 菊花
 在冬天的泥土上
 長得瀟灑麗傲岸呵
 她向那因時序而頹萎的
 殘花敗葉發出譏嘲
 正如貴婦對窮漢一樣

——一九四五于冬韓江

高原歸來

歌力

從祖國的高原
從秀麗的昆明湖畔
我歸來了

我歸來了……

我要回到久別的家鄉
回到我懷念多年的家鄉

雖然，高原上

有着

微波蕩漾的滇池，

雄偉高峻的山崗

起伏似浪的綠波……

有着

四季如春的昆明

而昆明

——這古色秀美的城市

更有着

碧綠常青的翠湖

湖濱蕩漾的大觀樓

櫻花艷麗的圓通園

花香鬥麗的近日樓

和那

寧靜幽美的黑龍潭

金碧輝煌的金殿

仕女沐浴的溫泉

龍門遠眺的西山……

這些

數不盡的勝地

說不完的美景

都無法

鎖住遊子思歸的行脚

更無法挽留引

我這急欲南歸的心

二

而當勝利的鐘聲

响徹了高原

復員的歡呼

掀動了遊子的歸心

這時

寄居高原的異鄉人啊

從偏僻的鄉村

從邊遠的縣城……

趕來了

趕來了

像澎湃的巨潮

湧向了昆明……

「回去呀！朋友

回去呀！老鄉……」

各種不同的異鄉口音

親切地飄响在

城區的每個角落

機關搬遷呀

學校搬遷呀

工廠搬遷呀……

……

……

……

……

……

……

……

於是

飛機發生了黑市

汽車大量的裝載着黃魚（注）

救濟署，公路局的復員車

也都擠滿了一批批的歸客……

……

……

……

……

……

……

而我

——流浪高原多年的孩子
能不為歸潮所激動而思歸嗎

是呀

我要歸去呀

我要回到那受難的土地

回到那光復的家鄉

帶着我這顆

赤子的心

去慰藉我那

白髮蒼蒼的母親

三

終於

在陽光照照的七月

在友人祝語的送別中

我搭上了一輛

十輪大卡的復員車

揚一揚手

道聲：「再會吧！朋友」

無情的車輪

滾向了南歸的路

從此

告別了生活多年的好友

告別了熱戀多年的昆明城

路旁

是一片初秋柔綠的田野
進路
是一座座起伏的山崗……

車子急駛在多塵的路上
一輛，二輛……
彼此在互相的追逐
車旁的電桿，樹木
路旁的原野，山坡……
都遺棄在車的後面

太陽慢慢地昇高
也慢慢地西沉
車子跟着加快了馬力
一坡，二坡……
像吻合着歸客的心情
趕向夜宿的站埠

四

一天，兩天……
車子仍繼續地進路

可是啊
路開始了崎嶇……

過了一山
又一山……
轉一個灣
又一個灣……
蜿蜒的公路

像一條長蛇在山腰盤繞
加速的車
像一隻小獸在奔馳

陡坡，急灣，狹橋……
危險，翻車，土匪……
旅客的心
怎能安心於
這崎嶇危險的山路

有時
車子爬上了高山
行駛在懸崖陡壁的路上
有時
車子急駛下山坡
像鑽進了山風的心窩
有時
車子穿挿在高山的山雲霧
我們像飄浮在霧海

有時
車子冒着高原的驟雨
我們被淋透了衣身

有時
車子拋了錨（註二）
我們得睡臥山頭
有時
車子趕不上路程
我們又得夜宿山村……
就是這樣啊

我挨過了
高原上漫長而辛酸的歸程

五

呀！這條不是走向
故家的路徑麼
是嚮！你看
路的那邊
不是還有着一帶松林
那是我孩童時
常常愛到的地方啊
還有那邊土坡上
不是一座古廟麼……
是呀

這是走向家鄉的路
近啦！近啦
家就在前面
我高興啊
我歡欣啊
我加快了脚步

這時
我的心開始了喜悅的跳動
我的頭髮迎風飄舞
我的鼻孔充滿了鄉土的氣息
我的眼珠發出靈銳的波光……

到了
我叩開了故家的門扉

「呵！孩子
你回來了。……」
母親像剛從夢中驚醒

「哥哥！哥哥
你回來了……」
弟弟妹妹跳躍地跑來
替我解下塵封的行裝

看到了家人
我忘記了
長途艱辛的旅程
忘記了
我疲倦的身心……

六

我回家的消息
迅速的在家鄉傳播

不一會
鄰居的人們來了
街坊的親友來了
好奇心的孩子們來了……

「呵！小力回來了」……
「你看，六年前
他還是個小孩子
現在，高大了，……」

「口音都變了……」

他們

圍着我

拉着我

凝望着我

呼喚着我

談論着我

有的

詢問着我

幾年來的行踪

幾年來經歷的往事……

有的

要我告訴他們

旅途的艱辛危險……

有的

要我述說一些

高原的神奇的故事……

而我，在忙於接待

也在忙於述說

他們呢

有的告訴我

家鄉淪敵的情形

他們逃難的經過

有的在激昂的述說
他們如何的打游擊
如何的殺鬼子……

傾聽他們的述說

我的前面

彷彿就站着無數的英雄

七

這次，我真的

回到了家園

我高興啊

家人也高興啊

鄉人也高興啊

連那不認識我的

好奇心的孩子們

也爲了我的歸來

而高興啊

雖然，家鄉的

房屋破爛了

田園荒蕪了……

我相信

鄉人們一定用他們

堅苦的毅力

萬能的雙手

創造新生的家園

因此，我愛家鄉

但，我更愛家鄉的人們

三五·十一月底珠江畔脫稿
(註一)黃魚爲司機中途搭客兩
廣則名提鷓鴣·

(註二)拋錨即汽車壞了機件而
停止·

搜羅全國圖書的
經售全國雜誌的

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為廣大讀者服務

出版各種新圖書

廣州惠愛中
路二一五號

欲知世界大勢，國家前途，
社會狀態，請閱讀

廣州日報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消息迅速 編排新穎

營業部 光復中路二二七號
電話：一二三三八八
編輯部 抗日中路二二一號
電話：一二七〇三

老牌

靈芝

十靈丹 濟眾水

止痛退熱 安全快捷

治霍亂 治嘔疴

南國之都頌

國民孤憤英雄恨

對此如何不淚垂

林哲

這是南國之都，雄峙於珠江之濱，追跡着歐美底物質文明，笑傲着故國的古老和純樸。

一樣的，這裡也有清朗的藍天，艷麗的圓月，婆娑的樹影，但詩意的人生，在此未免感到單調和寂寞；迷惑於少女的紅唇，舞場的腰肢，和影院的大腿，這才是南國之都的西化風味，撇棄了靈的追求，從事於肉的陶醉。

南國之都的男女，天真而活潑，深濃的海洋氣派，使他們真個站在「時代的第一線」，洗浴着歐風美雨，以矯健的雄姿，向西洋的物質頂禮。是的，尼隆產物，玻璃製品，罐頭與牛奶，啫咕與咖啡……做了人們身份高貴的表徵。它，使窮漢失色，使素面直髮的女郎自慚寒酸，也使國土產的貨，成爲十八世紀以前的古董；而且，還使「沒靈魂的動物」裝成貴婦，使嘲笑學問的青年顯得英姿赴赴。南國之都的兒女啊！瀟灑中華民族的保守性格了，對西洋文明，無條件的崇拜，不考慮

的享受，這是革命策源地的精神表現，自動地革舊而追新，把南國之都裝點成「原子時代」的城市而無愧色。雖然，南國之都的兒女們，在腦裡還盛滿了封建的殘渣，沒有文明的實質，但至少也可以說，這活潑的一群，已擷取了文明的外形，先形式而後內容，享成果而不掉腿耕耘，何嘗不是一種方法？在楚楚的衣冠外面，誰敢說他是禽獸？同時，我們也該慶幸，「原子波濤」，自大西洋的遠方，順利地拍到亞洲彼岸，於是南國之都，捉到了人間的安琪。

不要說文明就是罪惡啊！珠海雲山的秀麗，該擁抱着多麼優秀的人群？有吉普女郎的艷裝，有公子哥兒的傲骨，還有「大腹賈」的長袖，富人們的冷眼，和官僚們的威風……這些都是人間的寵兒，踢開了人世內貧困與荒涼，把眼睛朝向天上，憎恨着農村底稻草的臭味，忘懷於域外血染的河山，即便地下有人做了兩豎的奴隸，屋角有未死的骷髏，也不必低頭一瞥。

化慈悲爲冷酷，同情爲殘忍，這未必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底權力意志（Power and Will）哲學的支配，那正是南國之都底甜夢啊！

夜，霓虹燈向天空發射七彩底麗光，讓星星羨煞人間的微妙。想一想吧！夜，點綴着：狂歌縱酒者的歡笑，貧婦餓嬰的低泣，「流鶯」的柔唱，囚徒的窸窣；還有，高牆後面，密室中間，有殺人的微笑，有交頭的私語，和弱者卑鄙的哀怨……這些都是人們心靈深處底真摯之音，交織成南國之都底靈妙韻律，向太空擴散，向天堂報導神奇。

歌頌吧！南國之都的兒女，有熱辣辣底西化衷誠，有人間一流的殘忍，也有心靈之貴底美妙律韻，拜倒於西洋人的腳跟，迷惑於豐隆的享受，超脫血淚的腥鹹，過着夢似的人生，甜睡於幸福之籃底。

做着沉沉底胭脂之夢的孩子啊！明天洗一巾面，看一看太陽好嗎？
一九四六、十一、十四於興業里

新都一月 (渝行書簡之二)

陳翔鳳

親愛的顧！

七月廿五日的長信諒早收到？上星期所寄的掛號信，信中夾上乙張在沙坪壩得圓照的照片，這幾天想也可以收到了。顧顧，你看那張穿着圍裡發來的服裝，頭髮又剪得短短的相，像不像一個兵呢？

時間過得真快，一個月的受訓時間就過去了。在受訓期間因為功課多，生活充實，固然覺得度日如年，但如今想來，又覺得像轉眼一般了。你家裡的生活怎樣？珠仔們都頑皮吧？外祖母時常有去沒有？父親在山裡種植的情形怎樣？母親還是日夜吃苦的操作麼？一切情形却望你詳細告訴我。現在因為我快要返曲江了，你的覆信就寄到曲江去好了。

顧顧，現在我把在新都的一月生活，不厭求詳的告訴你吧？你會覺得囉蘇嗎？不，我知道你不，因為你是頂喜歡我給你寫長的信子的。

到重慶的第二天，即廿六日，我因為恐怕重慶會有空襲，一早晨便乘車到浮圖關去報到了。同時行李也一併的帶去，準備報到後即住在裡面，免得在重慶市一面恐怕空襲，一面花無謂的旅店錢，這個打算你是贊同的，我知道。

不料到浮圖關一看，才知道這裡被敵機炸過，訓練團已搬到號稱重慶文化區的沙坪壩去了。於是我只得問清楚路線，輾轉的走到二十

多里外的沙坪壩來。中間有乘車也有乘轎，在這一段路上竟然花了路費二三塊大洋。到沙坪壩，沿途公路很壞兼下着微雨，真是很受泥濘之苦。車是到沙坪壩的市場上停下來了。問了許久才問到中訓團的地點。它是假借四川省立女子職業學校，這間學校與國立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南開中學，省立一中諸校毗鄰。據說：抗戰前這裡是很荒寂的，如今是熱鬧起來了。市場上固然不少的人在熙來攘往，郊外的大路上，也有不少的人往來不絕。尤其是到了晚上，四處洋房中吐出來的電燈光，明亮得很。構成很好的風景線。

報到後，人還到得少，天天除了早操外，還可以時常到市場上去溜轉。這裡有幾家書店；如商務印書館分店，上海雜誌公司分店，生活書店分店，青年書店及正中書局分店等等。可以任意去翻閱翻閱。這裡茶樓食館百貨店也不少，可是一切東西都貴到嚇人。比方韶關三角錢的東西，這裡至少要六七角錢才能買到，因此，我一到此處，就決定以絕對不買東西為原則。然而書却買來幾本，一是陳高備的中國文化問題研究，一是葉青的中國的現階段及其將來，和李後主，小冊子期刊也買了一點。

同學們一直到七月底才陸續到了三四十人，開學數天後才到了五六十人而已。

廿七日早上，我特地出城去拜訪余俊賢陳宗周諸先生，都一一見及了。與談了頗久，關於廣東方面的黨務工作，和人事問題我都作了很詳細的報告。拍給你的電報及航空信就是今天發出的。

研究班開課，是八月一日。每天課目非常的繁多，而且又是受着軍事的管理，從早上五時起床至晚上九時就寢，中間沒有一刻可以自安安閑閑地讀點書和寫點文章，有時真是洗臉都沒有時候。這個兵士般的生活，的確難受，好在過慣了也就處之泰然了。這裏除了點新聞學的課程外，就是領袖的言行，政治，經濟……等科目，其中固然有許多是有趣的，沒有一點興趣可言的也不少，不過每種東西都得學習學習，希望得到點常識就是了。教授多是黨國的名流或者是著名的學者如陳立夫先生，陳辭修部長，張厲生部長，葉楚傖部長，張羣，甘乃光，蕭同茲，潘公展，董顯光，陳博生，馬星野，胡秋原，程滄波，黃天鵬，范揚，劉光炎，吳景超，任白濤，葉元龍，胡煥庸諸先生，你都是知道的，他們都是政治上的人物和教育界的名流，這一次聽他們的講授，十分有系統的東西雖然很少，而他們許多寶貴的經驗和學理却可以給我們許多影響，使我們知道許多寶貴的事體。足以為他日立身應世之參考。顧顧我，真是苦極了，天天在炎熱的氣息之下上操上

講堂，汗珠兒時常滴了滿面，滿背，可具連撥扇子也不許，有的時候連連抹汗也不許。它濕了流濕了一身，只得晚上洗一個澡，換一換底衣就是了。

在剛裡天一亮就要起來了。起來後還可以望見各處樓宇中吐出來的燈光，等到洗淨臉，行了升旗禮，太陽才漸漸的由東方露上遼遠的天角。重慶霧氣是很大的，每年至少有半年以上的時光給沉重的冷霧氣所籠罩。現在雖然是過了霧氣的時期，可是早晨的霧還是很沉重的。六時以前，大地上的重霧幾乎與長天同其色，數丈外即不能辨識人物，霧景之奇，在我們南方，在海濱之土，是不容易看見的。有時，我早起到郊外去遊行，看見許多美觀的建築物在霧氣籠罩之中，沒有環境，沒有背景，沒有週圍的襯物，完全全像空中的樓閣，像自然科學上說的「海上的蜃樓」，真是美極了，美得令人憧憬，使我想念起你。顧啊！假如你是一同在此的話，那我們同在這個風景之前，真是像煞天闕裡的仙侶了。可惜我獨自個兒在此，所謂良辰美景，都平凡化了，平凡到淡淡地像使我感不到美的意象一樣了。

在這一月中，我看過許多黨國要人的丰采，也聽過他們的言論。尤其是抗戰後的蔣委員長，也於這個月見到。我們真高興，在這抗戰軍事遂行了兩年多的今天，集全國指揮任務於一身的蔣委員長，不單看不出他有一點疲勞狀態，相反的，他的精神是煥發奕奕，十分健康的。在他對我們講話的時候，我們除看了他的莊嚴而又慈祥的丰采外，還聽到他對於

國家民族充分變化的語調，領袖的這個表現，對於我們這些抗戰陣線上的小小幹部，一切接受。領袖訓示，一切服從。領袖指揮的人，是感到十分興奮的。領袖的健康和領袖的樂觀，不是國家民族前途光明的見証嗎？

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政治部長陳辭修先生都担了幾點鐘我們的功課，立夫先生講的是總理遺教，辭修先生講的是領袖言行，他們的知識都很博，見識都很高，我從他們的教授中得了無限寶貴的知識。教授新同學的葉楚傖，潘公展，董顯光，任白濤，程冷波，馬星野，黃天鵬諸先生，都是新世界的老前輩和新聞學的專家，一月當中，也給了我不少印象和不少的知識。

這裡從星期一至星期六的六天中，是沒有一刻空暇的，上面已經告訴過你，可是禮拜天却有一天的休息，晚間亦有游藝或電影可看，可以打破一週間乾燥的空氣，調劑一週來緊張的生活。顧啊！我在曲江動身前不是病過一場麼？你沒有接到我的來信之前，也許會時時刻刻在掛念着我的平安。可是我告訴你，我在這裡精神很好，就是來時幾千里的路上也很舒適，一點疲勞也沒有，你放心吧。

但這裡有一件頂討厭煩的事，就是在月夜幾乎沒有一晚沒有空襲警報。敵機有時在月明初上的時分來，有時在三更半夜當我們的睡夢中來，有時竟在殘月將下曉風襲人的時分才來。一有警報，我們馬上要穿齊服裝整隊到防空洞去，一避就是三時四時，真是煩悶至極。可是，奇偉壯觀的夜晚空戰情形是在這裡才看

見的，這一點不能不引為人生的快事。在廣州時也時常有空戰，可是我們躲藏在巨樓大廈之中，無法可以望見，只有聽到嗚嗚的機聲和略略的槍聲而已，像重慶晚上空戰的壯觀，是從沒有見過的。

在重慶一月，有半月是月明之夜，因此，敵機來襲常有九次之多，每次動輒數批，往復盤旋，嗚嗚之聲掩蓋了三四點鐘之久，然後大地始歸於沉寂，一切返於自然。那時，人們的心弦才鬆懈下來，拖着疲倦的身體回到家裏再睡。關於這，沒有職業的人可不成問題，但像我們受訓的人却苦透了。雖然晚上挨了整個半夜，早上仍然要天放魚肚白的時分就起來了。因此那一天的精神當然受了一點影響。敵人這種對我後方民衆的精神侵略，是可惡的，我們對之只有增加仇恨。

首都的空防非常的鞏固。敵機在白晝是絕對不敢前來的，晚上來時也只有遭受我機的打擊而倉皇闖進市空，胡亂投下炸彈，狼狽落荒逃走而已。而胡亂投彈的結果，非但有價值的炸彈投進荒野，田間，河裡，無聲無色地浪費了，就是把殘酷的炸彈投正婦孺老弱的頭頂，而毫無人道的粉碎了全非武裝的和平百姓的肢體。這在作戰上有什麼意義呢？徒然在世界文明人類之前暴露其野蠻殘酷而已。

顧啊，現在我告訴你晚上空戰的情景吧！這裡發出警報，大概是敵機已經到了川東的萬縣。這時重慶的市民就很迅速的很有秩序地走到絕對安全的防空洞裡去。我住的地方離渝市有二十多里，警報發出後，可以慢慢的走到重

慶大學的防空洞前，觀望天空，如果敵機沒有頭上經過，可以不要進去，祇有敵機正在頭頂來過時才進去躲避，可是一瞬間也可以出來。敵機來襲，大概是沿長江西上，到川東後，即直飛至嘉陵江，沿江南下，竄進渝市西郊，然後東來掠過渝市，若果投彈的話，這時就胡亂的把炸彈傾卸下來，洪隆洪隆了。可是，炸彈下來，總是在郊野荒地爆炸為多，像五月三日四日這幾次的渝城慘劇，是很偶然的遭際。此後因為略有加緊戒備，所以像這樣的慘劇是不會再有了。近來每次敵機來襲，總是三批四批，每批總是八架九架，可是，我們的空軍却也非常英勇。當緊急警報發出後，我機即凌空迎戰，霎時間，我們的天空，我們的頭頂，嗡嗡地嗡嗡地响着的就是我們的飛機。這個聲音誰也聽得出，誰也聽得高興。一直等到成羣的轟炸機聲漸漸地响近來時，有些胆小的人才跑進洞裏去，大膽些的就簡直不理，有的聯袂坐着談天，有的在草地大睡其覺若無其事。在這時，布置在重慶四郊的十多度探照燈便一直射了上去，有時雖然要照了許久才照得到，有時簡直一下子就給照中了。我們在西北郊遠遠地望去，敵機的架數和隊形十分清楚。重慶附近都是綿延着山，因此敵機到來聲音格外的响，甚至因聲音反應的關係一霎時山鳴應谷，簡直辨不出敵機飛來的路線，有時敵機本來到了東邊，聽來還在像西邊，滿天是嗡嗡嗡嗡的嗡嗡不休。

當敵機被我探照燈捕獲時，凌空迎戰的我們的飛機便神鷹似地上下前後的包圍着牠們，給牠們打擊，一霎時機槍聲密如連珠，格格格的傳到地面仰望天空的人們的耳中。空戰中，我們看到了一點顯然的特徵，就是敵機發出來的機槍彈線是紅的，我機發出來的機槍彈線却是青的。因此空戰時，地下祇看到紅線與青線，紅的火星與青的火星互相交併而已。這時候，敵機每每就胡亂地將翼下挾着的炸彈放下，拚命就走，不管牠爆炸在那一塊地球上面的土地。我們的防空高射炮也一點不放鬆牠們，當敵機倉皇竄進射程的時候，當我機沒有趕到包圍襲擊牠們的時候，就轟隆隆轟隆隆地打上去，霎時間敵機的週圍都現出一朵朵的彈花。這時候從天空中，映入我們眼簾的是白的雷光，紅的彈花，紅的青的火星，攢入我們耳膜的是格格格的機槍聲，洪隆的爆炸聲，轟轟的砲彈聲，在同一時間和同一空間裡，混成一片，景象之壯觀，難以描述，願願！你在家鄉看不到這個廿世紀的一場最奇偉的科學戰鬥的場面，實在可惜得很。同我不能親到前線去參觀一場最偉大的戰況一樣的可惜。這個可惜，就是我們在大時代中不能看到大時代中的最真實最主要的一個面目。從前在廣州芳村住時，你雖然看過一大批敵機轟炸我們廣州的情形，可是那是單調些，沒有重慶空中夜戰那樣緊張的壯觀。

三十日，訓練的期間告滿了。班裡頭的最後一堂是寫畢業論文，題目是「蘇德簽訂協定與我國的抗戰前途」在四小時內我便寫完了一篇。四千多字的報紙評論式的時論。

這天下午，是陳教育長辭修先生召集我們個別談話，被召集的僅有我們七八位各戰區担任文字宣傳的學員，談了些「如何使全國的新聞紙出版到一千萬份」的問題。

今天是三十一日，本班舉行畢業典禮，由蔣委員長親自蒞臨主席，情形非常隆重。晚上假南開大學禮堂舉行游藝大會，節目相當地豐富，該校員生及其家屬，都不少的到來湊熱鬧。

明天領到旅費及領到畢業證書紀念章之類以後，我就打算先出重慶，盤桓數天即趁長江輪到宜昌轉長沙，再由長沙搭粵路回車韶，以便沿途瀏覽長江的氣象和三湘的風景。好了，一切情形，待至回到曲江後再行詳告了。

——九·一，於重慶

親愛的讀者們！

最近將有一種最新型的青年刊物，內容豐富，名義正當，內容學術，論著新穎，貢獻文藝，時評大事，取價力求克己。

本刊名曰「**文藝月刊**」，內容豐富，論著新穎，貢獻文藝，時評大事，取價力求克己。

發行所：重慶
 總編輯：徐灌
 副編輯：吳楚偉

流浪之歌

(外一章)

楊青

流浪之歌

——獻給對和平開第一顆子彈的人們

流浪，在街頭。

流浪，拉着我的胡琴，唱着我的歌。

朋友，你會聽過流浪之歌嗎？你愛聽一曲

流浪之歌嗎？

告訴你，朋友，在千萬不幸中最不幸的是

：青春之曲寫上流浪之譜啊！

流浪，我孤伶伶的流浪。

流浪，在迷濛的都市的夜色中流浪。

在滾滾的人流中，我的身軀與胡琴，成爲

人們驚奇眼光的焦點。

我拉着胡琴，按着熟悉的音階，唱着歌。

「西北風把我飄來到南國

這里的一切對於我都很陌生……」

我的琴聲低微地震着，我的歌聲也低微地

震着。

「寄語海洋風吹送的流雲

一個平安的喜訊

給久違的故鄉

說我的心還遺留在她的身邊

說我是如何地愛她哪……」

用傷別的心情，奏着沉重的曲調。

我的手顫着，眼淚滴着。

我哭了，我的胡琴哭了。

「獲得勝利的祖國的兒女

却歸不得家園……」

我朦朧的淚眼，發覺周圍的人也在哭泣。

少年人腫着眼睛，白髮的流着老淚，婦女

濕了手帕。

他們的同情的淚，是爲了我的青春憐惜，

爲我的命運不幸憐惜。

他們愛我年輕，活潑而又漂亮。

他們說：「漂亮的歌要漂亮的人去唱。」

他們彷彿看見自東方，越過重重的山峯而

來的愛普羅，男人們對我羨慕而又嫉妬，婦女

們對我羨愛而又器重，她們靈活的眸子，不是

爲我送來豐富的情誼嗎？

他們愛我迷人的琴音，更愛我迷人的歌聲

。歌聲，帶着一半懷恨，一半愁悶。

從神秘的歌聲中，鼓雜和脚步的響聲都消

失了，從神秘的歌聲中，認識了人類的公敵。

我依舊拉着我的胡琴，唱着我的歌

流浪，在夜里。

甚至北風正刮得緊，甚至街市的路燈也暗

下去，甚至都市的夜街是那般可怖，我依舊唱

着流浪之歌。

我的歌使高等人從他們姨太太所賜予的美

夢中醒轉，腦里現出無數戰爭的影片：

戰雲，佈滿整個天空。

戰雲，籠罩在許多城市的上面。

戰雲，密佈着，密佈着。

鐵鳥，橫飛着。

炮彈，以最快的速度掠過空際。

人和馬匹，都向敵對的方向奔跑。

炸彈炸下時，人的腿向天上飛。

……

這些，這些，他開始恐怖了，從姨太太的

懷抱里掙出來，他羞耻，不安。

我依舊拉着我的胡琴，唱着我的歌。

流浪，在山道。

夜來了，我躑躅在羊腸小道，在寒冷的夜

風中，森林在嘆息，還有什麼野獸在哀鳴，哭

號。

沒有月亮，烏雲來了，雨來了。

颯着一陣陣的風，颯着一陣陣的雨。

冷，冷呀！

我，顫抖，顫抖着。

我找到一座荒涼的野廟，躺下了。

我還沒有用過晚餐呢！我還沒有剩得一塊銅板呢！

空着肚子，忍着饑餓。

我不曾入睡，只數着一秒秒的時間消逝。

我當心豺狼的夜襲，當心許多意外事情的發生。

東方開始發白時，我爬起來了，拖着疲倦的腿，背着我的胡琴，捧着我咯咯叫的肚子，繼續流浪了。

我，依舊拉着我的胡琴，唱着我的歌……

人類的屠場

(一)

人類的屠場，又在亞洲的一部份開闢了。廣曠的野地，千重山，千重水，千遍離亂的草地，高高的山嶺，一個個荒村，一個個城頭；這是屠場里的建築物啊；戰壕堡壘、掩蔽物，防禦工事；是屠場里偉大的陳設啊；飛機，炸彈，軍艦，平射炮，迫擊炮，自動機關槍；是屠場里的屠刀啊！一隊隊長長的，在彎曲的道路上蜿蜒的行列，是一羣羣的牲畜被押向屠場啊！在灰色的天幕下，他們的灰色的身軀，灰色的靈魂，向着灰色的戰場，去做灰色的英雄。

(二)

在他們還沒有進入屠場以前，那些所謂文化人，教育家，演說家，愛唱理論高調的政談家，向他們宣傳屠場是神聖的，說屠場不是屠場，是人間的天堂；是人類應盡的職務，是最

合理的進取精神。把「神聖」、「英勇」、「光榮」、「天職」、「正義」等等漂亮的名詞奉給他們，叫他們羨慕、滿足、向往……即使是「不幸」、「安息」了，為了戰士的光榮，上帝也要引上天堂。歷史家們為他們寫了一篇「英雄的死亡」。墓前豎起了堂而皇之的墓誌銘，比光榮的偉人們還要光榮，比一切神聖的事業還要神聖。

在他們眼中，宣傳家們是人道主義者嗎，慈頂仁，也頂愛人類。

快樂吧，你，可敬的智識階級，為着私利，你太「智慧」了。你指揮着純潔的一群，走向戰場。你自己却退避萬里外吹衝鋒的號角。

快樂吧，你，幸運的人。當他們在風雪下面，前進，衝鋒，肉搏。你却飲着熱酒，吟着「美麗的雪」之詩，不是夠可誇耀麼？

快樂吧，你們，聰明的野心家們啊！你們的算盤沒有錯，權利儘管去享受，義務已有人替你盡了。

(三)

當你在世界上生存了二十年至四十年，你生命的春天，花朵正開得絢爛的季節，便進入了屠場去遭受宰割。看着這羣牲畜進來主人和劍子手們笑了。他們是如何地歡迎啊！他們用漂亮的話，迷人的口音，叫你的心靈起了反應。叫你和你們來往得更親密。他們用許多富有維他命的食品給你增多營養，使你的體重增加，使你長得豐滿，為的……是的，他們喜歡你，喜歡你的血肉呀……就這樣你的頭顱，血肉，生命送給不可知之神。

你們的殘屍，蛆虫得到最豐富的食料，在荒郊，你們的頭顱，腿，讓野狗享受它的美餐……；至多，不過把這許多殘屍拖到一個土坑，用泥土掩埋就是了；上面插一具牌子寫着：「烈士之墓」。或者，舉行火葬。你們就滿足了，你們的魂神也安定了。我請問你：你們的靈魂真的到了天國麼？你們的白骨沒有什麼價值麼？古人不是曾寫詩道：「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嗎？

如果對他們的「屠場制度」表示消極的反抗，你說不願意進屠場是行動的自由，或者你就會受到嚴重的懲罰，說你是反動的牲畜，把你弄得比死亡還要苦，是無期徒刑吧？是監刑吧？是絞刑吧？

(四)

你知道人類的屠場是在什麼社會狀態下產生的？你給屠場的主人和劍子手宰割，不是是服務，目的在那里？當然，你們的骨肉沒有白費，你們可以博得他們的歡心，從千辛萬苦中為他們爭得私利，你們可就太希罕虛榮的死亡了，喜歡高踞死亡的寶座了。

從人類有歷史以來，就喜歡向死亡用工夫。科學昌明了，戰爭的工具更進步了，人類死亡的可能性也就大了。

東方的屠場說東方生意好，西方的屠場說說西方的生意好，於是，就來一次熱烈的屠殺競賽。劍子手們的屠刀磨得更鋒利，主人們的監督場務更為嚴緊，牲畜們的生命就更大量的死亡。

凡有生命的春天的，都這樣堆積了；留下只有生命的冬天的，却滴下老淚……

花朵的歌

1. 風雨草

風雨草
像紅色的小寶石
開放在
野屋的牆邊
野屋裡
居住的人家
經已四散了
到現在
還沒有回來……

風雨草
應是英雄的本色
可憐呀
寂寞地開放在
青草的面前

阿
風雨草
風雨來了
爲什麼？
搖着頭兒
沒有言語……

2. 牽牛花

牽牛花
種在園裡
像星星

點綴在碧綠的藍天

我愛你
生活的正直
放大口巴
彷彿一支喇叭
一天到晚
歌向着太陽……

但是
我恨你
生命的軟弱
永遠地
寄在別人籬下

然而
竹籬倒了
牽牛花呢？
就這樣落駁地
終結了一生

3. 鷄冠花

挺直的
有如一隻雄雞
叫喚在園畦里……
沒有香氣
招惹行人的嗅覺

只是樸素底

戴著那頂堂皇的冠冕
也沒有甜蜜的果實
招惹小鳥的歡喜
好像是個修道者
孤苦的
守候着破落的神庵

鷄冠花呵
天明了
天明了
你能否向着
那吐放魚肚白的
空際啼曉嗎？

4. 白芒花

風來了
風來了
白芒奏着
一曲簡單的小調
向遠處
播着人們的悽寒……
播着人們的哀愁
向遠處
小姑娘來了
把你編織一枝小笛

丁桂庭

小牧童來了
把你當作一桿手槍

呵
白芒花
風又來了
請你的歌聲
不要那麼的悲慘和可怕……

5. 紅玫瑰

紅玫瑰
嬌艷的
是個天仙少女
你的顏色
幾許人爲你顛倒
你的香氣
幾許人爲你迷醉……
紅玫瑰
嬌艷的
是個天仙少女
當你凋謝的時候
顛倒的人覺誤了
迷醉的人清醒了
那時——
你只有悲哀
你只有冷落地
蹲在一角……

——草於李園

嶺南日報

消息最多
言論最確
副刊最精
送刊最速
印刷最美

定卅六年元旦出刊

社址

漢民北路六十號

經理部電話：五九六
編輯部電話：五九六
電報掛號：五九六
七〇六
二九五

請閱

中國規模最大
銷行最廣的報紙

中山日報

看中山日報可以知道國家的政策
看中山日報可以獲得極豐富的生活知識
中山日報是人民公意表達的園地
中山日報是改進社會風氣的指南針

言最論確正
消息最翔實
副刊最生動
印刷最精美

刊登中山日報。廣告效力最大。
廣東人不可不看中山日報。
不看中山日報是你的損失！

本報附刊：新風週刊
本報附設：中山印刷所
承印各種書表冊五
工精價廉地貨退

羅帳輕籠 錦衾溫軟

丁卜蚊帳名家

原日廣州市昌興街現遷廣州市廣大路

專營一切床上用品
馳譽南粵垂三十年

華南日報

言論公正
消息靈通
記載翔實
印刷精美
報費低廉
遞送快捷
分銷普遍
歡迎訂閱

社址：長堤大馬路三五六號
業務處：第十甫路
營業部：光復中路九號
編輯部：一四二一號
營業部：三八八號

廣東省銀行

◀ 本行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

信用素孚 匯款最快 手續簡便 提存快捷 利息優厚

漢民辦事處

電話：12809

漢民北路

13313

河南辦事處

電話：50422

河南洪德路

50085

長堤辦事處

電話：11843

西濠口

11896

東山辦事處

電話：17626

東山廟前街

17653

西關辦事處

電話：13933

第十甫

13167

西華收支處

電話：

西華路

16610

內政部登記證京字第一〇號

本期另售國幣壹千肆百元

